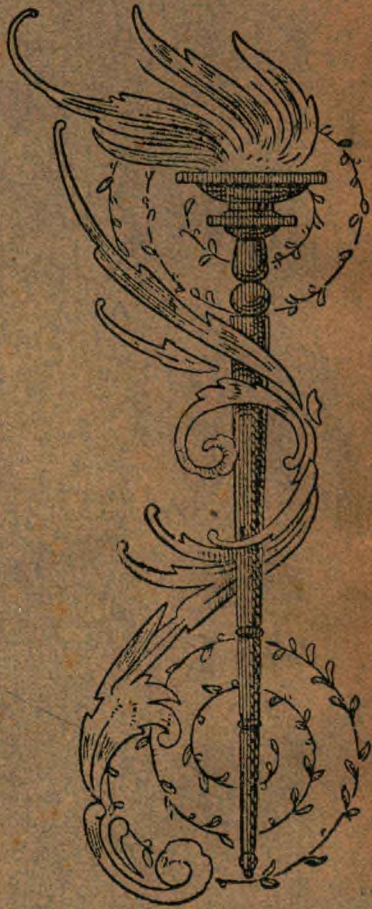


十二樓



十二樓序

孫楷第

一

明清兩代的戲曲與小說文學，從時間上觀察，有一種不同的地方：就是明朝中葉以後，戲曲小說最發達；清朝中葉以後，戲曲小說最不發達。直到清末，因為一般人思想之轉變，小說一類的書才稍稍抬起頭來。情形是如此，其原因也是顯然易見的。明朝人不喜講考證，萬曆以來，士大夫生活日趨于放誕縱佻，所以在這個期間小說戲曲也特別走了好運。清朝人好讀古書，好講考據，尤其是嘉慶以還士大夫的志趣幾乎完全在窮經稽古一方面，成了一時的風氣；生在經學昌明之世，學問既要樸，生活方法也不得不單純；據當時人的見解，連詞章之學還覺得可以不作，何況於小說戲曲呢？

學者默想嘉慶間樸學如何之盛，便知道戲曲小說在當時有不得不低微的理由了。所以以小說戲曲而論，萬曆以降的明朝，和嘉慶以降的清朝，其情形是正相反的。而在清初，其時去明未遠，士大夫或者是從明朝過繼來的，或者是直接間接受了明朝的風氣，生活趣味以及治學態度，尙不如後世之固執謹嚴；明朝的宗社雖然亡了，而明朝人「搜奇索古，引商刻羽」之習依然存在著；即稗官野史以及所謂「才子筆墨」者，讀書人亦不避忌。所以，自順治以至於乾隆間戲曲小說的造作，比起明朝來仍然不算很少。而且在規模文字方面講，也頗有足以凌轢前人的。著名的戲曲作家，如尤西堂，如吳梅村，如洪昉思孔云亭；著名的小說家如蒲松齡，如曹雪芹，吳敬梓：都是清初或嘉慶以前的人。

以戲曲家兼小說家的李漁（笠翁），在清初亦頗負盛名。無論他的學問如何，無論他的作人態度如何，在清代文學史裏總應佔一重要地位。可

是除了他的小說戲曲與其他著作，因為著作本身有通行的理由，得以流傳到現在外，關於他的事蹟，自方志以及雜書小記，都沒有詳細的記載。舉幾個例子：如李漁本蘭谿人，光緒蘭谿縣志對於他一字未提。他在南京住了二十年，晚年回到杭州終老，而康熙五十七年魏嶸修的錢塘縣志（此時以年歲計他應當死了），以及嘉慶江寧府志人物傳流寓門中亦未道及李漁一字。可見世人對於他的輕視了。清李桓著猷類微四百二十六載有王廷詔作的李漁一傳，文僅五六十字：

『李漁字笠翁，錢唐人（原注一作蘭谿）。流寓金陵。著一家言，能爲唐人小說。吳梅村所稱精于譜曲時稱『李十郎』。有風箏誤傳奇十種，及芥子園畫譜初二三集行世。』

笠翁籍本蘭谿，晚年寓錢塘，此傳遂指爲錢唐人，已不免小誤。至其寓金陵本康熙十年以前的事，傳云『流寓金陵』，却竟似老金陵者；這更是錯

了。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一一種情傳奇下云：

『漁本宦家書史，幼時聰慧，能撰歌詞小說，游蕩江湖，人以俳優

目之。』

提要此條以菲薄態度形容李漁，雖寥寥數語，已彷彿其爲人。『宦家書史』
之文，亦僅見於此。據董綬經先生推測，曲海提要前身之樂府考略，大概是黃文暘的稿子。文暘必深知李漁的平生事跡，故作此語。最可惜的，
是記的太略了。（其實就算是俳優，也有俳優的價值。歐陽修也給俳優
作過傳，因其類俳優而棄之，亦大可不必要。）因爲一般對於李漁的鄙棄，
所以現在考究李漁的生平，單靠書傳是不夠用的，只有向李漁自己的詩文集
裏去找了。以下就笠翁一家言全集詩文所記鈎稽出來，略述李漁的事實。

笠翁是李漁的字。他自號『湖上笠翁』，亦號『隨菴主人』（玉搔頭序）。晚年寓杭，亦署『新亭客樵』（芥子園畫傳初集卷一跋）。他是浙江蘭谿縣人，但其出生却在江蘇如臯。而且他的長兄就死在如臯；寄櫬于此，久後才返葬。其父母之來如臯，當在萬曆三十九年以前（詳下文），當時江南尚稱承平，其所以流寓如臯之故，是不能明的。

卷三詩集與李商荆州太守詩序云：『漁雖浙籍，生于雉臯，是同姓而兼桑梓者也。』

全集卷六過雉臯憶先大兄詩序云：『大兄歿于此地，旅櫬在焉。』根據他的順治十七年庚子的詩，知他生于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

卷六詩集有『庚子舉第一男，時予五十初度』一題。按：詩集不記年號，以笠翁所生時代考之，知當在順治十七年。蓋漁庚子年五十，上數萬曆廿八年庚子，言五十則太早；下數康熙五十九年庚

子，言五十則太晚也。以庚子當爲順治十七年考之，逆數五十

年，適當萬曆三十九年。

他何時回原籍雖不知，但他在崇禎八九年間，二十幾歲的時候，已在浙江遊泮。

卷二文集春及堂詩跋云：『蓋春及堂主人非他，乃予一生受德最始之一人也。侯官夫子爲先朝名宦，向主兩浙文衡。予出赴童

子試，人有專經，且間有止作書藝而不及經題者。予獨以五經

見拔。吾夫子獎譽過情，取試卷災梨，另爲一帙。每按一部輒

以示人曰：『吾于婺州得一五經童子，詎非僅事！』予之得播虛

名，由昔徂今，爲王公大人所拂拭者，人謂自嘲風肅月之曲藝始，

不知實自採芹入泮之初受知于登高一人之說項始。迨今甲寅歲，

其象賢公子王先生乘驄按浙，予適遇之，先生出此帙示余。』

同上卷三與許于王直指書云：『某受先夫子特拔之知，四十年來報恩無地。』

按：據漁跋，所云春及堂主人當卽侯官許豸。其子許于王乃許賓也。乾隆福州府志卷五十一列傳：『豸字玉史，侯官人，崇禎辛未進士，歷戶部郎擢寧紹道。改督本省學政。子賓歲貢，訓導。』康熙杭州府志十九崇禎時按察司僉事內有許豸，注云：『由進士任。』不注何年。上劉鱗長八年任，下韓一光九年任。豸改任學道，似卽在八年。（明巡道例由按察司副使僉事任之，杭志不另出巡道）。子賓康熙間任浙江巡鹽御史，見杭州府志卷十九；注云：『侯官人，十二年任。』次郭維藩，注云：『十二年任。』漁跋言今甲寅歲；甲寅爲康熙十三年，蓋賓解職在十三年。漁所謂許于王直指者，卽賓無疑。（福州府志但言訓導，不言爲巡鹽

御史，蓋偶失之。）漁書云：『受先夫子之知，四十年來，報恩無地。』由康熙十三年甲寅上數四十年，適爲崇禎八年乙亥，其時漁年二十四歲也。

在三十歲以前（即崇禎十三年庚辰以前），似乎他也應過幾次鄉試。但不幸落第，又值喪亂，遂不免敗興。

卷六詩集『榜後東同時下第者』詩，有『才亦猶人命不遭，詞場還我舊詩豪』；及『姓名千古劉蕡在，比擬登科若個高』之句。

同上卷八餘集有『元日鳳凰台上憶吹簫』詞云：『閨人也添一歲，但神前祝我早上青雲。待花封心急，忘却生辰。聽我持杯歎息，屈纖指不覺眉顰。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醺。』自注云：『是年三十初度。』則詞是崇禎十三年庚辰作。漁于此時已有倦進取之意矣。

同上卷五詩集『應試中途聞警歸』詩云『正爾思家切，歸期天作成。』詩書逢喪亂，耕釣俟昇平。帆破風無力，船空浪有聲。中流徒擊楫，何計可澄清！』次爲甲申避亂乙酉除夕諸詩，皆騷楚之音，則漁甲申前尙赴試也。

自此以後，漸走入放浪生活，索性連舉業也荒廢了。

卷五詩集有『夜夢先慈責子荒廢舉業醒書自懲』一詩。

在癸未（崇禎十六年）乙酉（順治二年）之間，他大概也感受些亂離之苦。在癸未冬有東陽許都之叛。次年乙酉，南京被陷，馬士英以黔兵退杭州，各鎮潰兵騷擾浙東。次年丙戌，所謂『王師』，始下浙東，鬧了一年多才平定了。據漁自述，此時曾在金華府同知署中避難二年。

卷二文集許青浮像贊：『檄彩許公以吾郡別駕卽擢吾郡司馬。憐才好士，客我于署中者凡二年。自鼎革以後，音問不通，聞已溘

焉朝露矣！」又卷六詩集『亂後無家暫入許司馬幕』詩，又有『祇解凌空書咄咄，那能入幕記翩翩？時艱借箸無良策，署冷添人損俸錢』之句。

按：金華府志卷十一通制欄有許宸章，注云：『蘇州人。崇禎十五年任。』當即其人。同知欄不出許名，然漁贊云『以別駕升司馬』，則其人十五年後固擢本郡同知也。

就在乙酉年的春天，娶了一位姓曹的姨太太，是許檄彩替他娶的。

卷七詩集納姬詩序云：『姬爲故明某公之幼妾，娶未期年而寡。』按：笠翁鳳求鳳傳奇中的曹婉淑，也是寡婦。

不久他就薙了髮，作大清的順民了。

卷五詩集『丙戌除夜』『丁亥守歲』二詩，並提及薙髮，很有感慨之意。詩集七又有薙髮詩二首，似卽乙酉年作。

曲海總目提要說李漁本宦家書史，不知是否指的是入許司馬幕中的事？漁以崇禎乙亥游泮，年已二十四歲。他的父母跑到一二千里外的如臯，也許因爲家貧之故。但黃鶴山農玉搔頭序說他『家數（素）饒，園亭羅綺甲邑內。久之，中落，始挾策走吳越間』云云。則笠翁又非寒微。他回籍入泮之後，已頗有文名，聲氣也很廣。與丁藥園即在此時訂交。當時生活狀況，似乎也不很壞；因爲根據他的詩又，此時已有姬妾之奉，並且能夠自置莊園了。

卷六詩集有『伊山別業成寄同社』詩五首。卷七有『伊園雜詠』九首。自注云：『余初時別業』。按：光緒蘭谿縣志山川門出伊山，注云二十五都五圖。蘭谿葉左文先生云漁家在二十五都五圖，村名下李。

自崇禎乙亥（七年）至順治丙戌（三年）十二年間，笠翁家只是住在金華原

籍；這從他的詩文裏看的出來的。詩集五的丙戌除夜詩有『髡盡狂奴髮，來耕慕上田』之句；知道他乙酉在郡城薙了髮之後，丙午仍回到蘭谿本縣。是年秋，清兵移師向浙東，許檄彩也是逃走，使他不得不回本縣。此時笠翁失所依，正是無聊的時候。卷五詩集丁亥守歲詩云：

『著述年來少，應慚後世稱。豈無身後句，難向目前瞻。骨立先成鶴，頭髡已類僧。每逢除夕酒，感慨易爲增。』

由此看來，似乎丁亥仍在家度歲。此後浙事已定，不久他就到杭州去了。笠翁第一次移家至杭州，大概住了有十年的光景。

卷二文集沈亮臣像贊云：『居杭十年，僅得一友。』下文云『近居京洛，其名益吼』；則文在北京作。按：笠翁一生入都，可知者有三次：（一）順治間居杭不得意，遊京師。見詩集丁藥園序。（二）康熙丙午，由都入秦。（三）康熙癸丑入都訪友：

並見文集喬王二姬傳及詩韵自序。迨康熙丁巳由金陵返杭時，年已六十七歲。此後應無入都之事。則所謂居杭十年者，乃指第一次居杭言之，無疑也。

他的小說，都是在這個期間作的。戲曲亦半成於此際。所謂『西泠十子』，如毛先舒柴紹炳孫治沈謙等，相交大概皆在此時，後來都成了他的老友。與毛先舒則尤相親暱。其由蘭谿遷杭，似在順治五六年之間。到了順治十四五年間，又厭倦了，便移家至金陵。

笥翁離杭，應在順治丙申（十三年）後，戊戌（十五年）前。因卷一文集序文安紀子湘的叢生錄，述子湘語而釋之曰：『此先生未去杭時告余之言。』考康熙杭州府志推官有紀元，文安人，順治十三年任。即子湘。是順治十三年丙申，漁猶在杭。又漁以康熙十六年丁巳由金陵返杭，自云『居金陵二十年』。由丁巳起

上推二十年，適爲順治十五年戊戌。是漁順治十五年戊戌，漁已在金陵。其離杭至早不得過順治十四年丁酉也。其所以離開杭州之故，據說是因爲他刻的書爲杭州人翻版之故。

泰三文集與趙聲伯文學書云：『弟之移家秣陵，祇因拙刻作祟，翻版者多。』

但事實上決不止此，大概時局和個人人生計都有關係。此時明諸王雖先後覆敗，但鄭成功的勢力猶盛。順治十四年八月，鄭成功曾犯臺州。明年五月，又攻陷了瑞安。此時浙江是極不安寧的。又觀丁澎（藥園）序漁的詩集，說他『自澱（蘭谿）遷於杭，無所合，遂去遊燕。』可見他在杭州不甚得意。因爲如此，所以決意遷移了。

笠翁搬家到金陵之後，一直住了一十年（見卷三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所謂芥子園，就是他在金陵時的別業。

卷四文集芥子園雜聯序云：「此余金陵別業也。地止一丘，故名芥子，狀其微也。往來諸公，見其稍具丘壑，謂取「芥子納須彌」之義。」

而且開的書肆，也名芥子園。他的詩有「門開書肆絕穿窬」之句（卷六癸卯元日詩）；大概書舖和住宅是連在一起的。

笠翁到金陵之後，運氣似乎比在杭州時好得多。他雖然常常出遊到各省去打抽豐，而事實上以金陵爲家。一時勝流貴人，都相攀往。達官如王阮亭，如周亮工；紳士如季滄葦，如崑山三徐；名士如杜于皇余澹心（二人並流寓金陵），尤西堂吳梅村倪園公（燦）紀伯紫（映鍾）徐電發（鈞）都有交誼，通聲氣。他是苦於無子的，但移家金陵之後，自庚子至壬寅，連着生了三個兒子（見卷六詩集）。晚年回到杭州的時候，有五子三女（卷三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書舖的買賣也很好。芥子園刻的書，徧

于天下，至今還有名。他自製的箋簡亦極精雅。現在看見的畫譜以及戲曲小說，凡是芥子園原刻的，圖像無一不精。

到了康熙十四年乙卯，因為他的兩個兒子在浙江遊泮，方勳了故鄉之念。

卷七詩集嚴陵紀事詩序云：『乙卯夏，送兩兒之嚴陵應童子試。』

卷三文集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自乙卯夏兩兒泮遊于浙，遂決策

移家。』

明年丙辰，得了浙中當道的幫助，在西湖上買山（卷三文集上都門故人書）。至十六年丁巳，才正式由金陵回到杭州。

卷一文集今又園詩序云：『丁巳春，余自白門移家湖上。』

名所居曰層園。

卷六詩集次韵和張壺陽觀察題層園十首序：『予自金陵歸湖上，買

山而隱，字曰層園。因其山麓至巔，不知幾十級也。乃荒山雖得，廬舍全無。戊午之春，始修頽屋數椽，山蓬蒿荆棘中闢出迂徑一二曲，乃斯園之最下一層。觀察張壺陽先生，坐而悅之。」

層園是張待衛舊宅。笠翁修造時，因其材析鍾山舊廬而益之（丁澎序詩集語）。以笠翁胸中邱壑測之，似其地勢適宜，扼湖山之勝，所以下居於此。自此笠翁了婚嫁之事，終老錢塘。「湖上笠翁真成了湖，笠翁了。」

笠翁序芥子園畫傳初集在康熙十八年，己未，是時笠翁年六十九歲。他卒於何年，現在不知道。他的全集卷一有制師尚書李郭園先生靖逆凱歌序一文。說「杭城父老子弟聞八閩底定，謂先生指日班師」。李郭園就是李之芳。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李之芳以總督駐衢州。之芳奉詔班師在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笠翁此時若還在，已七十二歲了。但仁和趙坦（寬夫）保甯齋文錄卷三有書李笠翁墓券後一文，於笠翁杭州別業及卒

後葬地記載均可供參攷：

「笠翁名漁，金華蘭谿人。康熙初，以詩古文詞名海內。晚歲

卜築於杭州雲居山東麓；綠山構屋，歷級而上，俯視城闔，西湖

若在几席間，煙雲旦暮百變，命曰層園。客至，弦歌迭奏，殆無

虛日。卒，葬方家峪九曜山之陽。錢塘令梁允植題其碣曰：

「湖上笠翁之墓。」今墓就圯矣。仁和趙坦命守家人沈得昭修

築之，復樹故碣，且俾爲券藏於家。笠翁豪放士，非坦所敢慕；

特以其才有過人者，一抔克保，庶可無憾。時嘉慶十二年三月二

十七日也。」

笠翁層園在杭州雲居山東麓，及卒，葬方家峪九曜山之陽；皆他書所不載。

笠翁婚沈因伯，守墓者沈姓，殆亦其婚之族歟？文云「笠翁卒後錢塘令梁允

植題碣」，據康熙杭州府志二十一守令門：錢塘知縣梁允植，十一年任，真

定人。次遷忻，十九年任。允植卸任，非康熙十八年，卽康熙十九年。筮翁跋芥子園畫傳初集畫學淺說後，署己未重陽。己未爲康熙十八年，是筮翁康熙十八年秋猶無恙。廿卒非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卽康熙十八年冬（一六七九），年七十歲或六十九歲。因寬夫『錢塘令梁允植題碣』之言，必據慕碣官銜，允植卸任，至晚不得過十九年也。筮翁事蹟，無人注意。死後百餘年，乃得寬夫以同鄉後學經營其墓，置券樹碣，可謂死後知己。集載秀水莊仲方小傳稱嘉慶甲戌浙西飢，寬夫倡議平糶，功甚偉。臧鏞序其集亦謂『篤于朋友之誼』。蓋天性篤厚，宜有此義行云。

三

綜計筮翁一生，幼在如臯；四十以前家於蘭谿（原籍）；四十八歲以前住杭州；六十七歲以前住金陵；晚年回到杭州終老。中間以住金陵爲最

久。但他以出遊爲常，實際住在金陵的日子也不多。曲海提要說他「游蕩江湖」；他的生活，實在是游蕩的。他到北京至少有三次。此外各省也多，有他的遊踪。在香玉二姬傳（卷一文集）中他自己說過：

『予數年以來，遊燕，適楚，之秦，之晉，之閩，泛江之左右，浙之東西，諸姬悉爲從者，未嘗一日去身。』

又卷三文集復柯岸初掌科書：

『漁二十年間，遊秦，遊楚，遊閩，遊豫，遊江之東西，遊山之左右，遊西秦而抵絕塞（曾赴蘭州），遊嶺南而至天表。』（卷三文集有粵游家報數首，卷五詩集有粵東家報一首。）

漁以康熙丙午（五年）由都入秦。六年丁未，居西安，凡四月。七年戊申在蘭州。九年庚戌遊閩。十二年癸丑遊楚，住了半年。其人都可知者三次：（一）在順治十五年戊戌居金陵以前；（二）康熙五年丙午；（三）

康熙十二年癸丑。（以上據丁澎詩集序，包瑑一家言序，及全集卷三喬王二姬傳，全集卷一詩韵序。）其餘各省年月不可考，大概各處有只去一次的，也有重去的。他自稱『二十年來負笈四方，三分天下幾遍其二』（卷三上都門故人述壽狀書）；話是不錯的。爲什麼他這樣僕僕風塵不憚煩呢？說到這裏，牽涉明以來所謂山人的行徑。現在引四庫提要一段爲證。提要別集存目七趙宦光牒草條：

『有明中葉以後，山人墨客，標榜成風。稍能書畫詩文者，下則廁食客之班，上則飾隱君之號，借士大夫以爲利，士大夫亦借以爲名。』

所謂山人者，是借士大夫以爲利的。明季山人甚多，最濶氣的是陳繼儒。清初山人著名的，便是李漁。這些先生們非工非商，不宦不農，家無恒產而須要和士大夫一樣的享受。一身而外，所有費用皆取之于人。所以游

蕩江湖，便是他們的職業。明白這個道理，便知筭翁之負笈四方，是爲生計問題所驅使，不得不如此的。（全集卷五詩集，有答家人問楚游壯否詩一首，卷三文集有粵遊家報數首，可以看出他之出遊對於家人關係之切。）在全集卷三復柯岸初掌科書中，說的甚爲明白質實：

『漁無半畝之田，而有數十口之家，視田筆末，正靠一人。一人徂東，則東向以待；一人徂西，則西向以待。今來北（時在京

師），則皆北向待哺矣！』

可見一家枯菀繫于一人之遊，其意義甚爲重大。下文表明他的干人態度：

『矧又賦性硜硜，恥爲干謁，浪遊天下幾二十年，未嘗敢盡一人之歡。每至一方，必量其地之所入，足供旅人之所出；又可分餘惠以及妻孥，斯無內顧而可久。不則入少出多，勢必沿門告貸，務盡主人之歡；一盡主人之歡，則有口則留之心則速之使去者矣。』

『恥爲干謁』，是自己說門面話。『其地之所入足供旅人之所出；又可分餘惠以及妻孥』；拿白話解釋，就是第一要夠盤費，第二要有敷餘。『不敢盡人之歡』，也許筮翁真是如此。但他向人開口，毫不客氣；至於口氣大小，是酌量對方的情形如何而定的。文集與龔芝麓書（全集卷三）云：

『日來東奔西馳，絕無善狀，不得已而思及天上故人。然所望于故人者，絕不在縉袍二字。以朝野共推第一，文行合擅，雙之合』

肥先生；欲手援一士俾免飢寒，不過吐雞舌香數口向人說項，便足了其平生。……』

龔芝麓爲人頗好士；就是杜濬也得其資助。芝麓投降了清朝，作大官，是有力量的人；所以筮翁對於他希望甚奢。拿這話和他處對照：『知老父臺厚待故人，不必定爲不費之惠。倘蒙念其淒涼而復憫其勞頓，則縉袍之賜不妨遣盛使頒來』（卷三文集與諸暨明府劉夢錫書）。在大官則所望者絕不

在綈袍二字；在小官則一袍之費卽屬厚待故人，可以知道他入世之巧了。

據笠翁自稱，他各處周遊，只有陝西之行較好，福建次之。其餘都不得意。

與韓芝麓書（卷三文集）：『漁終年託鉢，所過皆窮，唯西秦之遊差強人意。八閩次之。外此則往吸清風，歸餐明月而已。』

答顧赤方書（同上）云：『弟客楚江半載，得金甚少，得句頗多。』

他在陝西主巡撫賈膠侯。賈膠侯便是賈漢復，是刻孟子石經之人。笠翁

秦游家報詩有『不足營三窟，唯堪置一邱』之語；大概秦游所得，已足以置莊園，數目不少，在他處都比不上。本來，打抽豐也是不易的事。達官貴人行事不同；有關大的，也有瑣細的，那能一律？但當時風氣，對於山人墨客照例敷衍，況以笠翁名氣，所到處決無空手而回之理。所以推想他的『生』託鉢』收入，當然不在少數。況且『託鉢』之外，賣文賣書也是

收入。就常理推測，他的生活是可以夠的。然而，事實上絕不如此。他是時常鬧窮，並且到處欠債的。據他自己說，在杭州時候曾借營債（卷三文集復王左車）。營債是戎弁以重利放錢給人民的債，貸者往往妻女不保。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七紀載此事甚詳。康熙二十年，王國安撫浙，始破除情面，下令禁止。他卜居金陵之後，西秦之遊得錢甚多，回來也因為償積債一散無餘了（卷五詩序）。及晚年由金陵回杭的時候，也因為積債走不動。

揣想笠翁所以至此，是因為一切太講究了之故。笠翁是聰明人，他非常明白生活的藝術。我們看閒情偶集一書，便知道他對於生活方法是如何內行，如何精細。一個乏恆產的人，講究飲食服御，講究營造，講究刻書，並且討姨太太，養歌姬，舞女姬妾還講究裝飾。

按：笠翁夫人徐氏（據五卷詩序）。妾之可知者，唯崇禎乙酉許

檄彩代娶之曹氏。但決非此一人。因卷六詩集後斷腸詩序記王姬不欲被遣去，諸妾曰：『我輩皆有子，汝或不生，後將奚恃？』王姬曰：『主母恃諸郎君，予請恃其所恃。』歌姬不得與妾比，故曰主母，則其妾常有數人。其姬之著者，有在平陽所購喬姬，在蘭州所購王姬，聲容最妙。喬死于癸丑遊楚之年，王死于康熙甲寅入都之年：俱年十九。笠翁痛之，既爲作合傳，又撰前後斷腸詩哭之。自此意趣索然。二姬之外，尙有黃姬，亦見二姬傳及後斷腸詩序。然亦決非此數人。二姬傳云：『在蘭州所納姬，不止再來（王姬名）一人，而再來其翹楚。』是遊秦隴時所納姬已多。傳又云：『數年以來，出遊時，諸姬皆爲從者。甲寅入都，諸姬不與，惟再來及黃姓者與俱。』後斷腸詩序云：『諸女伴中，王姬與喬黃最密。』曰『諸姬』，『諸女』，其大齊可

知。又笠翁常出家姬演劇娛客。演劇排場，非少數人所能爲役，必其所蓄者多，自爲班行，（尤西堂雜俎二重間情偶寄序云：『笠翁薄游吳市，攜女樂一部，自度梨園法曲，紅絃翠袖，燭影參差，望者疑爲神仙中人。』按此序今本偶寄不載。）事亦至明也。歌姬之外，又常置婢。卷三文粵遊家報所謂『客中買婢，是吾之常；汝等慮我岑寂，業已囑之於初，必不噴之於後』者也。又其姬妾服飾，亦甚講求。七卷詩序云『有遣侍過寓學家姬盟櫛者』，則其姬妾粧飾且爲人所羨矣。又觀笠翁與余澹心書云，『啼飢之口半百』（卷三文集）；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云：『家人三四十口。』笠翁眷屬，妻徐氏外凡五子三女，長女淑昭適沈因伯，嘗居笠翁金陵寓代主家政（據卷五詩序）。以妻子及培計之，亦不過十餘人。設非多置姬侍，何得有半百之數乎？

這簡直是關老官的生活。明季的錢僂，清初的季滄葦，他們講究這些，窮個不了。攔在笠翁身上，如何擔得起？所以他收入儘管多，而窮也是真窮。當時他的朋友也有不以為然的。但笠翁却不承認是錯處。看他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卷三）：

『……親戚朋友憐之者固多，鄙而笑之者亦復不少。皆怪予不識艱難，肆意揮霍，有昔日之豪舉，宜乎有今日之落魄。而不知昔日之豪舉，非自爲之，人爲之也。食皆友推之食，衣亦人解之衣；卽歌姬數人，並非錢買，皆出知己所贈。良友之贈姬妾，與解衣推食等耳。譬之須賈以袍贈范雎，五侯以鯖賜婁護，睢護不自衣食而以之售財作家，有是理乎？乃今皆死矣！死可也，賣則不可。……』

笠翁此言說得很響亮，似乎理由充足，其實是自飾之詞。因爲姬妾是人，

不是物。圖財賣妾，固然不可；若善意遺嫁，却是極堪讚美的盛德。笠翁是研究戲曲小說的人，劉宏嫁婢的事，豈不爲人艷稱嗎？他在喬玉二姬傳中，說在蘭州納玉姬的經過云：『主知予有登徒之好，有先購其人以待者。到卽受之。』然則昔之受姬，爲有登徒之好；後日之不肯遺姬，亦是爲有登徒之好。反正是好聲色，不必說其他理由也。

因爲他生活豪奢，錢到手任意揮霍，所以窮得不了；因爲窮便不得不常求人，而求人又未必能盡如意。在這種情形之下，便不免牢騷抑鬱起來。第一，是對於自己筆墨生涯的牢騷；說他的文章賣不了多少錢，不能療貧：

『僕無八口應有之田，而張口受殮者五倍其數。卽有可賣之文，

然今日買文之家，有能奉金百斤以買長門一賦，如陳皇后之於司馬

相如者乎？子必曰：「無之。一然則賣文之錢，亦可指屈而數

計矣。」……（卷三與都門故人述舊狀書）

笠翁這段話，他的好朋友毛稚黃（先舒）就駁他。稚黃評此段云：

『賣賦多金者，相如以後如翁者原少。但相如寡累，而翁費不

費；且以不肯題橋，故終年處困。』

種黃言外之意，即是說他浪費的多。至於題橋之話，我也爲笠翁如此想。因爲在那個時候，科舉是士人唯一的出路。科舉了才有官，作了大官才可免於窮。笠翁爲什麼不應舉呢？大概他的脾氣不耐心作舉業，或者是因爲浪跡江湖舉業荒廢了的緣故罷。第二，是對於世人的牢騷；說自己多才多藝，而得不到世人的同情：

『漁自解覓梨棗以來，謬以作者自許。鴻文大篇，非吾敢道；若

詩歌詞曲以及稗官野史，則實有微長；不效美婦一舉，不拾名流

一唾，當世耳目爲我一新。使數十年來無一湖上笠翁，不知爲世

人減幾許談鋒，增多少瞌睡？以談笑功臣編歷志上，而使飢不得

食，寒無可衣：是筮翁之才可憫也。一藝即可成名，農圃各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顯，見重於當世賢豪，遂致免於貧賤者，實繁有徒，未遑僕數。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奕聲歌蹴鞠說書等技遨遊縉紳之門，而王公大人無不接見恐後者。漁之識字知書，操觚染翰，且不具論；即以雕蟲小技目之，閒情偶寄一書略徵其概：不特工巧猶人，且能自我作古。乃今百技百窮，家無擔石，猶向一技自鳴者貸米而炊，質錢以使：是筮翁之技可憫也。夫有才而技而不見知於人，反爲當世所擯者，古今來間亦有之：以其爲人叵測，胸伏甲兵；不則見事風生，工於影射；不則據隴盼蜀，誅求無已。……試問下交筮翁之人，曾受三者之累否？以可親可近而無可厭倦之人，飢死牖下，我不乞憐於人而人亦卒無憐之者；是筮翁之可憫，又不止才技兩端而已也！」（三卷文集與陳

學山少宰書

這話說的非常可憐，亦非常抑鬱。誠然，他的戲曲小說是以自立的；開情偶寄至今看起來，還是見智慧有趣味的書。在王公大人前，他的交際手腕也極盡了敷衍巴結之能事。然而，究竟解決不了生活問題。這完全是時代社會的關係。他的戲曲小說以及其他著書雖然爲人歡迎，但只能自己刻了賣，並不能如今日之賣稿子或者抽百分之幾十幾的版稅。王公大人雖然賞識他，但一個人賙濟人，一次兩次是可以的；要說常了，誰也辦不到。他不是舉人，不是進士，不能作官。當時大學鄉校並沒有『文學史』或者『文學批評』一類的講座，教他們如何位置他呢？當時以一技著名的人，度曲如蘇崑生，說書如柳敬亭，疊石如張漣（南垣），誠然是受公卿士大夫之優遇。但公卿士大夫之待篋翁，至少不比待他們更壞，是可以想到的。張漣晚年有子，退老鴛湖。柳敬亭老了沒有錢，吳梅村作疏，替他募捐，

『營菟婁于吳中』。笠翁晚年也卒賴故人之力，徜徉湖上。他的晚景，比張漣差不多，比柳敬亭則頗勝之。況且，笠翁究竟還多了文名。又幸而生于清初，有人招顧；倘生在嘉道以還，除了唱戲，他是沒有出路的。湖上笠翁似乎也不必牢騷了。

綜計笠翁一生，人甚聰明敏給，但其立身行己甚不講究。不但無經綫之守，而且不惜降志辱身以迎合時勢。我們看他文集中的書信，大多數是爲干求而作；一片逢迎阿諛之詞，自忘其醜。其奔走營營以趨事公卿爲樂，也可以在他的詩文中看出來。有時扭捏作態，故意求去；及至得了闊人的口風，則又說感遇之恩，不得不留。（卷三文集復柯岸初掌科書，可見一斑。）讀者看到這種地方，真替他肉麻。曲海提要對於笠翁說『人以俳優目之』；當時這種品評也許不免。在梅村家藏稿中有贈武林李笠翁一詩（卷十六）：

「家近西陵住薜蘿，「十郎」才調歲蹉跎。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海外九州書志怪，坐中三疊舞「迴波」。前身合是玄仙子，一笠滄浪自放歌。」

詩中對於他雖然有稱許的話，但「誇齊贅」「舞迴波」都不是高尙的譽況。舞迴波尤其是倡優之事。（唐崔令欽教坊記伎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教坊人唯得舞「伊州」，餘悉讓內人。如「垂手羅」「迴波樂」之屬，謂之軟舞。孟啟本事詩朝戲類記中宗時內宴唱「迴波詞」。優人進詞「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云云。韋后意色自得，以東帛賜之。）這分明說他是優俳了。在清人筆記中，記笠翁事尚有對於他更不好的話。楊恩壽詞餘叢話下引蕙鄉贅筆云：

「李笠翁性齷齪，善逢迎。常挾姬三四人，遇貴游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捧觴行酒，並縱談房術，誘賺重價。蓋輕薄厚於天性，宜

其文章纖巧諛浪，純乎市井也。』

這種情形，在笠翁也許不免。他書中尙有說他遊遊貴人之門，令姬妾薦枕席的話（今卒不記何書），則涉及閨闈，語更爲苛毒。揣想笠翁未必至此。但他攜家姬出遊，所至演劇，受人家的纏頭費，原自居於嫌疑之地。

全集卷二喬王二姬傳述王姬事云：『姬素望誕兒，凡客贈纏頭，人皆隨得隨用，彼獨藏之，欲待生兒製襖襟。』卷七詩集記其歌姬在姑蘇寓中演劇詩，亦有『纏頭錦字壓羅衣』之句。

可見聶語之來，也是笠翁咎由自取，不能盡世人之造黑白也。

照以上所說的看起來，笠翁品節甚不足道。他是在明朝遊過泮的人，當鼎革之際，縱然不能了却秀才事，也儘可如杜濬之安貧自守（濬明副貢生）。却爲了吃飯和享樂問題，東奔西馳，不顧風節，完全拋掉了書生本色。他雖然沒有事新朝，却伏侍了無數的新貴，這和他們是一樣無恥。

無怪當時人對於他不敬。然則笠翁定論，竟是一個有文無行，可嗤可鄙之人，難道他在做人方面連一點好處也沒有嗎？這却又不然。他之可取之點，祇是坦白。在一家言全集卷八餘集中有翁笠的過子陵釣臺一詞，可以看作笠翁的自讚：

『過嚴陵釣臺，咫尺難登。爲舟師計程遙發，不容先輩留行。仰

高山形容自媿，俯流水面目堪憎。同執綸竿，共披篋笠，君名何

重我何輕！不自量將身高比，纔識敬先生。相去遠，君辭厚

祿，我釣虛名。再批評一生友道，高卑已隔千層。君全交未攀袞

冕，我累友不恕簪纓。終日抽風，只愁載月，司天誰奏客爲星？

羨爾足加帝腹，太史受虛驚。知他日再過此地，有目羞瞠。』

我們念了這首詞，對於他菲薄之見幾乎全消失了。覺得他是如何的坦白，如何的灑脫可喜！他雖然上交難免不諂，雖然到處打抽風，但自己並不忌

諱，肯絲毫無隱的把自己描畫出來。這種態度，至少是令人原諒的。笠翁究竟是三百年前的人，我們生在現在這個年頭兒，似乎不應當再菲薄笠翁了！

再讀他的和諸友稱觴詩（見卷六詩集）：

「世情非復舊波瀾，行路當歌難上難。我不如人原有命，人能恕我爲無官。三緘寧敢期多獲，萬苦差能博一歡。勞殺筆耕終活

我，肯將危夢赴邯鄲！」

爲什麼無官就被人寬恕呢？在他的詩句中，也許含着一種微妙的意思。有官的人拿錢是多而且易的，他們成千上萬的拿了老百姓們的錢自己家中享福，一個無官的人向他們要幾個錢維持生活，是沒有不可以的。而且費唇舌，陪小心，本意不敢望多，在笠翁看起來，這是非常安分非常可憐的了。

四

笠翁平生著作甚多，現在就所知道的說一說。他的著作可以分作三類：（一）單篇文章；（二）專著；（三）戲曲小說。屬於第一類的，在通行本一家言全集自卷一至卷八的八卷書中都收進去了。屬於第二類，在通行本一家言全集只收了論古（？）及間情偶集二書。屬於第三類的，都是別行的，不在全集之內。

通行本一家言全集不是笠翁手訂的。卷首有雍正八年芥子園主人的題記，題記中說：

『湖上笠翁先生，生平著述甚夥。其最膾炙人口者，如詩文之一家言，詩餘之耐歌詞，讀史之論古，間情之偶寄……不經而走天下近百年於茲矣。但所著皆各自成一冊，購取者見先生之一斑即欲

窺先生全體，如登浮屠者，必至九級始覺曠觀。……故特取先生

之雜著合成一書。」

據題記說的話，則一家言全書包括四部書：（一）一家言是詩文集；（二）刪歌詞是詞集；（三）是史論，不知其正確題目；（四）是閒情偶寄。最初都是單行的，雍正間始合爲一書。就拿詩文集的書名名此書，名爲一家言全集。現在根據這段話，把所收的每一種書考校一下：

（一）一家言 全集本自卷一至卷四，收笠翁的文字，題目『文集』。所包括的東西，爲序跋銘贊傳記書信等，及其他雜文。賦與聯對也收在裏邊。自卷五至卷七收古今體詩，題目『詩集』。文集的編次分類，甚爲凌雜。據我的意思，文集詩集之分，乃雍正間編次人所定，並不是笠翁原書的標題。因爲全集卷首尙載有笠翁的一家言釋義（原注卽自序）一文，說：『一家言爲何？余生平所爲詩文及雜著也。』詩韻自序（卷一

文集）：『詩文諸稿，不以集名而標其目曰一家言。』可見他的詩文雜著，只用一家言一個名稱，並不分文集詩集。全集本的詩集前面尙載丁蕸序，引笠翁的話『吾生平所著律詩歌行尙未盡傳于世者，子盍爲我序之以行？』序是爲笠翁古今體詩而作，而開篇首句說『一家言者，李子笠翁之所著書』，可見笠翁真次他的詩，也只名一家言，並無詩集之名。笠翁一家言釋義作于康熙十一年壬子，丁序作於康熙十七年戊午；中間相距，有七年之久。根據笠翁回喬王二姬傳說：『癸丑適楚，越夏徂秋，……時余方輯一家之初集未竟。』（癸丑是康熙十二年，尙在作一家言釋義之後一年。釋義先成，而書實未竟業。）因此，我疑心笠翁的一家言是分兩期出的。第一期名初集，所收爲散文雜著，也許有詩。這些文字，大部分收在通行全集本的文集裏面。第二期名一家言二集，所收爲古今體詩，即通行本全集所收的丁蕸序本。雍正間編次一家言全集的人，在文集中很添了些笠翁

康熙十一年後的文字。但在詩集中並沒有增加詩篇，大概用的就是笠翁康熙十七年的手定本。在翼聖堂原本閒情偶寄封面上，有八個小字的廣告二行，文曰『第二種一家言卽出』。這也可以作一家言有二集的證據。

(二)耐歌詞 全集本卷八一卷，收笠翁詩餘。將各首分隸于小令中調長調之下，題曰『笠翁餘集』。前有笠翁自序，說書坊人向他請詞集的名稱。他說：『填詞一道，董而習之，不求悅目，止期便口。可以「耐歌」二字目之。』可證原書實名耐歌詞。餘集只是編次人所擬。耐歌詞自序作於康熙十七年戊午，與詩集丁序同。全集收的這一卷，大概也是笠翁原本。

(三)論古 全集本卷九卷十兩卷，收笠翁讀史的文章，題曰『笠翁別集』。此本原亦單行，自爲一書。但不知其書名。按題識云『讀史之論古』；卷八前有王仕雲序，云『平生獨折服於笠翁之論古』；笠翁的讀史

志憤詩（全集卷五）序亦有『此論古一書所由作也』的話：似書卽名論古。王序作於康熙三年，知道此書刊行最早了。

（四）開情偶寄十六卷 原版爲金陵翼聖堂刊本。通行一家言全集本，附刻此書，分六卷，又把原題書名寄託之『寄』改作『集』字，甚屬不通。（書名取陶淵明賦開情之意，謂開情偶寄於此。）此全集本與別行本，除分卷之外，內容全同。但考校起來，原書實是十六卷。因全集卷三與劉使君書，贈開情偶寄一部，云：『請自第六卷聲容部閱起。其第一卷至五卷，四單論填詞一道，猶爲可緩。』按之十六卷本，聲容部實在第六卷；而六卷本聲容部却在第三卷，與此言不合。又六卷本論音律一章，謂琵琶尋夫一折，補則誠原本之不逮，已附入四卷之末，是原文。而曲文實在二卷，前後抵牾，亦不合。而在十六卷本則恰恰符合。因此知道十六卷本爲原本無疑了。

除了以上四書見收於雍正本全集之外，我們知見的尚有以下十書，一種是詩集，九種是專著。另外尚有一種，是託名笠翁，而實非笠翁所作的。

(一) 齟齬集 這是笠翁早年的詩集，所收大概是三十以前的詩。全集五卷活虎行有王安節眉評云：『此先生三十年詩也，向于齟齬集中見之。』此集當刻於崇禎順治間。今未見。

(二) 尺牘初徵 此是選近代人尺牘之書。全集卷三有與曹顧菴太史微稿書云：『尺牘新稿，立候見頒。』與杜子皇書云：『來牘九首，祇登其八。復何元方一劄，過於抹倒時人，未免犯忌。故逸之。』有與吳梅村太史書云：『尺牘新篇尤望傾度倒篋。』按：梅郵以順治十年癸巳應召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尋升國子祭酒。此猶以太史稱之，則笠翁從事選輯在順治十年以前。據四六初徵凡例，知書名尺牘初徵。今亦未見。

(三) 名詞選勝 寬詞管見 全集卷一載自序云：『是刻名曰選勝，蓋以

諸選皆勝而我拔其尤者。』按全集卷三與徐電發（鈞）書云詞選不久告成，屬寄隲芝麓稿備選。與丁飛濤儀部謝說詩詞云，『自選詞以來，未有慶得其人如今日』者。則亦選並時人詞。又與方紹村待御書云，『茲又進窺詞管見一冊，此冊刻于詞刻之首』；則窺詞管見附詞選以行。今亦未見。

（四）資治新書十四卷二集二十卷 此書選官人案牘，坊間傳本甚多。初集間收明人案牘，附詳刑末議慎獄芻言共一卷於首。二集皆清人吏牘。初集有康熙二年癸卯王仁雲王士祿二序。二集首康熙六年丁未周亮工序。按一家言全集卷一序紀元來生錄謂元理杭十載，『茲擢官淮上。余適假館白門，因闕資治新書之二集，走力索稿于先生。先生惠予數十幅，悉平反大獄』云云。元任杭州推官，在順治十三年。十三年後，擢官淮上，是時已謀梓新書二集。二集自順治十三年前後着手，至康熙六年，經十一年之久，始刊印成書。初集之輯當遠在順治十二年之前，亦直至康熙二年

始出書：皆未免稍遲。或限于費力，或因隨時添加而遲遲出書，均不可知。前集尙載吳三桂文移，題曰『平西王』。蓋二書刊行皆在康熙十二年三桂未反之前。書已行世，偶未刊削，坊間合刻二書亦遂仍其舊也。據沈心友芥子園畫傳凡例，則心友續輯資治新書三集。三集今未見。

(五) 新四六初微二十卷 書輯近代人駢文。有金陵翼聖堂康熙十年原刊本。乃漁居金陵時屬其婿沈心友編次者。分二十門：曰津要部，藝文部，箋素部，典禮部，生辰部，乞言部，嘉姻部，誕兒部，讖賞部，感物部，節義部，碑碣部，述哀部，傷逝部，閒情部，祖送部，戲謔部，艷冶部，方外部。但因事立目，於文體無所剖判。每篇後附注釋，亦不能舉其出處。封面題記謂漁經十餘年採輯而成。又云『二集卽出』，似尙有二集。

(六) 笠翁詩韻 全集卷一載詩韻序云：『取古韻之字而經緯顛末之，

但有分別，絕無去取。又取詩韻中一切便宜可行之事應有而未之見者，一創百創，悉載其中，題曰「笠翁詩韻」。『序中又主張作詩用韻，不應當強同古人，應當用今人口中能讀的活韻。』『以古韻讀古詩，稍有不協，卽叶而就之者，以其詩之既成，不能起古人而請易，不得不求肖古人之吻以讀之。非得已也。』使古人至今而在，則其爲聲也亦必同于今人之口。『似乎頗有特識。』惜所謂笠翁詩韻，今亦未見。自序又說詩韻是癸丑夏入都時，兒輩未得他的同意付書坊刻成的。癸丑是康熙十二年。坊本千家詩上有附刻的笠翁對韻，不知是否卽詩韻的一部分？

(七) 綱鑑會纂

(八) 明詩類苑

(九) 列朝文選

右三書，俱四六初徵凡例引。云『嗣出』，今未見。

(十) 古今史略 禁書目應毀書中出此書云『李漁著』，未見。

(十一) 古今笑史三十四卷 八千卷樓書目十四著錄古笑史三十四卷，注云：『李漁撰。』按全集卷一古今笑史序，云其友朱石鐘兄弟刪馮夢龍談槩為此書。則非漁自作。或書賈因笠翁名重，逕題漁名，亦未可知。笠翁詩文及各種著作如上所舉。以下說笠翁的戲曲小說。

笠翁戲曲，最著者爲十種曲。十種曲人所習知。現在把名目寫在下面，略加以考核。

(一) 憐香伴二卷 這本傳奇，大概是笠翁第一次創作。前面有虞魏的序，云『笠翁携家避地，窮途欲哭。余勉館粲。見其妻妾和嗜，兩賢不但相憐，而直相與憐李郎。當場者莫作亡是公看』云云。署『勾吳社弟』，不記年月。按：崇禎乙酉，笠翁妾曹來歸。夫人徐氏甚憐之。笠翁喜甚，爲賢內吟十首詠之（全集七）。虞序謂笠翁直以自寓，蓋近於

事實。又據序所言，笠翁眷屬此時尚是一妻一妾，味『携家避地，窮途欲哭』之言，則傳奇當是笠翁初來杭時所作。曲名憐香伴，一作美人香。王國維曲錄於美人香下注云：『新傳奇品云即憐香伴。』然傳奇彙攷著錄美人香，又有憐香伴，未知孰是？今按虞序有『以美人而憐美人之香』之語，知美人香與憐香伴實是一曲。

(二) 風箏誤二卷 首虞鏤序，署『勾吳社小弟』，亦不記年月。按全集卷三，答陳韋德書：『風箏誤浪播人間，幾二十載。其刊本無地無之。』

(三) 意中緣二卷 首黃瑗介序，不記年月。瑗介字皆令，嘉興儒家女。工詩畫，歸士人楊氏。此序自云『不慧自長水浮家西湖垂十年所矣！』似皆令此時方寓湖上。曲演董思白陳眉公事，亦在西湖。疑此曲亦笠翁在杭州作。

(四) 樓中樓二卷 此本合元曲張生煮海柳毅傳書事爲一。首孫治

序，無年月，署『西泠社弟』。(治與毛先舒丁澎紫紹炳等結社，號西泠十子)。似曲亦作于杭州。

(五) 鳳求鳳 (一名鴛鴦賺)二卷 首杜濬序，無年月。笠翁無聲戲

小說有『寡婦設計贅新郎，衆美齊心奪才子』一回，與此曲同演一事。按：

全集卷二喬王二姬傳云：『丙午 (康熙五年) 由都入秦，道經平陽，有二三

知己相遇，命伶工泰予所撰新詞名鳳求鳳。此詞脫稿未數月，不知何以浪

傳遂至三千里外云云。漁過平陽時，歲已暮 (據詩集)。知曲即康熙

五年丙午作。因成于金陵，故曰三千里外也。此曲他書或書作鳳求鳳，

以全集考之，知原題實是鳳求鳳。

(六) 奈何天 (一名奇福記)二卷 首錢塘胡介序，無年月。笠翁無

聲戲小說有『醜郎君怕嬌偏得艷』一回，亦演此事。

(七) 比目魚二卷 首山陰女子王端淑序。署『辛丑閏秋』，即順治十八年。笠翁無聲戲有『譚楚玉戲裏傳情，劉藐姑曲終死節』一回，與戲曲同演一事。

(八) 玉搔頭二卷 此曲傳抄本，也有題作萬年歡的。首黃鶴山農序，署『戊戌仲春。』戊戌爲順治十五年。序謂笠翁挾策走吳越間，賣賦以餬口。按：笠翁移家金陵，即在順治十五年戊戌。序所言如此，似其時卜居尙未定也。

(九) 巧團圓（一名夢中樓）二卷 首康熙七年戊申禡道人序。笠翁十二樓小說生我樓一回，亦演此事。

(十) 慎鸞交二卷 首某氏序。余所見本缺署題，不知何人。序中有『丁未余丞於咸寧』之語。按：咸寧，陝西西安府屬縣，則是笠翁康熙六年遊秦時屬作序。

以上十種，有通行十種曲本。各種最初皆是單行本，是隨編隨印的。後來才有合刊本。今日單行舊本已不易得。此外金陵書坊尚有續刻五種，託笠翁之名，目爲：

萬全記（一名富貴仙）

雙鍾記（一名合歡鍾）

十醋記（一名滿床笏）

儉甲記（一名雁翎甲）

魚籃記（一名雙錯卷）

又有笠翁新傳奇三種，目爲：

雙瑞記（一名中庸解）

補天記（一名小江東）

四元記（一名小菜子）

以上八種曲，俱不署真名。五種本的第一種萬全記，署『四願居士』。馬隅卿先生據姚燮今樂考證，說四願居士即范希哲。斷爲范希哲作。第三種之十醋記，黃文暘曲海目並不列在笠翁名下。無名氏中別出十醋記注引曲考云：『龔司寇門客作。』則文暘實不敢指爲何人。馬隅卿先生又曾引姚燮的話，『此八種筆墨，確是一人所撰，而與笠翁迥乎不同。』照姚燮的話講起來，此等皆非笠翁所作。曲海目不認十醋記爲笠翁所作，而仍將偷甲四元僅鍾魚盞萬全五記屬之笠翁，這大概是偶然的疏忽了。

更以笠翁一家言及杜濬所引笠翁曲子考起來，以前的十種曲中，就有七種徵引過。〔憐香伴見無聲戲序，玉搔頭見一家言卷六贈韓子遠詩序，意中緣見卷七擬木蘭文送女從軍詩序，風箏誤見卷三答陳蕘僊書，巧團圓見卷三與杜于皇書，鳳求鳳見卷一喬王二姬傳，奈何天忘其卷第。〕以後的八種曲，在笠翁和他的朋友詩文中沒有一種提到。如果後八種是笠翁作的，

據情理推測，亦不應至此。這也是一個證據。

笠翁究竟自己作了多少曲子呢？這個問題，單靠刻本是不能解決的。在慎鸞交的某氏序中，曾提及笠翁撰曲，說他的戲曲已刻的是前後八種，新作的有內外八種。統共是十六種。現在，把這一段有關係的原文抄在下面：

『笠翁按劍當世，爲前後八種之不足，再爲內外八種以矯之。……

予家密邇於燕。十年來京都人士大噪前後八種，余購而讀之，恨

不卽觀其人。丁未，余丞於咸寧，笠翁遂出慎鸞交劇本屬一評。

予快讀數過，乃知前後八種，猶爲笠翁傳奇之貌，而今始見其心也。』

丁未是康熙六年。照此序所說，知道笠翁的前後八種曲子都是康熙六年以前出書的。慎鸞交的稿子，或者是五年丙午在北京的時候作的，六年入長

安，便請他作序。（全集三有與某公書說）此劇上半已完，可先付之優孟。自今日始，又爲下場。月杪必竣，竣後卽行。觀場盛舉，恐不能與。』不言何劇。然作此書時在京師，或卽慎鸞交劇亦未可知。則慎鸞交當在未刻之內外八種之內。又如巧團圓載有康熙戊申的序，戊申是康熙七年，則巧團圓亦當在未刻內外八種之內。然則見行十種曲中，慎鸞交與巧團圓應屬於未刻內外八種是沒有問題的。除了慎鸞交巧團圓之外，十種曲本的其餘八種，或者就是康熙六年以前所刻的前後八種。再看閒情偶寄詞曲部音律章笠翁的自述：

『自手所填諸曲，如已經行世之前後八種及已填未刻之內外八種。』此處笠翁說的話，和慎鸞交序說的話是一樣的。余懷序閒情偶寄，在康熙十年辛亥（是年漁六十一歲），可知內外八種中之慎鸞交巧團圓二曲，至少在康熙十年稍前，笠翁作書的時候，還是沒有刻。現在假定十種曲慎鸞

交巧團圓以外之八種，即是已刻之前後八種，則未刻之內外八種中只有六種不能知其題目。日本前田侯家尊經閣有笠翁小說無聲戲一書，似是初集。

其第一回演闕生事，目錄題目下注：『此回有傳奇，嗣出。』即指笠翁奈

何天傳奇而言。第二回演蔣瑜事，第十二回演馬麟如妾碧蓮事，目錄下並

注：『有傳奇，嗣出。』不知演此二事之傳奇是否在笠翁未刻六種之內。

但演碧蓮事之雙官誥係陳二白劇。笠翁的戲曲小說雖多同演之例，此蔣瑜

錯姻緣與碧蓮守節二事，不但十種曲中沒有此二本，即身分不明之八種中亦

沒有此二本。究竟是沒有刻呢，或者是沒有作呢？現在無從考證了。

笠翁除自撰傳奇外，尚有改正前人的曲子。全集卷一喬王二姬傳：

『予於自撰新詞之外，復取當時舊曲，化陳爲新，俾場上規模巋然

一變。如同珠煎茶，琵琶剪髮諸劇，人皆謂曠代奇觀。』

又卷八詩題，文云：

『子改琵琶明珠南西廂舊劇，變陳爲新，兼正其失。同人觀之，多蒙見許，因呈以詩。』

明珠煎茶他改作了三折（第三折改自不改曲），文載閒情偶寄。琵琶記改尋夫一折，亦載閒情偶寄。至琵琶剪髮及南西廂改本，今俱未見其文。

偶寄於南西廂云：『擬痛反其失，別出心裁，創爲南本。』於琵琶記云：『擬翻成北曲，向填一折付優人，尙思擴爲全本。』所言如此，似僅屬一種計劃，無全本改作之事也。

關於笠翁的戲曲撰作，個人所能說的只有這些了。以下說他的小說。

笠翁作的小說，以短篇爲最多。他的短篇總集，現在知道的有兩種：一種是無聲戲，一種是十二樓。

無聲戲現在知道的有三個本子：一個是偽齋主人序本，書名無聲戲；收小說十二回十二篇。此本中國沒有，日本前田侯家曾經閣有一本。一個

是唾鄉祭酒（杜濬）序本，書名無聲戲合集，我國馬隅卿先生藏一殘本，僅存二篇。以附圖十二葉考之，知此本至少有十二篇。一個是大連滿鐵圖書館藏的有唾鄉祭酒序的抄本，已改名連城壁。連城壁分全集外編。全集十二集，回目次第與馬隅卿藏刻本可知之十二篇全同。外編六篇，只抄了四篇。馬隅卿之無聲戲十二篇與連城壁之全集十二集回目次序，都與偽齋主人序本不同。根據杜濬的序，說：『於笠翁無聲戲前後二集，皆為評次，茲復合兩者而一之。』知道無聲戲合集，是將前後二集的小說併為一書的。連城壁與無聲戲合集，大概是一部書。其偽齋主人序本，或者是無聲戲的初集。我最初因為連城壁分全集外編兩部分，疑心全集相當於初集，外編相當於後集。後來看十二樓卷六的萃雅樓杜評，有『初集尤瑞郎』的話。尤瑞郎的事，偽齋主人序本有（第六回），連城壁外編也有（卷三），知道外編並不相當於無聲戲後集；根據杜濬的話，反應當說是初

集。連城壁全集十二篇，雖然只有八篇見於偽齋主人序本；而外編見存四卷却全收在偽齋主人序本中。如此看來，偽齋主人序本大概是初集。連城壁全集的其餘四篇，或者是二集的文章了。但抄本連城壁所以把合集分成了全集外編之故，現在還是不能明白。

十二樓成書，在無聲戲之後，因為杜濬評此書，在第六卷中已經引無聲戲初集（文見上引）了。此書卷首有杜濬的序，末後一行署，『順治戊戌中秋日鍾離濬水題。』這和黃鶴山農序玉搔頭同在一年。黃鶴山農序在仲春，杜序在中秋，相差不過數月。笠翁是順治十五年搬到南京去的，原版十二樓或者是在杭州刻成的，或者是在江蘇刻成的，現在不知道了。今所見十二樓以消閑居為最早，恐尚非原刊本。

除了無聲戲十二樓之外，尚有一部長篇小說，就是迴文傳。此書分十六卷，不標回數。封面署『笠翁先生原本』，『鐵華山人重輯』。笠翁

作此書，除了本書所題之外，別人沒有說過。可是考核起來，似此書確與笠翁有關。在本書第二卷後有署名『素軒』的評語。文云：

『稗官爲傳奇藍本。傳奇有生旦，不能無淨丑。故文中科譚處，不過借筆成趣，觀者勿疑其有所指刺也。若疑其有所指刺，

則作者嘗設大誓於天矣。』

在一家言全集卷二文集中，有笠翁曲部誓詞一文。（四六初徵卷二藝文部亦收此文，改題傳奇誓詞。）序謂：『生平所著傳奇皆屬寓言。其事絕無所指。恐觀者不諒，謬謂寓譏刺其中，故作此詞以自誓。』誓詞是一篇四六短文，今摘錄如左：

『……不肖視田佃口，原非發憤而著書；筆蕊生心，匪託微言以諷世。……加生且以美名，既非市恩於有託；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於無心。凡以點綴劇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之內，無

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爲有樣之葫蘆？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稍有一毫所指，甘爲三世之瘡。

卽漏顯誅，難逋陰罰。作者自甘於有赫，觀者幸諒其無他！』

笠翁唯恐作文得罪了人，發生麻煩，或者防碍銷路，故設此大誓，以自白無他。素軒先生或者就是笠翁先生。他所說的作者嘗設大誓於天的事，卽指此誓詞無疑。此書所演梁棟材和桑夢蘭小姐因蘇蕙回文錦發生的一段姻緣，雖不出才子佳人蹊徑，但前半行文，頗瑣細有法，入後稍嫌駁雜。恐怕所據底本，確是笠翁的稿本。

此外還有肉蒲團一書，相傳也是笠翁作的。此書敘事不雅。語意儂佻，似乎也近於笠翁；但沒有確證，只可存疑。

芥子園刻的書，現在看見的，有芥子園畫傳四集，初集山水譜，卷首有

笠翁康熙十八年己未的序。卷一後有笠翁跋，亦己未作。乃其婿沈心友所輯，摹古者爲金陵王安節（槩，詩畫有名當時）。二集花卉，三集生物，四集寫真，並沈心友於康熙間先後輯印。今坊間石印有初二三集本，亦有四集本。李桓著猷類徵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於漁傳記所著書，並云芥子園畫傳三集。按心友輯印四集寫真譜，在康熙四十年辛己之後。今本蘭竹譜有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諸卦序，然據心友畫傳合集凡例，則合蘭竹菊梅譜爲前編，在康熙辛己，其後編草蟲飛鳥譜尙未印訖。疑此等畫稿亦隨得隨印，先已別行，後復有所增輯。或二集三集初印時，笠翁尙及見，亦未可知。又羅貫中三國志傳有笠翁序評本，水滸傳亦有芥子園本。三國二十四卷百二十回，水滸百回，並依明本之舊。並且有人說見過芥子園刊四大奇書原本，則金瓶梅西遊記亦曾刻過。這些書的流通，大概都依笠翁的意思，和笠翁有關係罷？

以上所舉篋翁著作，計一家言集詩詞雜文十卷；閒情偶寄等雜著十種；戲曲前後內外十六種，又訂舊曲數種；小說無聲戲十二樓兩集，短篇小說數十篇，又長篇迴文傳十六卷；共計起來，不下數十種，論數量已不算少。現在分別檢討一下：

把一家言集所收散文韻文讀過一遍之後，覺得他的詞勝於古近體詩，詩尙勝於散文。他的詞格調不高，尙有花間草堂餘意。至於詩出詞率易，不脫纖仄之習。古文沿山人之習，佻薄尤甚，他自己向人說：『弟之詩文皆屬美資。』（全集三與韓子選書）又說：『古文詞之最易倦人者莫過於賦，唯拙稿不然，以其意淺而詞近耳。』（全集三與梁治涓明府書）

他的雜著十餘種，現在看起來，十之七八是應時的貨物，並非著作。例如資治新書，名詞選勝，四六初徵，這種性質和選制藝閣墨差不多，一方向各方徵稿，見好于人，一方亦可以謀利。絕不能與列朝詩集詞綜唐八萬

首絕句選諸書等量齊觀。因爲那是『只此一家，並無他處』的名產上貨；這是應時的行貨。不但他可以選可以賣，別人也可以選可以賣的。所以他這些著作都可以置而不論。不過其中間情偶寄的確是好書，的確是一家之言，在這書中講詞曲，講聲容，講建築，講種植頤養，無一不精細，無一不內行，並且確乎有個人的獨到獨得之處。他承明季山人之後，一般講幽尚，但他是真知其所以爲幽尚者，決非如四庫提要所罵『山人競述眉公，矯言幽尚』者可比。中國子部雜書，成系統的很少。像這樣言之成理，敘次有法的書，實在少見。這是笠翁居金陵二十年精心結撰的書，有此一書之精，可蓋世書之猥雜。無怪他自己得意了。

至於笠翁戲曲小說的創造，與他的間情偶寄是一樣自負的。在他與陳學山書（卷三）中說：

『若稗官野史則實有微長，不效美婦一顰，不拾名流一唾，當世耳

目，爲我一新。……」

高奕新傳奇品也說：

『笠翁曲如桃源笑傲，別有天地。』

笠翁不但是製曲家，而且是導演家，他很通達舞臺上的事情，所以他的劇本是適於扮演的；不但音節和諧入格，即脚色分配，排場開合，亦至停當，兼能顧及戲子的勞逸。所以別人製的劇本，儘管有文章好而不適於演唱的，在笠翁則無此弊病。曲家劇本在戲台上歷史最悠久的，在清朝恐怕他要首屈一指。這可以知道他的戲曲造詣了。

他的小說作法也和戲曲一樣。他自己說：『稗官爲傳奇藍本，有生旦不可無淨丑。』吾們看他的小說命名叫無聲戲，就知道他作小說的門徑。同是傳奇，不過不唱而已。所以他的小說格局和戲曲是一樣的。長處是關目新，人物配置得好；短處是有意求新，人工多而天工少，其結果不免失

之纖巧。

至於選材隸事，則笠翁亦不能不顧及時好。他的戲曲小說差不多都是憐才好色之作。在他的詞曲境界中，是清麗有餘，適上不足。他沒有吳梅村的蕭瑟哀咽，也沒有尤西堂的慷慨激昂。他給尤西堂的信（全集三）稱贊尤西堂說他的曲皆超最上一乘。而說自己「調不能高，即使能高亦憂寡和，所謂多買胭脂繪牡丹也。」這是謙恭的話，也許有自知之明。平心而論，文章絕非一格。人的性趣亦有宜與彼不宜于此的。這種地方我們也不必苛責笠翁了。

他認為作小說與作戲曲同一門庭，我覺得頗有討論的餘地。因為二者從來源上說雖同是雜伎，但事情根本不同，風格亦何能一致？最明顯的，戲曲是代言的，小說是紀言紀事的。為什麼中國演戲要分別生旦淨丑？是把固定的品類性格，付與戲子，要他以活動方式形容出來，示與觀衆的。

作小說時對於人物性格固然要辨清，但其責任完全在記敘者之筆尖，不是另

外付于人去扮演的。認爲小說中的人物，即等于戲曲中的脚色，這是不

對的。關漢卿作雜劇，固然分別生旦淨丑，司馬子長作列傳，何嘗胸中有

生旦淨丑之分呢？況且戲曲所重在唱，言情寫景，概以詞曲出之，而賓白

居于疏通地位，並非至要。小說所重在白，而四六及詩詞摘句等居于疏通

地位，可有可無。（最初散樂，如諸宮調重唱不重白。但說書入雜伎與

諸宮調並非同類。）如果小說就是無聲的戲曲，難道把劇本的曲子部分刪

去，把賓白聯綴起來就可以變成小說嗎？由說唱的詞話可以不甚費力地改

成說散的小說；因爲詞話中大段說白是可以憑藉的。由說唱的戲曲改成說

散的小說，必須把料白擴大加細，重新改組一下，才是小說。這可以知道

二者文體是如何的不同了。我們看笠翁的短篇小說，有時覺得用意與格局

都甚好，可是總覺得有點不足，像少點什麼是的，就是因爲神理間架都好，

而敘次描寫尙不能瑣細入微，新奇的事情，不能用平常的物理周旋回護，所以看來只覺得纖巧。這種地方，大概因為笠翁誤認小說戲曲是一件事情的緣故罷！

但是，笠翁畢竟有才，畢竟有創造的能力。他的小說雖不如馮夢龍之渾樸自然，而境界意象確乎有馮夢龍所未嘗試探的。馮夢龍小說的好處是慰貼細膩，韻足神完，但其中述古之作，有時只就本事敷衍，不能加上新生命。在笠翁的小說，是篇篇有他的新生命的。

總之，戲曲小說是笠翁平生精心得意之作。杜濬序十二樓，引他的話說：『吾於詩文非不究心，而得心應手，不敢以稗官爲末伎。』這是笠翁的創作精神。在他的著作中，閒情偶寄論詞曲是他作稗官的理論方法；見諸施行的，便是他的戲曲小說。他實在是有體有用，不是託諸空談的。拿古今人比，正如王伯安曾滌菴的理學一樣。他的戲曲小說，雖然至今還

有令我們不滿意的地方，但在當時，他能披帙自成一隊是沒有問題的。在中國近代的文學史中有了笠翁，也可以慰寂寞了。

五

現在要談談十二樓了。

十二樓是中國現存唯一完整無缺之笠翁短篇小說集。笠翁作此集，在

無聲戲之後。杜濬給他作序，在順治十五年戊戌，但成書也許更靠後一

點。此書體例，與無聲戲不同之點，便是：無聲戲每一篇小說，不分爲若

干回；雖然日本尊經閣本標回數從第一篇至第十二篇共十二回，但每回只是

一篇。十二樓是每一篇有三字標題；標題之外仍立回目，多的一篇分六回

（如拂雲樓），少的却祇一回（如奪錦樓）。無聲戲的體例是和馮夢龍三

言凌濛初初二刻拍案驚奇一樣的。十二樓的體裁，明人短篇小說集亦有其

例：如鴛鴦針卽是如此。現在看起來，是第一個體裁好一些。但在理論上講還是一樣。因爲，小說之一回，即是說話之一次。說書講通鑑書史，固然非許多次數不可；講古今瑣事亦不見得一次就說完。而且，謂次爲回是古伎藝人便如此的。水滸傳中白秀英說雙漸趕蘇卿一回記秀英唱到節次，秀英的父親說：『我兒，你且回一回。』就是說，且停一停，姑且算一回罷。元雜劇貨郎且第四折張三姑唱貨郎兒，白云編了二十四回說唱。京本通俗小說西山一窟鬼篇說：『因來臨安取選，變做十數回小說。』秀英說唱的是諸宮調；張三姑說唱的是貨郎兒。西山一窟鬼，大概是說話的稿本。三者雖在伎藝上有散樂雜伎之不同，然其所說故事皆是小說而非講史。可見話本之爲長篇短篇，是因爲所講的事情有大事小事；大事說的時間長，次數多，所以文字也長；小事說的時間較短，次數少，所以文字也較短。但分回是一樣的。分回與否，並不能看作長篇短篇的區別。十二

樓是短篇集，雖然每篇分回與三言二拍不同，這在理論上是沒有不可以的。書名十二樓的緣故，是因為每一篇故事中都有一座樓，就拿每一個故事中之樓名作為每篇的題目。命意標題，都未免纖巧。但這一點可以置之不論。現在把十二篇的題目寫出來，並加上簡單的題解：

合影樓三回

演元朝的事情，說廣東曲江縣有兩位縉紳：一個是屠觀察，一個是管提舉。二人是僚婿，但性情相反。管是『古板執拗』，屠是『跌蕩豪華』。以此相左。他們的宅第相連，中隔一牆，獨有池沼相通，兩家各有水閣東西相望。管公却因為要避內親嫌疑之故，在池子中立起石柱，石柱上鋪上石板，也砌起一帶墻垣。這樣防微杜漸，不謂不至，但兩家兒女因同時在水閣嬉戲，各從水面上認識了彼此的影子，因而隔牆細語，流水荷葉作了遞

書的使者。不久，屠公的兒子，便得了相思病了。屠公愛子情切，因託他朋友路公向管公求親。（路公爲人，不沾不滯，既非道學，亦異誕放，和僚婿兩人都和得來。）但越發激起管公之怒，被拒絕了。恰好路公有個女兒，因與屠公對親。不料兒子知道了，病勢反而增加。又懇求退婚，而路公的女兒又怨恨不已。路公爲難，遂想出一個權便法子：向管公說自己兒子尙未有室，請管公以女兒許字；及至管公允許了，又說自己女兒許過屠公之子；擇期同時婚配，請管公會親。管公眼見他的女兒和路公的女兒雙雙與屠公的兒子行禮，却不見自己的女婿。經路公說明經過，才恍然大悟。後悔也不及了。自此兩家合好，推倒中間的牆壁，將兩個水閣作了洞房，題曰『合影樓』。此篇情節，雖不出才子佳人窠臼，但關目甚屬好看，文章亦乾淨。本來，以一男一女的才子佳人爲主的小說，內容既甚簡單，只以作短篇爲宜。明清之際，人都偏要湊成二三十回的小說，

結果，節外生枝，令人討厭。像笠翁這篇小說，在才子佳人一派小說中，

算是出類拔萃的。此文開篇說治家之道，應該防微杜漸，使他授受不親，

不見可欲；不但不可露形，亦且不可露影。這是笠翁的假話。他在閒情

偶寄願養部中說：『終日不見可欲，而遇之一旦；其心之亂也十倍於常見可

欲之人。不如日在可欲中與此輩習處，則是司空見慣矣。』可見他的男

女見解，是不以在男女中間築起一帶高牆爲然的。管提舉在水面上砌的墻

垣，雖然牢實；但最後牆壁仍然被推倒了。可見儒者言防微杜漸，有時亦

防不勝防。這是笠翁的微旨。所以文中對於管提舉之主持風教，每有嘲

諷之詞。屠公是風流人，管公是迂腐人，只有路公是不沾不滯不夷不惠

的，這大概是笠翁理想的人了。

奪錦樓 一回

這篇所演的，是一種婚姻公案。說明朝正德初武昌有一個魚行經紀小江。妻邊氏，學生二女。父母醜陋，而女兒甚美。小江性情倔強，妻亦潑悍，以此夫婦不和，對於女兒的親事，二人單獨接洽，各不相謀。結果，一對女兒許了四家，四家的姓是『植錢孫李』。因此糾紛成訟。夫妻各執一詞。彼時知府係刑尊代理。把四家兒子喚來，都是醜形怪狀的，不堪匹配。恰有百姓拿了一對活鹿解送到府，遂下令舉考生童，卷上要注上已娶未娶字樣。以兩女兩鹿爲瑞標，已娶者得鹿，未娶者得妻。結果，取了一位姓袁的，一位姓郎的。又發覺郎生之文係袁生代作，遂以二女歸袁。這篇所寫祇是一幕滑稽劇，並沒有多大意思。在資治新書初集卷十三判語部有刼親大變一判，係錢小江與妻邊氏一案，詞與小說所載全同。注云：『失名。』判尾云：『各犯免供，僅存此案。』是僅作爲存案，並無懸標考秀才之事。後半大概是笠翁造出來的。他在金華

當秀才的時候，山民獲二穉虎獻於同知瞿營儒（名鳴岐，見康熙金華志卷十

一）。營儒以一虎送給笠翁。詩集有活虎行（七古）一篇，即詠此事。

稍後許宸章（檄彩）作同知，又給他娶妾曹氏。他和當道交遊，大概是受文字之知。可見瑞獸美女兩種錦標，却是笠翁自己經驗中的事了。

這篇故事中並沒有樓，『奪錦樓』之名，是硬加上去的。又全文只是一章，既沒有二回，三回，標題第一回，這也覺得不大合式。

三與樓三回

此篇寫一慳吝有心計的富翁，甚得其似。唯後半記俠客設策一段，不

免牽強造作。大意說嘉靖時四川都有富翁叫唐玉川，專買田產，不治宮

室。有高士名虞灝，字素臣，是善讀詩書，不求聞達的人。一生愛造園

亭，窮精極雅。與富翁連巷。富翁知道到素臣營造不已，力量不夠了，

必要出賣，更放下起美屋花園的心思，專等素臣出賣。果然數年之後，素臣積逋甚多，將樓房賣與他，只留了一座高樓自住：下層是接客之所，題曰『與人爲徒』；中層是讀書臨帖之所，題曰『與古爲徒』；上層是靜修之所，題曰『與天爲徒』。總額是『三與樓』。日居其中，甚覺受用。而富翁還是等着買此一樓。因素臣久之不賣，遂逼素臣取贖。素臣有好友要代出贖園亭之費，素臣婉謝之。到了六十歲上生子，因賀客盈門，置酒席虧空了，遂自動的把此樓售與富翁。朋友不服，說他巧遂了富人之願。但素臣不以爲意，以爲本人年老，將來妻子孤單，更啟其謀害之心，不如此刻賣了倒好。過了幾年，素臣果然死了。兒子發科，得了官還家。富翁因人告他窖金藏盜，遭了官司。經縣官斷結，將園亭贖回，仍歸故主。原來告狀的人是素臣生時的俠友；埋金栽賊，乃是俠客之計。按：文中虞素臣，卽是筇翁自寓。在他的詩集中有賣樓徙居舊宅七絕一首云：『茅齋

改姓屬朱門，抱取琴書過別村；自起危樓還自賣，不將蕩產累兒孫。『全集

卷七』又有賣樓長律一首云：『百年難免屬他人，賣舊何如自賣新？松

竹梅花都入券，琴書鷄犬幸隨身。壁間詩句休言值，窗外雲衣不算緡。

他日或來閒眺望，好呼舊主作佳賓。』（全集卷六）此二詩小說開篇都載

了，說是明朝一位高人爲賣樓別產而作。可見高人就是他自己。『笠翁一

生移家數次，賣樓詩不知何時所作。大概他賣樓時，也許受了富人措勒之

苦。雖然勉作達觀的話，心中却希望將來有好兒子，有好朋友，恢復了自

己的產業。他在順治十七年五十歲上才生子，文中說虞素臣是六十歲上生

子，差了十年。夏敬渠自命聖賢，小說中寫他自己是『文素臣』；笠翁自

命隱君，小說中寫自己便是『虞素臣』：這真是無獨有偶了。

夏宜樓三回

演書生瞿佶與詹小姐姻緣，以望遠鏡爲關目。託元時事。謂金華有

鄉宦詹公，女曰嫻嫻。瞿佶曾在肆上買一望遠鏡，登塔試眺。詹公家有

池塘。一日，諸侍女跳在池中洗澡，小姐出來看見了，把他們責斥一番。

佶則于塔上見之，艷小姐之色，因登門求婚。詹公示意，云不招白衣女

婿。小姐知佶才子，聞事未就，甚覺不快，方撚毫作詩，僅成四句而擱

筆，佶又在塔上看見，詳其文字，爲續成四句，託人寄示小姐。小姐因疑

佶爲神。佶已中舉人，入京會試，中二甲，不待考選而回。但同鄉登

第者，連佶在內共三人，都是求親的。詹公屬小姐拈鬮定之，不料竟拈着

了別人。小姐託言亡母入夢，說只有瞿姓者應爲婿。父不信，自于神位

前禱祝求應。所爲疏文，佶又於望遠鏡中詳其文字，屬人告知小姐。小

姐因謂母又入夢，並能背誦疏文，不差一字。父意動，遂以女歸佶。結

婚後，始知佶並無神術，先後都是鏡子的力量。細思雖係人謀，亦有天

意。因將此鏡供養在小姐住的『夏宜樓』上。此文命意太巧，因望遠鏡而想到窺人家閨閣，心術亦不正。望遠鏡明季已入中國，但以此器入小說，笠翁算是第一次了。此文開篇載採蓮歌六首，云係少時所作，十首去四。今全集卷七詩集尚載十首原文。

歸正樓 四回

此篇所敘，純是譎智。寫一盜，恃其智術以種種方法騙人財物，積得多金。但性頗豪奢，所捐者亦多。後遇一妓，因厭風塵，欲出家爲尼，此盜卽出私財買大宅第改建一庵。舊有匾，額曰『歸正』。不料燕子銜泥，竟在『正』上添一橫，成了『正』字。盜謂神明示勸，遂出家爲道士。又思作殿堂，而費無所出。遂又設詭計勸募，得數千金。造殿成，二人都成了正果。文中所記種種騙人方法，大抵是摭拾見聞，湊在一起的。

最後募緣騙富商一事，馮夢龍智囊補卷二十七有譎僧一條，方法完全相同。今將智囊補原文節錄如左：

「有僧異貌，徽商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即前疏。衆詫神異，喜施千金。後乃知塑像時因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

此事宋人說部中亦載之，馮夢龍仍是轉抄來的。筭翁曾幫人刪定夢龍談槩諸書，大概此條來源就是智囊補了。

萃雅樓三回

記明嘉靖時京師金劉二姓與一揚州權姓者私暱。共設一肆廛。市書

籍名香及花。額曰『萃雅樓』。嚴世蕃聞權之名，欲召入府中。權拒之。世蕃乃示意一內相，誘權宮之。遂出入嚴府，盡知其私事。及世蕃被劾，權盡以奏聞。上震怒，遂置極刑。權至法場，目視世蕃之死，並取其頭爲溺器以報夙怨云。此篇取材甚無謂，語意亦太儂佻。開篇虎邱看花詩，今在全集卷五。小說云詩乃覺世稗官二十年前作，則漁崇禎時所爲詩也。

拂雲樓六回

此篇出力寫一婢子，記裴七郎娶妻納妾始末，其關鍵全在韋家侍婢能紅。略云：七郎未娶時，先與韋氏有成約。後其父貪封氏粧奩之富，與封氏訂婚。封女醜陋，不愜七郎之意。後因遊湖，雨中遇韋小姐及婢能紅，大艷之。悔前約不成，懊喪殊甚。未幾，封感病死。乃求親於韋

氏。韋恨前之見棄，拒之。七郎乃覓女工俞阿媽，請其向閨中人關說。並謂小姐如不可求，情願得婢爲妻。能紅喻意，乃設法擺布，卒使韋姓意轉，以小姐適七郎，而已爲側室。因爲能紅在韋家『拂雲樓』上看見七郎的風姿，故小說取名拂雲樓。按舊式婚姻，誠然迷信的事情甚多。文中記能紅設策，以算命占夢諸說惑小姐及其父母，固於情理不悖。但其私心滔滔，爲自己留地步，亦甚明顯。何韋姓一家聽其擺佈？竟是憤憤全無知識者！欲見能紅之巧，反覺小姐太庸。不如京本通俗小說所載貴哥定哥事之妙合自然。

十卷樓二回

此篇記永樂初永嘉一士人姚氏，將婚起一樓，仙人降乩，題其匾曰『十卷』。已而迎娶，乃一石女；繼換得其妹，貌醜兼有隱疾；又換得其姊，

貌與女埒而不貞。又送還其家。自此續娶凡九次，非入門卽亡，卽因故退親。不勝寂寞之苦。過了三年，母舅某氏遊西湖，爲聘一婦至。入門識其人，卽第一次所娶之石女。相處數夕，婦因情急，下體生瘡，因之人道遂通。夫婦好合逾常。『十卷』之言亦驗。在文中雖然仍免不了織佻的字眼兒，但全篇結構緊嚴，始終不懈，實不失爲好的作品。石女因生創傷而通人道，說來雖近奇特，但就個人所聞，則吾鄉某先輩實有與姚生同樣的經過。可見這種情節，並不出於情理之外，我們不但不能以此責備笠翁，還該佩服他真有致知格物的本領。

鶴歸樓 四回

這一篇是笠翁對於男女間愛情的見解，他的意思說男女相戀之情不可發揮太過，必須加以控制然後可常可久，並且在憂患非常時期，爲培植將來的

歡愛幸福計，無妨用術行權，忍耐一時。他的戀愛觀是含蓄的，伎術的，永久的；而不是一瀉無餘的。通篇洗發此事，淋漓盡致，文章亦流利暢達，是最有意義的文字；和馮夢龍的老門生三世報恩小說比起來，可謂異曲同工。文中大意，略謂：宋政和間有僚婿二人，一名段玉初，一名郁白昌，同婚於宦尚寶家。段妻曰繞翠，郁妻曰園珠，俱是國色；而翠尤勝。段性安恬，結褵後每慮造物忌盈，與妻以惜福安窮相勉勵；郁風流多情，夫妻恩愛異常，誓不相離。是時國家多事，段郁俱奉命使異國。臨行時，郁惜別眷戀，不勝悽惻；段以冷語絕其妻，諷其再嫁，並題所居樓曰『鶴歸樓』，示不望生還之意，忽然竟去。婦大恨之。既至金，俱被羈留。段居厄處困，夷然甘之；郁則念室家不已。數年放還，郁已鬚髮皓白，視其妻，則思夫不至，已憔悴而死；段猶健旺，視妻則貌加豐，色加麗。相見詢問，妻因前隙，怨猶未已。段乃具述夙昔所以故爲寡情之故，並指八

年前羈旅中寄內詩爲證，順讀之，乃決絕之詞。試使逆讀，則皆慰藉溫存之語，以織錦回文自喻。妻意乃解。於是會親友，『重拜花堂』，『再歸錦幕』。既夕，枕席綢繆，勝新婚之好云。

此文以段郁二人代表兩個態度，甚有思致。郁大概就是『慾』字，郁自昌就是『慾自昌』。段玉初，乃『斷慾於初』耳。在這篇小說中，知道笠翁不主張殉情，他認爲愛情須用人工去栽成，扶持。這種生活態度，不是軟弱，却正是堅韌有力的。本來，笠翁是深通人情世故之人，對於男女間的情感尤其是有經驗，有研究。這從他和他的姬妾關係上可以見得出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可以教二八年華聲容美妙的喬姬玉姬死心塌地跟着他，可知其工于內媚。在全集卷三有粵游家報一首，看他對於婦女的體貼：

『……因輸權錢，稍停一二宿。不出日之四五，決抵家矣！明

知歸期不遠，而前信中迂其說者，慮爾輩望人急切，深難爲情。「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船」，皆爲早訂歸期誤之也。卽今不出四五之說，亦是我自爲政，未嘗慮及于天。不見出門之兩晝一夜乎？勿盼來人，但占風信可耳。」

拿小說中段玉初教郁自昌的話比較一下：

『……生端爭鬧者，要他不想歡娛，好過日子；題匾示訣者，要他絕了妄念，不數歸期。……這個法子，不但處患難的丈夫不可不學；就是尋常男子，或是出門作客，或是往外求名，都該用此妙法。知道出去一年，不妨倒說兩載；拿定離家一月，不可竟道三旬。出路由路，沒有拿得定的日子，寧可使他不望，忽地歸來；不可令我失期，致生疑慮！』

這是笠翁的話，借着段玉初口中說出來的。文中所寫段玉初的學問，大概就

是笠翁的學問了。

奉先樓二回

記明末浦州東流縣舒秀才妻存孤事。舒姓世世單傳。舒妻生子，時天下已亂，妻矢守節，夫勸其存孤。會族人於宗祠（奉先樓），人言皆與夫同。志遂決。未幾，婦爲流賊所獲。鼎革後，輾轉入一清將之手。生丐食覓妻子，相遇於湖湘間。婦在官船上，知爲夫，命以鐵索繫其頸。將軍後至，驗鐵索，知無他。聞係故夫，卽以子付之。生去，妻遂自縊。將軍壯其節，遣生回，竟以婦還之。舒家世不殺生，戒食牛犬，生在旅途困苦中，猶確守此戒。夫妻父子卒得團圓，亦得神默佑云。婦節行甚高，文據實敷衍，頗能傳神。至關目情節，與周亮工書戚三郎事略相似，工力亦相匹敵，不過用的文體不同而已。

生我樓四回

此篇演一家團圓事，與巧團圓同。云宋末事，似有所本，但寫的恐怕即是明末亂離的情節，而加以點綴。略謂湖廣助陽府有富翁尹氏，因起樓時生子，就名子爲樓生。子幼時失蹤，瀕老無子，乃出遊欲覓一可託者爲嗣。自書賣身文告，云有人以父事之者則屬之。至松江，一後生如約買之，執子禮甚恭。時元兵深入，父子急歸。舟至漢口，子云夙所聘婦在此，將尋之。既別，登陸，時亂兵擄民間婦女，封置布袋中，列肆售之。子買婦，乃得一老嫗，遂母之。嫗爲言同難中有一女絕麗，袖藏一玉尺可驗，屬再買之。子如言，得之，即所聘婦，玉尺乃當年媒定之物也。相與買舟至助陽，恰遇尹翁，而嫗即尹翁之婦。至家，子登樓，識其物色，而子即當年所失之子。其事甚巧。文中所記買父母一節，尤屬奇僻。

但聊齋菱角篇亦有此事。一個天性篤厚的人在伶仃孤苦的時候，或者能有此痴心，亦未可知。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二十四一家完聚條，記浙東人家事，與此篇相似。文云：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六，爲杭鎮撥什庫所得，鬻於銀工，堅不肯從。杭人郭宗臣朱膽生尙御公者，剝義釀金以贖難民。

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卽其夫也。

翌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其姑也。有兩翁覓其妻踉蹌至門，卽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蓋將

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云。……』

有人引此條以爲卽巧團圓所本。但細察並不盡同，似非笠翁所本。因爲上禎所記此條，比巧團圓生我樓還巧。笠翁是好奇的人，如本此事作稗官，斷無改換情節使趨于簡單之理。當明季亂時，骨肉相失者固多，卽離

而復聚，湊巧的亦必不少，決不止池北偶談所載的一件事。笠翁偶拈一事爲題，雖家人巧遇相同，却不必說定是此事。至於口袋裝人出賣的話，却是當時實情。如嚴思菴所記揚州蔣老娶京師妓女羅小鳳事（文據香艷叢書二集卷一所載）：

『……已而大兵渡江，軍中不許攜帶婦女，限三日賣諸民間。諸披甲以買主揀擇，致價不均，各以巨囊盛諸婦女，固結囊口，負至通衢，插標於囊上，求售甚急。……一披甲欲賣去囊中人，三日不售，怒而欲投之江。同伍力阻之，曰：「蔣蠻子勞苦無妻，曷以賞之？」……』

於此可以知道國破家亡之時，人民遭遇之慘，無奇不有。笠翁此篇與上篇奉先樓，都根據耳目所見聞的寫的。雖然是小說，亦當時社會史料之一角也。

聞過樓三回

這一篇是十二樓之最後一篇，與上篇三與樓同是笠翁的自寓，其追懷往事夢想將來也是一樣的；而此篇格調清新，尤覺空靈可愛。不但入話一段純爲自敘，卽正傳顧某故事，亦是華嚴樓閣，憑空蹴起的，其實完全說的是自己。略謂：明嘉靖間常州宜興有林下太史姓殷，其中表曰顧某，爲人恬淡寡營，是隱逸一流，因塢屋不利，遂絕意進取。然太史與諸鄉宦皆重之，樂與往還。某以酬酢不勝其煩，自結茅屋於鄉曲，移居之。衆知之而無可如何。殷太史以不復聞某規戒之言，念之尤切，至題其樓曰『聞過』，志嚮慕之誠。久之，衆人均不勝索居之苦，乃相與設計，謀之縣令，先迫之爲椽吏，以行賂得免。屬人僞爲盜劫之，幾罄所有。又誣其誦匪窩賊，驅入城拘審。稍近城門，一小村落，則衆鄉宦皆候於此，

屬其暫寓村中，將爲分解。呆叟從之，諸鄉宦者皆先後別去。已而，縣役至，返其前賄；頃之，盜至，返其劫貨；又頃之，縣令至，致敬禮而去。呆叟大疑惑。既夕，諸公携酒至，爲述始末，始知前後遭遇皆衆人相召之計。其莊園卽縣令與衆人預爲呆叟置之者。呆叟感其意，遂移家近郊。太史亦置別業於近側，時與呆叟談讌云。

我們稍知笠翁生平，便知道這一篇小說是笠翁自己的夢。他一生搬家數次：早遊吳中，由吳中回金華原籍。（讀此小說入話，似返浙爲避流寇之亂。）在金華住十來年，鼎革後又搬到杭州。在杭州住了十年，又移家至南京。最後又由南京返湖上。此文入話，自稱『余生半百之年』；順治十七年庚子 笠翁年五十，此時已寓金陵。大概這篇小說是初到南京後作的。（杜濬的序雖署順治十五年戊戌，預先作序，也是常有的事。）他的遭際，在原籍時很不壞。他性喜幽尙，有亭園之好，而此時即有伊園別

業。在他的詩集中，有『擬構伊山別業未遂』一題（全集六）；大概最初有志修造而爲力量所限。但不久居然成功了。考笠翁造伊園，正是他居金華郡齋之時。（全集七有詩序云：郡齋有花數種，余歸葺舍，灌溉無人，皆先後枯死，唯芍藥尚有生機，移歸志喜。）大概給他出貲修造的，就是金華同知許宸章。讀他的伊園雜詠詩（全集卷七五絕），知此園雖小小規模，亦有勝概。所以，他此時非常滿意，形之歌詠：在詩集中有『伊山別業成寄同社』詩五首，（全集卷六七律）有『伊園十便』詩十首，有『伊園十二宜』十二首（並全集卷七七絕）。又有『山居雜詠』五首（全集卷五五律）：都是這個時候作的。他的古體詩都不好，近體亦近率易，但這些詩都是安閒春容的。可見當時意趣之佳。但笠翁這種安適恬淡的生活並不能長久。到了鼎革之後，他一時失其所依，不得已移到杭州。住杭十年，甚不得意。因爲受不了營債及其他債務之累，又跑到了金陵。此時

正是促促不甯的時候，想起先年個人生活遭遇，自然免不了要感慨思慕。在此篇入話中所引的詩，都是當時爲伊園作的，可以知道笠翁此時對於陳跡是如何繫戀？所以我說：這是笠翁的舊夢。但舊夢之外，還有新夢。因爲過去的事，空想是無益的了，人的性情，於懷舊之外，還是盼望將來。笠翁此時，便是盼望再有一般鄉紳大老幫他的忙；對於他的居住生活問題，重新解決一下。這話不是揣測，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下面就集中所載，略指出數條，作爲說話的根據：

笠翁移居金陵之後，第一感到切要的，自然是居住問題。在一家言全集卷三與東趙聲伯書云：

『日暮途窮，料無首丘之口，欲得數椽小屋，老於此邦。顧不欲近市，市太喧；不欲居鄉，居鄉有暴客之警。非喧非寂間，幸吐尊伴爲羈人留意。』

他的理想的住所如此，這和開過樓中殷太史給呆叟置的村落，「近城數里之外，樸素之中又帶儒雅，恰好是儒者爲農的去處」，條件恰好相合。他的芥子園金陵別業，地近長干，大概也在不喧不寂之間。金陵別業是否卽趙聲伯代爲物色的，或是別人幫忙，現在不能考證了。

笠翁是游蕩江湖，沒有恆產的人，所以，他的莊園之興，時時流露。他于康熙六年入秦，所得甚豐，寄家人詩，便有「不足營三窟，唯堪置一丘」之句。當他六十餘歲寓金陵的時候，龔芝麓由京師給他來信，云將購「市隱園」，與笠翁結隣。他歡喜的了不得，立成四絕奉寄，以速其成，詞甚卑屈（全集卷七）。並與芝麓書述此事云：

「聞購市隱園，預爲「太傅」糜棋之所，與予小子衡門咫尺，使得曳杖追隨，甚盛事也。而漁之所幸，不獨在廡慵春，可時受「臯伯通」照拂，且以生平鋼疾，住在烟霞竹石間，……泉石經綸，綽

有餘裕。……茲聞「裴公」將闢「綠野」，去隱人遺軸，不數武而遙。「公輸」在旁徒使袖手而觀匠作，大非人情，矧出知人善任之主人翁乎？是向託空言者，今可見之實事。……」（全集

卷三）

此時笠翁尚寓金陵。觀書中去衡門咫尺之語，大概龔芝麓擬置之市隱園，地點也就在金陵。芝麓待笠翁很好，所以笠翁聞知此信甚喜，立促其實現。信中提及遊秦遊閩，又說到閒情偶寄，並有擬入都之語。考笠翁遊閩在康熙九年庚戌，閒情偶寄於康熙十年辛亥成書。是笠翁寫此信時，當在康熙十年後及十二年癸丑入都之前，去順治十五年戊戌十二樓出書，已經相隔十餘年。但與龔芝麓結隣之願，與小說中殷太史與呆叟結隣事亦互相映射。笠翁雖不能將後日事寫入小說，但至少可以證明他平素有這樣的心願。

康熙十三年甲寅，篁翁遊杭。回到金陵以後，又與徐電發信，請其向

當道說話。全集卷三載此書云：

『歸舟日把新篇與柳村棠村二帙，更翻快讀，意不知爲路幾何，爲日幾何，而已忽抵金陵矣。……吾鄉寇警漸疏，此地妖氛轉熾。

弟欲歸依「劉表」，未審費東翁及在上諸當路，肯復授一廛而爲氓否？」

這也是求人代置莊園的信。此書不記年月，但考起來應當是康熙十三年甲寅。因爲書中提及柳村詞。柳村詞是錢塘知縣梁治涓（允植，眞定人）作的。篁翁遊杭時，治涓出所著柳村詞屬篁翁選定，篁翁因作詩贈之。

事正在康熙甲寅。（全集卷六有贈梁治涓詩。詩序不出年月。但贈梁

詩次贈臬憲郭生洲詩之後。贈郭詩序云：『甲寅復至武林。』按：郭生

洲即郭之培。康熙十二年十三年任浙江按察使。梁允植任錢塘知縣凡八

年，自康熙十一年起至十九年始離任——並據杭州府志——，與郭生洲同時相值。康熙甲寅春耿精忠反，浙江戒嚴。笠翁以秋至武林，故贈梁詩贈郭詩均有『傳檄』『羽書』之語。則晤二人贈詩，均在甲寅秋無疑。〕徐電發是江蘇吳江人，此時館於杭州。笠翁在杭州贈徐詩有『西湖近有蓮花幕』及『更喜主人能和客，新詞日競紫毫鏗』之句（卷六）。似電發即客梁治涓署中。笠翁返金陵後與電發書述途中事，即有舟中讀柳村詞之語。則梁之贈柳村詞與笠翁之與徐書云舟中讀柳村詞，前後一事。與徐書亦當在康熙甲寅無疑。是年，耿精忠反，與鄭經連絡，大兵進勦，浙江官吏供不應不遑，南京亦風聲鶴淚。笠翁大概鑒於順治十六年鄭成功犯瓜州江甯之事，欲回杭州，所以給徐電發書有『欲歸依劉表』之語。明年乙卯，笠翁送兩兒回浙應試，歸志益決。又遲了一年，至康熙十六年丁巳，便正式由南京遷回杭州。笠翁的目的於短期間真達到了。

笠翁湖上買山，自稱是『浙中當道維持之力』，大概給徐電發這封信很有關係。丁巳卜居後，因構造層園，又與都門故人書，以『修葺未終，不能釋手』爲詞，請其向京師貴交關說，各助以力（卷三上都門故人書）。可見笠翁關於居處莊園問題，自壯至老無一次不需人之助，無一時不望人之助。聞過樓小說便是笠翁理想的遭遇。他希望他所結交的朋友待他，如殷太史和諸位鄉宦待顧杲叟一樣，他所遇的地方官，是小說中常州府宜興縣的地方官。這篇小說雖然是順治末年作的；但十幾年前的伊園，眼前的芥子園，二十年後的層園，都是宜興縣城外小村落的變相。我們認識了聞過樓中的顧杲叟，便認識了笠翁了。

以上十二篇小說，除歸正樓由館僱剪裁而成外，合影樓笠翁自稱是出于抄本未刻的胡氏筆談（書未見，遍檢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亦無此事。且筆叢刻於明朝，此言未刻，其非應麟書無疑）；鶴歸樓自稱出于段氏家乘中

的鶴歸樓記：這兩書都未見過。其餘或者記當時見聞，或者是憑空結撰，或者是自寓。以文而論，差不多都是冥冥獨造，不拾他人牙慧的。他的風格縱然不如馮夢龍之落落大方，亦決不至於猥瑣庸沓。雖然在他的小說中，有時因關目新奇而近於纖巧；有時好用些儂薄字眼；但終不能掩其意境之清新與文章之流利。我們看他的小說，真覺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風趣，絕無重複相似的毛病；這是他人趕不上的。清初比較著名的短篇小說集子如五色石八洞天，也是欲以嶄新奇巧見長，但因為思路才氣太平凡之故，結果是些無生氣的東西。說到清朝的短篇小說，除了笠翁外，真是沒有第二人了。

十二樓是中國唯一完整的笠翁短篇小說集。坊本刪節甚多。此次亞東圖書館印行此書，是以最初消閑居本校通行本而後付印的。所以，其本之善，也如紅樓夢西遊記諸書一樣，是勿庸我介紹的。至於說到這篇序的

話，真令我慚愧無地！胡鑑初汪原放先生等託適之先生命我作序，在去年

八九月間因為我因循冗雜的緣故，幾次想作作不成，差不多令他們等了一年的光景，直至今日，才勉強湊成此文，這實在太對不住了。從前趙秋谷和

王漁洋鬧警拘，據說就是因為趙先生請王先生作他的詩集觀海集序，王先生老是不作的緣故。我的文字不好，不配比王漁洋；更不應當攔起來不作，

放了這些日子。鑑初原放等都是有雅量的人，或者能夠寬恕我，不至如趙

秋谷之發脾氣？如果如此，在我實在是便宜的。至於我這篇序，作的並

不好。對於筌翁事蹟，雖然在眼前個人知道的範圍之內，很想盡力考核，

但因為前人關於筌翁的記載不多與個人讀書太少之故，沒有弄到好處。文

章也因為握筆的時間久了，體不純粹；風華也欠講究，沒有余澹心杜于皇的

靈巧筆墨；想起筌翁的朋友們給他作的序，我是望塵莫及的。這是文學天

分天低的緣故，沒有法子。再者，文中批評筌翁作品的地方，也未必盡能

中肯，照見毫髮。這一點，我要聲明：我壓根兒不是文學家或文學批評家。我之爲文，乃是想把古作家之性情事蹟以及遭逢的身世，把古作家的著作內容與時代社會以及個人的關係加以考核整理，作一個近于事實的報告，這樣貢獻給近代研究文學的人或者作文學批評的人，幫助他們的鑒賞或品題。只是如此，並沒有月旦古人的野心。如果一位考證家批評我的考證方法不密，或者考證的結果有錯誤，我實在感激。如果蒙不棄的話，我願意登門謝罪，奉贄北面爲弟子。如果一位文學批評家拋開考證不管，以他的品評古人見解，挑剔我的文字或者偶然涉及批評的一部分文字，我只有唯唯諾諾，敬謝不敏的。因爲，區區丐食長安，並沒有開『文學批評』的舖子，一位陌生的顧客來到門首責備我貨架子上沒有文學批評，或者文學批評的貨不好：這讓我在櫃臺旁邊無法答對的，實在是無法答對呀！舖子之論，昔侍陳援菴先生坐，爲開斯喻，不覺欣然。現在偷取，嵌入本文裏

邊，作爲此片的結束。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孫楷第書。

原序

覺道人山居稽古，得樓之事類凡十有二，其說咸可喜。推而廣之，於勸懲不無助。於是新編十二樓復裒然成書。手以視余，且屬言其端。余披閱一過，喟然嘆覺道人之用心不同於恆人也。

蓋自說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猥褻鄙靡，無所不至，爲世道人心之患者無論矣，即或志存扶值，而才不足以達其辭，趣不足以輔其理，塊然幽悶，使觀者恐臥而聽者反走，則天地間又安用此無味之腐談哉！今是編以通俗語言鼓吹經傳，以入情啼笑接引頑痴，殆老泉所謂「蘇張無其心，而龍比無其術」者歟？

夫妙解連環，而要之不詭於大道，卽施羅二子，斯秘未覩，况其下者

乎？

語云：『爲善如登。』笠道人將以是編借一世人結歡喜緣，相與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樓也。使人忽忽忘爲善之難而賀登天之易，厥功偉矣！

道人嘗語余云：『吾於詩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終不敢以小說爲末技。』嗟乎！詩文之名誠美矣，顧今之爲詩文者，豈詩文哉？是曾不若吹篪蹴鞠而可以傲人神之藝乎？吾謂與其以詩文造業，何如以小說造福；與其以詩文貽笑，何如以小說名家！

昔李伯時工繪事，而好畫馬，曇秀師呵之，使畫大士。今笠道人之小說，固畫大士者也。吾願從此益爲之不倦。雖四禪天不難到，豈第十二樓哉！

鍾離容水題於茶恩閣。

校讀後記

我們計劃着要整理翻印的小說，戲劇，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地位的，還不少。這部李漁著的十二樓還是七年前排成的。此次承孫楷第先生於百忙中爲這書做了一篇長序，我們方才有印行的機會，非常感謝！

這書原名覺世十二樓，又名十二樓。我們取其簡單，現在決意用了後面的一個名字。

我們在手點讀這書之先，仍本着一向的目標，希望先搜集許多本子，用比較的方法，取一個最好的版本做底本，但結果我們只找着兩種坊間的小本子：一種是有繪圖的鉛印本，一種是無繪圖的石印本。

我們曾把這兩種本子仔細的校讀了一遍，覺得這兩個本子大體相同，不

過石印不裏的錯處實比鉛印本稍少。 例如：

路公道：『只因府上的家範過於嚴謹，使男子婦人不得見面，所以鬱出病來。 別樣的病只害得自己一個，不想令愛的尊恙與時災疫

症一般，一家過到一家，蔓延不已。起先過與他，後來又過與小女，幾乎把三條性命斷送一時！小弟要救小女，只得預先救他；既要救他，又只得先救令愛。所以把三個病人合來住在一處，纔好用藥調理。這就是聯姻締好的緣故。老親翁不問也不好直說出來。』

提聽了，一發驚詫不已，就把自已坐的交椅一步一步挪近前來，就着路公，好等他說明就裏。路公怕他不服，索性說個盡情，就把劉影鍾情不肯別就的始末，一原二故，細說出來；氣得他面如土色，不住的咒罵女兒。路公道：『姻緣所在，非人力之所能爲。』

究竟令愛守貞不肯失節，也還是家教使然。如今業已成親！也算做既往不咎了，還要怪他做甚麼？」提舉道：「這等看來，都是小弟治家不嚴，以致如此！空講一生道學，不曾做得個完人！快取酒來，先罰我三杯，然後上席。」路公道：「這也怪不得親翁。從來的家法，只能癩形，不能癩影。這是兩個影子做出事來，與身子無涉，那裏管得許多？從今以後，也好使治家的人知道這番公案，連影子也要隄防，沒有露形之事了。」又對觀察道：「你兩個的是非曲直畢竟要歸重一邊；若還府上的家教也與貴連襟一般，使令郎有所畏懼，不敢胡行，這樁詫事就斷然沒有了。究竟是你害他，不是他累你；不要因令公郎得了便宜，倒說風流的是，道學的不是，把是非曲直顛倒過來，使人喜風流而惡道學，壞先輩之典型。」取酒過來，罰你三巨擘以服貴連襟之心，然後坐

席。』觀察道：『講得有理。受罰無辭。』一連飲了三杯，就作揖陪個不是，方纔就席飲酒，盡歡而散。從此以後，兩家釋了芥蒂，相好如初。過到後來，依舊把兩院并爲一宅……（合影

樓第三回三十二——三十四面）

這一大段裏，有雙圈的文字，鉛印本都排在『過到後來，依舊把兩院并爲一宅』之後，簡直讀不下去，自然是一種很要不得的大錯誤。近兩百字的一段文字，應該是在前面的，怎麼會排在後面？這種錯誤得可怕的書，叫人讀了，實在太傷腦筋！

我們既然發現鉛印本裏有這樣的一種可怕的大錯處，所以認定鉛印本實在還不如石印本。我們根據過去的一點小小的經驗，從來要認定一個比較好的本子做底本，再用別本互校，這個方法，往往可以把大錯和小錯都很謹慎的校勘出來。現在這個本子便是用石印本作底本，再用鉛印本互校成功

的。兩個本子互校起來，小錯的地方，實在也不少，這裏不用再說，單看上面的一個例子，也該相信我們現在印行的這個本子，比較的是可靠的。

如果校閱上不免還有忽略的地方，以及校對方面不免也偶有錯誤，請讀者不吝指教為幸。

汪協如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十二樓總目錄：——

- (1) 十二樓序 ····· 孫楷第
- (2) 十二樓原序 ····· 鐘離潛水
- (3) 校讀後記 ····· 汪協如
- (4) 目錄 ····· 十二篇(短篇分回)
- (5) 正書 ····· 短篇小說十二篇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十二樓目錄

合影樓

第一回

防奸盜刻意藏形

起情氛無心露影

第二回

受罵翁代圖好事

被棄女錯害相思

第三回

墮巧計愛女嫁媒人

湊奇緣媒人賠愛女

奪錦樓

第一回

生二女連吃四家茶

娶雙妻反合孤戀命

三與樓

五九

三七

第一回 造園亭未成先賣……………圖產業欲取姑子

第二回 不窩不盜忽致奇賊……………連產連人願歸舊主

第三回 老俠士設計處貪人……………賢令君留心折疑獄

夏宜樓

……………九一

第一回 浴荷池女伴肆頑皮……………慕花容仙郎馳遠目

第二回 冒神仙才郎不測……………斷詩句造物留情

第三回 賺奇緣新詩半首……………原妙謊密疏一篇

歸正樓

……………一二七

第一回 發利市財食兼收……………恃精詳金銀兩失

第二回 歛衆怨惡貫將盈……………散多金善心陡發

第三回 顯神機字添一畫……………施妙術殿起雙層

第四回 微天幸拐子成功……………墮人謀檀那得福

萃雅樓

……………一七一

第一回 賣花郎不賣後庭花……………買貨人慣買無錢貨

第二回 保後件失去前件……………結恩人遇着仇人

第三回 權貴失便宜棄頭顱而換卵……………閹人圖報復遺尿溺以酬涎

拂雲樓

……………二〇五

第一回 洗脂粉嬌女增嬌……………弄娉婷醜妻出醜

第二回 溫舊好數致殷勤……………失新歡三遭叱辱

第三回 破疑人片言成二美……………癡情客一跪得雙嬌

第四回 圖私事設計賺高堂……………假公言謀差相佳婿

第五回 未嫁夫先施號令……………防失事而其遵依

第六回 弄巧生疑假夢變爲真夢……………移奸作藎虧人改作完人

十卷樓……………二六三

第一回 不糊塗醉仙題額……………難擺佈快婿完姻

第二回 逞雄威檀郎施毒手……………忍奇痛石女破天荒

鶴歸樓……………二八五

第一回 安恬退反致高科……………忌風流偏來絕色

第二回 帝王吃臣子之醋……………閨房罷枕席之歡

第三回 死別勝生離從容示訣……………遠歸當新娶忽地成空

第四回 親姊妹迴別榮枯……………舊夫妻新諧伉儷

奉先樓

………三三三三

第一回 因逃難詔婦生兒……………爲全孤勸妻失節

第二回 幾條鐵索救殘生……………一道麻繩完骨肉

生我樓

………三五五

第一回 破常戒造屋生兒……………插奇標賣身作父

第二回 十兩奉嚴親本錢有限……………萬金酬孝子利息無窮

第三回 爲購紅顏來自髮……………因留慈母得嬌妻

第四回 驗子有奇方一枚獨卵……………認家無別號半座危樓

聞過樓

.....三八七

第一回

棄儒冠白鬚招隱

避紗帽綠野娛情

第二回

納諫翁題樓懷益友

遭摧客障而避良朋

第三回

魔星將退三椿好事齊來

謎局已成一片隱衷纔露

十二樓

覺世稗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合影樓

第一回 防奸盜刻意藏形 起情氛無心露影

世間欲斷鍾情路，男女分開住，掘條深塹在中間，使他終身不度是非關。

塹深又怕能生事，水滿情偏熾，綠波慣會做紅娘，不見御溝流出墨痕香？

——右調虞美人——

這首詞是說天地間越禮犯分之事件可以消除，獨有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歡之誼，只除非禁於未發之先。若到那男子婦人動了念頭之後，莫道

家法無所施，官威不能攝，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誅夷之詔，閻羅天子出了緝獲的牌，山川草木盡作刀兵，日月星辰皆爲矢石，他總是拚了一死定要去遂心了願，覺得此願不就活了幾千歲然後飛昇究竟是個鰥寡神仙，此心一遂就死上一萬年不得轉世也還是個風流鬼魅。到了這怨生慕死的地步，你說還有甚麼法則可以防禦得他？所以懲奸遏慾之事定要行在未發之先。未發之先又沒有別樣禁法，只是要嚴分內外，重別嫌疑，使男女不相親近而已。

儒書云：『男女授受不親』；道書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這兩句話極講得周密。男子與婦人親手遞一件東西，或是相見一面，他是他，我自我，有何關礙，這等防得森嚴？要曉得古聖先賢也是有情有欲的人，都曾經歷過來，知道一見了面，一沾了手，就要把無意之事認作有心，不容你自家做主，要顛倒錯亂起來。譬如婦人取一件東西遞與男子，過手的時節，或高或下，或重或輕，總是出於無意。當不得那接手的人常要畫蛇添

足，輕的說他故示溫柔，重的說他有心戲謔，高的說他提心在手，何異舉案齊眉，下的說他借物丟情，不當拋球擲果；想到此處，就不好辜負其意，也要弄些手勢答他。焉知那位婦人不肯將錯就錯？這本風流戲文就從這件東西上做起了。

至於男女相見，那種眉眼招災聲音起禍的利害也是如此，所以只是不見不親的爲妙。不信，但引兩對古人做箇證驗。李藥師所得的紅拂妓，當初關在楊越公府中，何曾知道男子面黃面白？崔千牛所盜的紅綉女，立在郭令公身畔，何曾對着男子說短說長？只爲家主公要賣弄豪華，把兩箇得意侍兒與男子見得一面，不想他五箇指頭一雙眼孔就會說起話來。乃至機心一動，任你銅牆鐵壁，也禁他不住，私奔的私奔出去，竊負的竊負而逃。若還守了這兩句格言，使他『授受不親』，『不見可欲』，那有這般不幸之事。

我今日這回小說總是要使齊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漸，非但不可露形，而且不可露影，不是單闌風情，又替才子佳人開出一條相思路也。

元朝至正年間，廣東韶州府曲江縣有兩箇開住的縉紳：一姓屠，一姓管。姓屠的由黃甲起家，官至觀察之職；姓管的由鄉貢起家，官至提舉之職。他兩箇是一門之婿，只因內族無子，先後贅在家中，才情學術都是一般，只有性趣各別。管提舉古板執拗，是箇道學先生；屠觀察跌蕩豪華，是箇風流才子。兩位夫人的性格起先原是一般，只因各適所天，受了刑于之化，也漸漸的相背起來。聽過道學的就怕說風情，說慣風情的又厭聞道學。這一對連襟，兩箇姊妹，雖是的親瓜葛，只因好尚不同，互相貶駁，日復一日，就并做仇家敵國一般。起先還是同居，到了岳父岳母死後，就把一宅分爲兩院，凡是界限之處都築起高牆，使彼此不能相見。獨是後園

之中有兩座水閣，一座面西的是屠觀察所得，一座面東的是管提舉所得，中間隔着水池，正合着唐詩二句：

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

陸地上的界限都好設立牆垣，獨有這深水之中，下不得石脚，通是上連下隔的。論起理來，盈盈一水也當得過黃河天塹。當不得管提舉多心，還怕這位姨夫要在隔水間花之處窺視他的姬妾，就不惜工費，在水底下立了石柱，水面上架了石板，也砌起一帶牆垣，分了彼此，使彼眼光不能相射。從此以後，這兩分人家，莫說男子與婦人終年不得謀面，就是男子與男子也會不上一兩遭。

却說屠觀察生有一子，名曰珍生；管提舉生有一女，名曰玉娟。玉娟長珍生半歲。兩人的面貌竟似一副印板印下來的，只因兩位母親原是同胞

姊妹，面容骨格相去不遠；又且嬌媚異常。這兩箇孩子又能各肖其母，在襁褓的時節還是同居，辨不出誰珍誰玉。有時屠夫人把玉娟認做兒子，抱在懷中餵奶；有時管夫人把珍生認做女兒，摟在身邊睡覺。後來竟習以為常，兩母兩兒互相乳育。有詩經兩句道得好：『螟蛉有子，式穀似之。』從來孩子的面貌多肖乳娘，總是脈脈相連的原故。

同居之際，兩箇都是孩子，沒有知識，面貌像與不像，他也不得而知；直到分居析產之後，垂髫總角之時，聽見人說，才有些疑心，要把兩副面容合來印證一印證，以驗人言之確否。却又咫尺之間分了天南地北，這兩副面貌印證不成了。

再過幾年，他兩人的心事就不謀而合，時常對着鏡子賞鑒自家的面容，只管嘖嘖嘆羨道：『我這樣人物，只說是天下無雙，人間少二的了，難道還有第二箇人趕得我上不成？』

他們這番念頭還有一片相忌之心，並不會有相憐之意；即使九分相合，畢竟有一分相歧，好不到這般地步，畢竟我獨擅其美。那裏知道相忌之中就埋下了相憐之意，直到後面做出一本風流戲來？

玉娟是箇女子，雖有其心，不好過門求見。珍生是箇男子，心上思量

道：『大人不相合，與我們孩子無干，便時常過去走走，也不失親親之義。

姨娘可見，表妹獨不可見乎？』就忽然破起格來，竟走過去拜謁。那裏

知道這位姨翁預先立了禁約，却像知道的一般，竟寫幾行大字貼在廳後道：

凡係內親勿進內室。本衙止別男婦，不問親疎。各宜體諒。

珍生見了，就立住脚跟，不敢進去，只好對了管公請姨姑娘表妹出來拜見。

管公單請夫人見了一面，連小姐兩字絕不提。及至珍生再請，他又假示

龍鍾，茫然不答。珍生默喻其意，就不敢固請，坐了一會，即便告辭。

既去之後，管夫人問道：『兩姨姊妹，分屬表親，原有可見之理；爲甚

『應該拒絕他？』管公道：『夫人有所不知；「男女授受不親」，這句話頭單爲至親而設。若還是陌路之人，他何由進我的門，何由入我的室？既不進門入室，又何須分別嫌疑？單爲礙了親情不便拒絕，所以有穿房入戶之事。這分別嫌疑的禮數就因此而起。別樣的瓜葛，親者自親，疎者自疎，皆有一定之理；獨有兩姨之子，姑舅之兒，這種親情，最難分別：說他不是兄妹，又係一人所出，似有一體之情；說他竟是兄妹，又屬兩姓之人，並無同胞之義。因在似親似疎之間，古人委決不下，不曾註有定儀，所以涇渭難分，彼此互見，以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將出來。歷觀野史傳奇，兒女私情，大半出於中表，皆因做父母的沒有真知灼見，竟把他當了兄妹，穿房入戶，難以隄防，所以混亂至此。我乃主持風教的人，豈可不加辨別，仍蹈世俗之陋規乎？』夫人聽了，點頭不已，說他講得極是。

從此以後，珍生斷了痴想，玉娟絕了妄念，知道家人的言語印證不來，

隨他像也得，不像也得，醜似我也得，好似我也得，一總不去討論他。

忽然有一日，也是機緣湊巧，該當遇合，岸上不能相會，竟把兩箇影子放在碧波裏面印證起來。有一首現成絕句，就是當年的情景。其詩云：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併作南

來一味涼。

時當中夏，暑氣困人，這一男一女，不謀而合，都到水閣上納涼。只

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把兩座樓臺的影子明明白白倒豎在水中。玉娟小

姐定睛一看，忽然驚訝起來，道：『爲甚麼我的影子倒丟在他家？形影相

離，大是不祥之兆。』疑惑一會，方纔轉了念頭，知道這箇影子就是平日

想念的人：『只因科頭而坐，頭上沒有方巾，與我輩婦人一樣，又且面貌相

同，故此疑他作我。』想到此處，方纔要印證起來，果然一線不差，竟是

自己的模樣。既不能獨擅其美，就未免要同病相憐，漸漸有個怨恨爺娘不

該拒絕親人之意。

却說珍生倚欄而坐，忽然看見對岸的影子，不覺驚喜欲狂，凝眸細認一番，纔知道人言不謬。風流才子的公郎比不得道學先生的令愛，意氣多而涵養少，那些童面習之學問等不到第二次就要試驗出來，輕輕的喚道：『你就是玉娟姐姐麼？好一副面容！果然與我一樣。爲什麼不合在一處做了夫妻？』說話的時節又把一雙玉臂對着水中却像要撈起影子拿來受用的一般。玉娟聽了此言，看了此狀，那點親愛之心愈加歡動起來，也想要答他一句，回他一手，當不得家法森嚴，踰規越檢的話從來不曾講過，背禮犯法之事從來不曾做過，未免有些礙手礙口，只好把滿腹衷情付之一笑而已。

屠珍生的風流訣竅是有傳授的；但凡調戲婦人，不問他肯不肯，只看他笑不笑；只消朱唇一裂，就是好音；這副同心帶兒已結在影子裏面了。

從此以後，這一男一女，日思想納涼，時時要來避暑，又不許丫環伏侍，作伴追隨，總是孤憑畫閣，獨倚雕欄，好對着影子說話。大約珍生的話多，玉娟的話少，只把小語傳情，使他不言而喻。只怕說出話來被爺娘聽見，不但受鞭笞之苦，亦且有性命之憂。

這是第一回。單說他兩箇影子相會之初虛空摹擬的情節。但不知見形之後，實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受罵翁代圖好事 被棄女錯害相思

却說珍生與玉娟自從相遇之後，終日在影子裏盤桓，只可恨隔了危牆，不能勾見面。偶然有一日，玉娟因睡魔纏擾，起得稍遲，盥櫛起來，已是巳牌時候，走到水閣上去，不見珍生的影子，只說他等我不來，走到別處去了；誰想回頭一看，那箇影子忽然變了真形，立在他玉體之後，張開兩手，

竟要來摟抱他。這是什麼緣故？只爲珍生蓄了偷香之念，乘他未至，預先赴水過來，藏在隱僻之處，等他一到就鑽出來下手。

玉娟是箇胆小的人，要說句私情話兒尚且怕人聽見，豈有青天白日對了男子做那不尷不尬的事沒有人捉姦之理？就大叫一聲『阿呀』，如飛避了進去，一連三五日不敢到水閣上去。看官，要曉得這番舉動還是提舉公家法森嚴，閨門謹飭的效驗，不然，就有真贖實犯的事做將出來，這段姦情不但在影似之間而已了。

珍生見他喊避，也吃了一大驚，翻身跳入水中，踉蹌而去。

玉娟那番光景，一來出於倉皇，二來迫於畏懼，原不是有心拒絕他；過了幾時，未免有些懊悔，就草下一幅詩牋藏在花瓣之內，又取一張荷葉做了郵筒，使他人水不濡；張見珍生的影子就丟下水去，道：『那邊的人兒好生接了花瓣。』珍生聽見，驚喜欲狂，連忙走下樓去拾起來一看，却是一首

七言絕句。其詩云：

綠波搖漾最關情，何事虛無變有形？非是避花偏就影，只愁花

動上金鈴。

珍生見了，喜出望外，也和他一首，放在碧筒之上寄過去，道：

惜春雖愛影橫斜，到底如看夢裏花。但得冰肌親玉骨，莫將修

短問韶華。

玉娟看了此詩，知道他色膽如天，不顧生死，少不得還要過來，終有一場奇禍；又取一幅花牋，寫了幾行小字去禁止他道：

初到止於驚避，再來未卜存亡。吾翁不類若翁，吾死同於汝

死。戒之！慎之！

珍生見他回得決裂，不敢再爲挑逗之詞，但寫幾句懇切話兒以訂婚姻之

約。其字云：

家範固嚴，杞憂亦甚。既杜桑間之約，當從冰上之言。所慮

吳越相銜，朱陳難合，尙俟徐覘動靜，巧覓機緣。但求一字之

貞，如矢終身之義。

玉娟得此，放下了愁腸，又且合他本念，就把婚姻之事一口應承，覆他幾句道：

既刪鄭衛，當續關雎。願深寤寐之求，勿惜參差之采。此身

有屬，之死靡他。倘背厥盟，有如皎日！

珍生覽畢，欣慰異常。從此以後，終日在影中間答，形外追隨，沒有
一日不做幾首情詩；做詩的題目總不離一箇影字；未及半年，珍生竟把唱和
的詩稿彙成一帙，題曰『合影編』，放在案頭。被父母看見，知道這公郎
是個才子，不惟善讀父書，亦且能成母志，倒歡喜不過，要替他成就姻緣，
只是逆料那箇迂儒斷不肯成人之美。

管提舉有個鄉貢同年，姓路，字子由，做了幾任有司，此時退歸林下。他的心體絕無一毫沾滯，既不喜風流，又不講道學，聽了迂腐的話也不見攢眉，聞了狎褻之言也未嘗洗耳，正合着古語一句：『在不夷不惠之間』；故此與屠管二人都相契厚。屠觀察與夫人商議，只有此老可以做得冰人，就親自上門求他作伐，說：『敝連襟與小弟素不相愛，望仁兄以和羹妙手調劑其間，使冰炭化爲水乳，方能有濟。』路公道：『既屬至親，原該締好，當效犬馬之力。』一日，會了提舉，問他令愛芳年，曾否許配，等他回了幾句，就把觀察所托的話婉婉轉轉說去。說得管提舉笑而不言，因有筆在手頭，就寫幾行大字在几案之上，道：

素性不諧，矛盾已久。方著絕交之論，難遵締好之言。欲求親上加親，何啻夢中說夢！

路公見了，知道他不可再強，從此以後，就絕口不提，走去回覆觀察，

只說堅執不允，把書拾回覆的話隱而不傳。觀察夫婦就斷了念頭，要替兒

子別娶。又聞得人說路公有個螟蛉之女，小字錦雲，才貌不在玉娟之下，

另央一位冰人走去說合。路公道：『婚姻大事，不好單憑己意，也要把兩

個八字合一合婚，沒有刑損尅，方纔好許。』

觀察就把兒子的年庚封與媒人送去。路公拆開一看，驚詫不已；原來

珍生的年庚就是錦雲的八字。這一男一女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

的。路公道：『這等看來，分明是天作之合，不由人不許了，還有什麼狐

疑。』媒人照他的話過來回覆。觀察夫婦歡喜不了，就瞞了兒子定下這

頭親事。

珍生是個伶俐之人，豈有父母定下婚姻全不知道的麼？要曉得這位郎

君自從遇了玉娟，把三魂七魄倒在這影子上去，影子便活潑不過，那副形骸

肢體竟像個死人一般；有時叫他也不應，問他也不答；除了水開不坐，除了

畫欄不倚；只在那幾尺地方走來走去，又不許一人近身。所以家務事情無由入耳，連自己婚姻定了多時還不知道。倒是玉娟聽得人說，只道他背却前盟，切齒不已，寫字過來怨恨他，他纔有些知覺，走去盤問爺娘。知道委曲，就號呼痛哭起來，竟像小孩子撒賴一般，倒在爺娘懷裏要死要活，便逼他去退親；又且痛恨路公，呼其名而辱罵，說：『姨丈不肯許親，都是他的鬼話！明明要我做女婿，不肯讓與別人，所以借端推托。若央別個做媒，此時成了好事也未見得！』千烏龜，萬老賊，罵個不了。

觀察要把大義責他，只因驕縱慣了，整頓不起；又知道兒子的風流原是看我的樣子：『我不能自斷情欲，如何禁止得他？』所以一味優容，只勸他：『暫緩愁腸，待我替你畫策。』

珍生限了時日，要他一面退親，一面圖謀好事；不然，就要自尋短計，關係他的宗祧。

觀察無可奈何，只得負荆上門，預先請過了罪，然後把兒子不願的話直告路公。路公變起色來，道：『我與你是何等人家，豈有已成婚姻又行反覆之理！親友聞之，豈不唾罵？令郎的意思既不肯與舍下聯姻，畢竟心有所屬。請問要聘那一家？』觀察道：『他的意思注定在管門；知其必不可得，決要希圖萬一，以俟將來。』路公聽了，不覺掩口而笑，方纔把那日說親書檯回覆的話直念出來。

觀察聽了，不覺淚如雨下，嘆口氣，道：『這等說來，豚兒的性命決不姑留，小弟他日必爲敖若之鬼矣！』路公道：『爲何至此？莫非令郎與管小姐有了甚麼勾當，故此分拆不開麼？』觀察道：『雖無實事，頗有虛情；兩副形骸雖不曾會合，那一對影子已做了半載夫妻。如今情真意切，實是分拆不開。老親翁何以救我？』說過之後，又把合影編的詩稿遞送與他，說是一本風流孽帳。

路公看過之後，怒了一回，又笑起來，道：『這樁事情雖然可惱，却是一種佳話。對影鍾情，從來未有其事。將來必傳。只是爲父母的不該使他至此；既已至此，那得不成就他？——也罷，在我身上替他生出法來成就這樁好事。寧可做小女不着，冒了被棄之名，替他別尋配偶罷。』觀察道：『若得如此，感恩不盡。』

觀察別了路公，把這番說話說與兒子知道；珍生轉憂作喜，不但不罵，又且歌功頌德起來，終日催促爺娘去求他早籌良計，又親自上門哀告不已。路公道：『這樁好事不是一年半載做得來的。且去準備，寒窗再守幾年孤寡。』

路公從此以後一面替女兒別尋佳婿，一面替珍生巧覓機緣，把悔親的來歷當人家面絕不提；一來慮人恥笑；二來恐怕女兒也道學了人家的樣子，也要不尷不尬起來，倒說女婿不中意，恐怕誤了終身，自家要悔親別許。

那裏知道兒女心多，倒從假話裏面弄出真事故來。

却說錦雲小姐未經悔議之先，知道才郎的八字與自己相同，又聞得那副面容俊俏不過，方且自慶得人，巴不得早完親事，忽然聽見悔親，不覺手忙脚亂。那些丫鬚侍妾又替他抱怨主人，說：『好好一頭親事，已結成了，又替他拆開！使女婿上門哀告，只是不許。既然不許，就該斷絕了他，爲甚麼又應承作伐，把個如花似玉的女婿送與別人！』

錦雲聽見，痛恨不已，說：『我是他螟蛉之女，自然痛癢不關；若還是親生自養，豈有這等不情之事！』恨了幾日，不覺生起病來。俗語道：『說不出的纔是真苦，摸不着的纔是真痛。』他這番心事，說又說不出，只好鬱在胸中，所以結成大塊，攻治不好。

男子要離絕婦人，婦人反思念男子：這種相思，自開闢以來不曾有人害

得。看官們看到此處，也要略停慧眼，稍掬愁眉，替他存想想。

且看這番孽障，後來如何結果。

第三回 墮巧計愛女嫁媒人 湊奇緣媒人賠愛女

却說管提舉的家範原自謹嚴，又因路公來說親，增了許多疑慮，就把牆垣之下，池水之中，填以瓦礫，覆以泥土，築起一帶長堤；又時常着人伴守，不容女兒獨坐。從此以後，不但形骸隔絕，連一對虛空影子也分爲兩處，不得相親。珍生與玉娟又不約而同做了幾首別影詩附在原稿之後。

玉娟只曉得珍生別娶，却不知道他悔親，深恨男兒薄倖，背了盟言，悞得自己不上不下；又恨路公懷了私念，把別人的女婿攘爲己有，媒人不做，倒反做起岳丈來，可見說親的話並非忠言，不過勉強塞責，所以父親不許。一連恨了幾日，也懶懶的，不茶不飯，生起病來。路小姐的相思叫做「錯

害』，管小姐的相思叫做『錯怪』。害與怪雖然不同，其錯一也。

更有一種奇怪的相思害在屠珍生身上，一半像路，一半像管，卻好在『錯害』『錯怪』之間。這是甚麼原故？他見水中牆下築了長堤，心

上思量道：『他父親若要如此，何不行在築牆立柱之先？還省許多工料。

爲甚麼到了此際忽然多起事來？畢竟是他自己的意思，知道我聘了別家，

竟要斷恩絕義，倒在爺娘面前討好，假粧個貞節婦人，故此教他築堤，以示決絕之意，也未見得。我爲他做了義夫，把說成的親事都回絕了，依舊要

想娶他，萬一此念果真，我這段癡情向何處着落？聞得路小姐嬌豔異常，

他的年庚又與我相合，也不叫做無緣。如今年庚相合的既回去了去，貌面相似的又娶不來，竟做了一事無成，兩相擔悞，好沒來由！』只因這兩條錯

念橫在胸中，所以他的相思更比二位佳人害得詫異。想到玉娟身上，就把

錦雲當了讎人，說他是起禍的根由，時常在夢中咒罵；想到錦雲身上，又把

玉娟當了饑人，說他是害人的種子，不住在暗裏嘮叨。弄得父母說張不是，說李不是，只好聽其自然。

却說錦雲小姐的病體越重，路公擇婿之念愈堅；路公擇婿之念愈堅，錦雲小姐的病體越重。路公不解其意，只說他年大當婚，恐有失時之歎，故此憂鬱成病，只要選中才郎，成了親事，自然勿藥有喜；所以分付媒婆引了男子上門，終朝選擇。誰想引來的男子都是些魍魎魍魎！丫環見了一個，走進去形容體態，定要驚個半死；驚上幾十次，那裏還有魂靈，止剩得幾莖死骨，一副枯骸，倒在床褥之間，懨懨待斃。

路公見了，方纔有些着忙；細問丫環，知道他得病的來歷，就幡然自悔道：『婦人「從一而終」，原不該悔親別議；他這場大病却害得不差，都是我做爺的不是。當初屠家來退親，原不該就許；如今既許出口，又不好再

去強他。況且那樁好事，我已任在身上。大丈夫千金一諾，豈可自食其言？只除非是把兩頭親事合做一頭，三個病人串通一路，只瞞着老管一個，等他自做惡人；直等到好事做成，方纔使他知道。到那時節，「生米煮成熟飯」，要強也強不去了。只是大小之間有些難處。」仔細想了一回，又悟轉來，道：「當初娥皇女英同是帝堯之女，難道配了大舜也分個妻妾不成？不過是姊妹相稱而已。」主意定了，一面叫丫環安慰女兒，一面請屠觀察過來商議，說：「有個兩便之方，既不令小女二夫，又不使管門失節；只是令郎有福，忒煞便宜，也是他命該如此。」

觀察喜之不勝，問他計將安出。路公道：「貴連襟心性執拗，不便強之以情，只好欺之以理。小弟中年無子，他時常勸我立嗣，我如今只說立了一人，要聘他女兒爲媳。他念相與之情，自然應許。等他許定之後，我又說小女尙未嫁人，要招令郎爲婿，屈他做個四門親家，以終夙昔之好。」

他就要斷絕你，也却不得我的情面。許出了口，料想不好再許別人。待我選了吉日，只說一面娶親，一面贅塔，把二女一男併在一處，使他各暢情懷，豈不是椿美事？」

屠觀察聽了，笑得一聲，不覺拜倒在地，說他不但有回天之力，亦且有再造之恩，感頌不已，就把異常的喜信報與兒子知道。

珍生正在兩憂之際，得了『雙喜』之音，如何跳躍得住。他這種詫異相思，不是這種詫異的方術也醫他不好。錦雲聽了丫環的話，知道改邪歸正，不消醫治，早已拔去病根，只等那一男一女過來，他就好做女英之姊，大舜之妻。此時三個病人好了兩位，只苦得玉娟一個，有了喜信，究竟不得而知。

路公會着提舉，就把做成的圈套去籠絡他。管提舉見女兒病危，原有早定婚姻之意，又因他是契厚同年，巴不得聯姻締好，就滿口應承，不作一

毫難色。路公怕他食言，過不上一二日，就送聘禮過門。既聘之後，又把招贅珍生的話吐露出來。管提舉口雖不言，心上未免不快，笑他明於求婚，暗於擇婿，前門進人，後門入鬼，所得不償所失。只因成事不說，也不去規諫他。

玉娟小姐見說自己的情郎贅了路公之女，自己又要嫁入路門，與他同在一處，真是羞上加羞，辱中添辱，如何氣憤得了，要寫一封密札寄與珍生，說明自家的心事，然後去赴水懸梁，尋個自盡。當不得丫環廝守，父母隄防，不但沒有寄書之人，亦且沒有寫書之地。

一日，丫環進來傳話，說，路家小姐聞得嫂嫂有病，要親自過來問安。玉娟得了此言，一發焦躁不已，只說：『他佔了我的情郎，奪了我的好事，恐我與他氣傲，故意把喜事遲遲，等不得我到他家，預先上門來羞辱，這番歹意如何依允得他？』就催逼母親叫人過去回覆。那裏知道這位姑娘並

無歹意，要做個瞞人的喜鵲，飛入耳朵裏報信的。只回路公要完好事，知道這位小姐是道學先生的女兒，決不肯做失節之婦，聽見許了別人，不知就裏，一定要尋短計；若央別個寄信，當不得他門禁森嚴，三姑六婆無由而入，只得把女兒權做紅娘，過去傳消遞息。

玉娟見說回覆不住，只得隨他上門。未到之先，打點一副吃虧面孔，先忍一頓羞慚，等他得志過了，然後把報仇雪恥的話去回覆他。不想走到面前，見過了禮，就伸出一雙嫩手在他玉臂之上捏了一把，却像別有哀情，不好對人說得，兩下心照一般。

玉娟驚詫不已，一茶之後，就引入房中間他捏臂之故。錦雲道：『小妹今日之來，不是問安，實來報喜。合影編的詩稿已做了一部傳奇，目下就要團圓快了。只是正旦之外又添了一脚小旦，你却不要多心。』

玉娟驚問其故。錦雲把父親作合的始末細述一番。玉娟喜個不了。

只消一劑妙藥，醫好了三個病人。大家設定機關，單騙着提舉一個。

路公選了好日，一面抬珍生進門，一面娶玉娟入室，再把女兒請出洞房，湊成三美，一齊拜起堂來。真個好看！只見：

男同叔寶，女類夷光。評品姿容，却似兩朵瓊花，倚着一根玉樹；形容態度，又像一輪皎月，分開兩片輕雲。那一邊年庚相合，拿來比並，辨不清孰妹孰兄；這一對面貌相同，卸去冠裳，認不出誰男誰女。把男子推班出色，遇紅遇綠，到處成牌；用婦人換羽移宮，鼓瑟鼓琴，皆能合調。允矣，無雙樂事！誠哉，對半神仙！

成親過了三日，路公就準備筵席請屠管二人會親；又怕管提舉不來，另寫一幅單牋夾在請帖之內，道：

親上加親，昔聞戒矣；夢中說夢，姑妄聽之。今爲說夢主人，

屈作加親創舉。勿以小嫌介意，致令大禮不成。再訂。

管提舉看了前面幾句還不介懷，直到末後一聯，有『大禮』二字，就未免爲禮所拘，不好再設託詞。到了那一日，只得過去會親。走到時節，屠觀察早已在座。路公鋪下毡單，把二位親翁請在上首，自己立在下首，一同拜了四拜；又把屠觀察請過一邊，自家對了提舉深深叩過四首，道：『起先四拜是會親，如今四拜是請罪。從前以後，凡有不是之處，俱望老親翁海涵。』管提舉道：『老親翁是箇簡略的人，爲何到了今日忽然多起禮數來？莫非因人而施，因小弟是箇拘儒，故此也作拘儒之套麼？』路公道：『怎敢如此。小弟自說親以來，負罪多端，擢髮難數。只求念『至親』二字，多方原宥。俗語說得好：兒子得罪父親，也不過是負荆而已，何況兒女親家。小弟拜過之後，大事已完，老親翁要施責備也責備不成了。』

管提舉不解其意，還說是謙遜之詞；只是說過之後，階下兩邊鼓樂一齊吹打起來，竟像轟雷震耳，莫說兩人對語絕不聞聲，就自己說話也聽不出一字。

正在喧鬧之際，又有許多侍妾，簇擁了對半新人，早已步出畫堂，立在筵單之上，俯首躬身，只等下拜。管提舉定睛細看，只見女兒一個立在左手，並着兩位新人，却不見自己的女婿；就對着女兒，高聲大喊道：『你是何人，竟立在姑夫左手！不惟禮數欠周，亦且渾亂不雅。還不快走開去！』他便叫喊得慌，並沒有一人聽見。這一男二女低頭竟拜。管提舉掉轉身來正要迴避，不想二位親翁走到，每人拉住一邊，不但不放他走，亦且不容回拜，竟像兩塊夾板夾住身子的一般，端端正正，受了一十二拜。直到拜完之後，三位新人一齊走了進去，方纔分付樂工住了吹打。

管提舉變色而道，說：『小女拜堂，令郎爲何不見？令婿與令愛與小

弟並非至親，豈有受拜之禮？這番儀節，小弟不解，老親翁請道其故。」
路公道：『不瞞老親翁說：這位令姨姪就是小弟的螟蛉；小弟的螟蛉就是親翁的令婿；親翁的令婿又是小弟的東床；他一身充了三役，所以方纔行禮拜了三四一十二拜。老親翁是個至明至聰的人，難道還懂不着？』

管提舉想了一會，正辨不清，又對路公道：『這些話，小弟一字不解；纏來纏去，不得明白。難道今日之來，不是會親，竟在這裏做夢不成？』
路公道：『小東上面已曾講過「今爲說夢主人」，就是爲此。要曉得「說夢」二字原不是小弟創起；當初替他說親，蒙老親翁書檄回覆，那時節早已種下夢根了。人生一夢耳，何必十分認真？勸你將錯就錯，完了這場春夢罷。』

提舉聽了這些話，方纔省悟，就問他道：『老親翁是個正人，爲何行此瞞昧之事？就要做媒，也只該明講；怎麼設定圈套，弄起我來？』
路公

道：『何嘗不來明講？老親翁並不回言，只把兩句話兒示之以意，却像要

我說夢的一般；所以不復明言，只以便宜行事。若還自家弄巧，單騙令愛

一位，使親翁做了愚人，這重罪案就逃不去了；如今捨得自己，贏得他人，

方纔拜堂的時節，還把令愛立在左首，小女甘就下風，這樣公道拐子，折本

媒人，世間沒有第二個！求你把責人之念稍寬一分，全了忠恕之道罷。』

提舉聽到此處，顏色稍和；想了一會，又問他道：『敝連襟舍了小女怕

沒有別處求親？老親翁除了此子也另有高門納采。爲什麼二女配了一

夫，定要陷人以不義？』路公道：『其中就裏只好付之不言；若還根究起

來，只怕方纔那四拜，老親翁該賠還小弟，倒要認起不是來。』

提舉聽到此處，又從新變起色來道：『小弟有何不是？快請說來！』

路公道：『只因府上的家範過於嚴謹，使男子婦人不得見面，所以鬱出病來。別樣的病只害得自己一個，不想令愛的尊恙與時疫症一般，一家過

到一家，蔓延不已；起先過與他，後來又過與小女，幾乎把三條性命斷送一時！小弟要救小女，只得預先救他；既要救他，又只得先救令愛。所以把三個病人合來住在一處，纔好用藥調理。這就是聯姻締好的緣故。老親翁不問也不好直說出來。」

提舉聽了，一發驚詫不已，就把自己坐的交椅一步一步挪近前來，就着路公，好等他說明就裏。路公怕他不服，索性說個盡情，就把對影鍾情不肯別就始末，一原二故，細說出來。氣得他面如土色，不住的咒罵女兒。路公道：『姻緣所在，非人力之所能爲。究竟令愛守貞不肯失節，也還是家教使然。如今業已成親，也算做「既往不咎」了，還要怪他做甚麼？』提舉道：『這等看來，都是小弟治家不嚴，以致如此！空講一生道學，不曾做得個完人！快取酒來，先罰我三杯，然後上席。』路公道：『這也怪不得親翁。從來的家法，只能癩形，不能癩影。這是兩個影子做出事

來，與身子無涉，那裏管得許多？從今以後，也好使治家的人知道這番公案，連影子也要隄防，決沒有露形之事了。」又對觀察道：「你兩個的是非曲直畢竟要歸重一邊；若還府上的家教也與貴連襟一般，使令公郎有所畏憚，不敢胡行，這椿詫事就斷然沒有了。究竟是你害他，不是他累你；不要因令公郎得了便宜，倒說風流的是，道學的不是，把是非曲直顛倒過來，使人喜風流而惡道學，壞先輩之典型。取酒過來，罰你三巨擘以服貴連襟之心，然後坐席。」觀察道：「講得有理。受罰無辭。」一連飲了三杯，就作揖賠個不是，方纔就席飲酒，盡歡而散。

從此以後，兩家釋了芥蒂，相好如初。過到後來，依舊把兩院并爲一宅，就將二座水閣做了金屋，以貯兩位阿嬌，題曰『合影樓』，以成其志。不但拆去橋垣，掘開泥土，等兩位佳人互相盼望；又架起一座飛橋，以便珍

生之來往，使牛郎織女無天河銀漢之隔。後來珍生聯登二榜，入了詞林，位到侍講之職。

這段逸事出在胡氏筆談，但係抄本，不曾刊板行世，所以見者甚少；如今編做小說，還不能取信於人，只說這十二座亭臺都是空中樓閣也。

奪錦樓

第一回 生二女連吃四家茶 娶雙妻反合孤鸞命

一馬一鞍有例，半子難招雙塔；失口便傷倫，不俟他年改配。

成對，成對！此願也難輕遂！——右調如夢令

這首詞單爲亂許婚姻不顧兒女終身者作。常有一個女兒，以前許了張

三，到後來算計不通，又許了李四；以致爭論不休，經官動府，把跨鳳乘鸞的美事反做了鼠牙雀角的訟端。那些官斷私許都說他後來改許的不是。

據我看來：此等人的過失倒在第一次輕許，不在第二番改諾；只因不能慎之

於始，所以不得不變之於終。

做父母的那一個不願兒女榮華，女壻顯貴？他改許之意，原是爲愛女不過，所以如此，並沒有甚麼歹心。只因前面所許者或賤或貧，後面所許者非富即貴；這點勢利心腸，凡是擇壻之人，個個都有。但要用在未許之先，不可行在既許之後。未許之先，若能勾真正勢利，做一個趨炎附勢的人，遇了貧賤之家，決不肯輕許，寧可遲些日子，要等個富貴之人。這位女兒就不致輕易失身，倒受他勢利之福了。當不得他預先盛德，一味要做古人，置貧賤富貴於不論；及至到既許之後，忽然勢利起來，改弦易轍，毀裂前盟。這位女兒就不能自安其身，反要受他盛德之害了。這番議論無人敢道，須讓我輩胆大者言之。雖係末世之言，即使聞於古人，亦不以爲無功而有罪也。

如今說件輕許婚姻之事，兼表一位善理詞訟之官，又與世上嫁錯的女兒

伸一口怨氣。

明朝正德初年湖廣武昌府江夏縣有個魚行經紀，姓錢，名小江；娶妻邊

氏。夫妻兩口，最不和睦，一向艱於子嗣。到四十歲上，同胞生下二

女，止差得半個時辰。世上的人都說兒子像爺，女兒像母，獨有這兩個女

兒不肯蹈襲成規，另創一種面目，竟像別人家兒女抱來撫養的一般，不但面貌不同，連心性也各別。父母極醜陋極愚蠢，女兒極標緻極聰明。長到

十歲之外，就像海棠着雨，菡萏經風，一日娥媚似一日。到了十四歲上，

一發使人見面不得；莫說少年子弟看了無不消魂，就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家警

面遇見也要說兩聲『愛死，愛死』！資性極好，只可惜不曾讀書，但能記

帳打算而已。至於女工針指，一見就會，不用人教。穿的是縞衣布裙，

戴的是銅簪錫珥，與富貴人家女兒立在一處，偏要把他比並下來。旁邊

論的人都說縞布不讓綺羅，銅錫不輸金玉。只因他搶眼不過，就使有財有力的人家，多算多謀的子弟，都羣起而圖之。

小江與邊氏雖是夫妻兩口，却與讎敵一般。小江要許人家，又不容邊氏做主；邊氏要招女婿，不使小江與聞。兩個我瞞着你，你瞞着我，都在人背後做事。小江的性子，在家裏雖然倔強，見了外面的朋友也還藹然可親，不像邊氏來得潑悍，動不動要打上街坊，罵斷鄰里。那些做媒的人都說丈夫可欺，妻子難惹，求男不如求女，瞞妻不若瞞夫。所以邊氏議親的人家都在小江議就的前面。兩個女兒各選一個女婿，都叫他揀了吉日，竟送聘禮上門，不怕他做爺的不管：『省得他預先知道，又要嫌張嫌李，不容我們做主張。』

有幾個曉事的人說：『女兒許人家全憑父親做主，父親許了，就是做娘的不依，也還有狀詞可告，沒有做官的人也爲悍婦所制，倒去了男子漢感內

眷施爲之理。』就要別央媒人對小江說合。當不得做媒的人都是欺善怕惡，叫他瞞了邊氏就個個頭疼，不敢招架，都說：『得罪於小江，等他發作的時節，還好出頭分理，就受些凌辱，也好走去稟官；得罪了邊氏，使他發起性來，「男不與婦敵」，莫說被他咒罵不好應聲，就是揮上幾拳，打上幾掌，也只好忍疼受苦，做個「唾面自乾」，難道好打他一頓，告他一狀不成？』所以到處央媒，並無一人肯做，只得自己對着小江說起求親之事。

小江看見做媒的人只問妻子，不來問他，大有不平之意；如今聽見『求親』二字就是空谷足音，得意不過，自然滿口應承，那裏還去論好歹？那求親的人又說：『衆人都怕令正，不肯做媒，却怎麼處？』小江道：『兩家沒人通好，所以用着冰人；如今我親口許了，還要甚麼媒人？』求親的人得了這句話，就不勝之喜，當面選了吉日，要送盤盒過門。

小江的主意也與妻子一般，預先並不通知，直待臨時發覺。不想好日

多同，四姓人家的聘禮都同一時一刻送上門來，鼓樂喧天，金珠羅列，辨不出誰張誰李，還只說送聘的人家知道我夫妻不睦，惟恐得罪了一邊，所以一姓人家備了兩副禮物，一副送與男子，一副送與婦人，所謂寧可多禮不可少禮。及至取帖一看，誰想『眷侍教生』之下，一字也不肯雷同，倒寫得錯綜有緻。頭上四個字合念起來，正合着百家姓一句，叫做『趙錢孫李』。

夫妻兩口就不覺四目交睜，兩聲齊發。一邊說：『我至戚之外，那裏

來這兩門野親！』一邊道：『我喜盒之旁，何故增這許多牢食！』小江

對着邊氏說：『我家主公不發回書，誰敢收他一盤一盒！』邊氏指着小江

說：『我家主婆不許動手，誰敢接他一線一絲！』丈夫又問妻子說：『在

家從父，出嫁從夫。若論在家的女兒，也該是我父親爲政；若論出嫁的妻

子，也該是我丈夫爲政。你有什麼道理，輒敢胡行！』妻子又問丈夫

說：『娶媳由夫，嫁女由母。若還是娶媳婦，就該由你做主；日今是媳

兒，自然由我做主。你是何人，敢來攙越！」

兩邊爭競不已，竟要廝打起來。虧得送禮之人一齊隔住，使他近不得身，交不得手。邊氏不由分說，竟把自己所許的，照着禮單，件件都替他收下，央人代寫回帖，打發來人去了；把丈夫所許的，都叫人推出門外，一件不許收。小江氣憤不過，偏要扯進門來，連盤連盒都替他倒了，自己寫了回帖，也打發來人出門。

小江知道這兩頭親事都要經官，且把告狀來做了末着，先以早下手爲強，就分付親翁，叫他快選吉日，多備燈籠火把，僱些有力之人前來搶奪；且待搶奪不去，然後告狀也未遲。那兩姓人家果然依了此計，不上一兩日，就選定婚期，僱了許多打手，隨着轎子前來，指望做個萬人之敵。不想男兵易鬪，女帥難降，只消一個邊氏捏了門門的槓子橫驅直掃，竟把過去的人役殺得片甲不留，一個個抱頭鼠竄，連花燈彩轎燈籠火把都丟了一半下

來，叫做『借寇兵而齎盜糧』，被邊氏留在家中爲將來遣嫁之用。

小江一發氣憤不過，就催兩位親翁速去告狀。親翁知道狀詞難寫，沒有把親母告做被犯，親家填做干證之理，只得做對頭不着，把打壞家人的事都歸併在他身上，做個『師出有名』。不由縣斷，竟往府堂告理。准出之後，小江就遞訴詞一紙，以作應兵，好替他當官說話。

那兩姓人家少不得也具訴詞，恐怕有夫之婦不使出頭，把他寫做頭名干證，說是媳婦的親母，好待官府問他。

彼時太守缺員，乃本府刑尊署印。刑尊到任未幾，最有賢聲，是個青年進士。准了這張狀詞，不上三日就懸牌提審。先喚小江上去盤駁一番，然後審問四姓之人，具狀上有名的媒妁。只除邊氏不叫；因他有丈夫在前，只說丈夫的話與他所說的一般，沒有夫妻各別之理。那里知道被告的干證，就是原告干證的對頭；女兒的母親，就是女婿丈人的讐敵。只見

人說『會打官司同筆硯』，不曾見說『會打官司共枕頭』。

邊氏見官府不叫，就大聲喊起屈來。刑尊只得喚他上去。邊氏指定了小江，說：『他雖是男人，一些主意也沒有，隨人哄騙，不顧女兒終身。他所許的人都是地方上的光棍，所以小婦人便宜行事，不肯容他做主。求老爺從公判斷。』

刑尊聽了，只說他情有可原；又去盤駁小江。小江說：『妻子悍潑異常，只會欺凌丈夫，並無一長可取。別事欺凌還可容恕，婚姻是椿大典，豈有丈夫退位，讓妻子專權之理？』

刑尊見他也說得是，難以解紛；就對他二人道：『論起理來，還該是丈夫做主；只是家庭之事，儘有出於常理之外者，不可執一而論。待本廳喚你女兒到來，且看他意思何如，——還是說爺講的是，娘講的是。』二人磕頭，道：『正該如此。』

刑尊就出一枝火簽差人去喚女兒。喚使去喚，只說他父母生得醜陋，料想茅茨裏面開不出好花，還怕一代不如一代，不知醜到甚麼地步方纔底止；就辦一副喫驚見怪的面孔在堂上等他。誰想二人走到，竟使滿堂書吏與皂快人等都不避官法，一齊挨擠攏來，個個伸頭，人人着眼，竟像九天之上掉下個異寶來的一般。至於堂上之官，一發神搖目定，竟不知二位神女從何處飛來。還虧得簽差稟了一聲，說某人的女兒拿到，方纔曉得是茅茨裏面開出來的異花，不但後代好像前代，竟好到沒影的去處方纔底止。驚駭了一會，就問他道：『你父母二人不相知會，竟把你們兩個許了四姓人家；及至審問起來，父親又說母親不是，母親又說父親不是；古語道得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所以叫你來問：平昔之間，還是父親做人好，母親做人好？』

這兩個女兒平日最是害羞，看見一個男子尚且思量躲避，何況滿堂之人

把幾百雙眼睛釘在他二人身上，恨不得掀開官府의 桌圍，鑽進去權躲一刻。誰想官府的法眼又比衆人不同，分外分明，看之不足，又且問起話來，叫他滿面嬌羞，如何答應得出？所以刑尊問了幾次，他並不作聲，只把面上的神色做了口供，竟像他父母做人都有些不是，爲女兒者不好說得的一般。

刑尊默喻其意。思想這樣絕色女子也不是將就男人可以配得來的；如今也不論父親許的是，母親許的是，只把那四個男子一齊拘攏來替他比並比，只要配得過的就斷與他成親罷了。

算計已定，正要出簽去喚男子，不想四個犯人一齊跪上來，稟道：『不須老爺出簽，小的們的兒子都現在二門之外，防備老爺判親與他，故此先來等候；待小的們自己出去把人喚進來就是了。』

刑尊道：『既然如此，快出去喚來。』只見四個人去不多時，各人扯着一個走進來，稟道：『這就是兒子，求老爺判親與他。』

刑尊搖起頭來，把四個後生一看，竟像一對父母所生，個個都是奇形怪狀；莫說標緻的沒有，就要選個四體俱全五官不缺的也不能勾。心上思量道：『二女之夫，少不得出在這四個裏面；「矮子隊裏選將軍」，叫我如何選得出？不意紅顏薄命，一至於此！』嘆息了一聲，就把小江所許的叫他跪在東首，邊氏所許的叫他跪在西首；然後把兩個女兒喚來跪在中間，對他分付道：『你父母所許的人都喚來了，起先問你，你既不肯直說，想是一來害羞，二來難說父母的不是；如今不要你開口，只把頭兒略轉一轉，分出一個向背來，——要嫁父親所許的就向了東邊，要嫁母親所許的就向了西邊。這一轉之間，關係終身大事，你兩個的主意須要定得好。』說了這一句，連滿堂之人都定睛不動，要看他轉頭。

誰想這兩位佳人起先看見男子進來倒還左顧右盼，要看四個人的面容；及至見了奇形怪狀，都低頭合眼，暗暗的墜起淚來。聽見官府問他，也不

向東，也不向西，正正對了官府，就放聲大哭起來。越問得勤，越哭得急；竟把滿堂人的眼淚都哭出來，個個替他稱冤叫苦。

刑尊道：『這等看起來，兩邊所許的各有些不是，你都不願嫁他的了？我老爺心上也正替你躊躇，沒有這等兩個人都配了村夫俗子之理。你且跪在一邊，我自有的處。——叫他父母上來。』

小江與邊氏一齊跪到案桌之前，聽官分付。刑尊把案桌一拍，大怒起來道：『你夫妻兩口全沒有一毫正經，把兒女終身視爲兒戲！既要許親，也該大家商議商議，看女兒女婿可配得上；爲甚麼把這樣標緻女兒都配了這樣的女婿！你看方纔這種哭法，就知道配成之後得所不得所了！還虧得告在我這邊，除常律之外，另有一個斷法。若把別位官兒，定要拘泥成格，判與所許之人；這兩條性命就要在他筆底勾消了！如今兩邊所許的都不作准，待我另差官媒與他作伐，定要嫁個相配的人。我今日這個斷法，

也不是曲體私情，不循公道，原有一番至理。待我做出審單與衆人看了，你們自然心服。」說完之後，就提起筆來寫出一篇讞詞，道：

審得錢小江與妻邊氏一胞生二女，均有姿容，人人欲得以爲婦，某某等希冀聯姻非一日矣。因其夫婦異心，各爲婚主，媚竄出奇者既以結婦欺男爲得志，盜鈴取勝者又以掩中襲外爲多功，遂致兩不相聞，多生詭娛，二其女而四其夫。既少分身之法，東家食兮西家宿，亦非訓俗之方。相女配夫，怪妍媸之太別；審音察貌，憐痛楚之難勝；是用以情順理，破格行仁；然亦不敢枉法以行私，仍效引經而折獄。六禮同行，三茶共設，四婚何以並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者均不可少。茲審邊氏所許者，雖有媒言，實無父命；斷之使就，慮開無父之門。小江所許者，雖有父命，實無媒言；判之使從，恐闕無媒之徑。均有

妨於古禮，且無裨於今人。四男別締絲羅，二女非其伉儷；寧使噫臍於今日，無令反目於他年。此雖救女之苦心，抑亦算男之善策也。各犯免供，僅存此案。

做完之後，付與值堂書吏，叫他對了衆人高聲朗誦一遍，然後把衆人逐出，一概免供。又差人傳諭官媒，替二女別尋佳婿。如得其人，定要領至公堂面相一過，做得他的配偶，方許完姻。

官媒尋不幾日，領了許多少年，私下說好，當官都相不中。刑尊就別生一法，想在文字之中替他擇婿，方能勾才貌兩全。恰好山間的百姓拿着一對活鹿解送他，正合刑尊之意，就出一張告示，限於某月某日舉考生童，叫生童於卷面之上把『已冠未冠』四個字改做『已娶未娶』，說：『本年鄉試不遠，要識英才於未遇之先，特懸兩位淑女，兩頭瑞鹿，做了錦標，與衆人爭奪。已娶者以得鹿爲標，未娶者以得女爲標。奪到手者，卽是本年

魁解。』

考場之內，原有一所空樓，刑尊喚邊氏領着二女住在樓上，把二鹿養在樓下，暫懸一匾，名曰『奪錦樓』。告示一出，竟把十縣的生童引得人人興發，個個心痒。已娶之人還只從功名起見，捨得活鹿到手，止不過得個彩頭。那些未娶的少年一發踴躍不過，未曾折桂，先有了月裏嫦娥；縱不能勾大富貴，且先落個小登科。到了考試之日，恨不得把心肝五臟都嘔出來，好換這兩名絕色。考過之後，個個不想回家，都擠在府前等案。

只見到了三日之後，發出一張榜來，每縣只取十名，聽候覆試。那些取着的知道此番覆考，不在看文字，單爲選人材。生得標緻的就有幾分機括了。到覆試之日，要做新郎的倒反做了新娘，一個個都去塗脂抹粉，走到刑尊面前，還要扭扭捏捏裝些身分出來，好等他相中規模。取作案首。

誰想這位刑尊不但善別人才，又且長於風鑑；既要看他妍媸好歹，又要

決他富貴窮通；所以在唱名的時節，逐個細看一番，把硃點做了記號，高低輕重之間，就有尊卑前後之別。考完之後，又分付禮房，叫到次日清晨喚齊鼓樂：『待我未曾出堂的時節，先到尊錦樓上迎了那兩個女子，兩頭活鹿出來；把活鹿放在府堂之左，那兩個女子坐着碧紗彩轎，停在府堂之右，再備花燈鼓樂，好送他出去成親。』分付已畢，就回衙閱卷。

及至到了次日清晨，掛出榜來，只取特等四名，兩名已娶，兩名未娶，以充奪標之選。其餘一等等都在給賞花紅之列。已娶，得鹿之人，不過是兩名陪客，無甚關係，不必道其姓名。那未娶兩名：一個是已進的生員，姓袁，名士駿；一個是未進的童生，姓郎，名志遠。凡是案上有名的都齊入府堂，聽候發落。聞得東邊是鹿，西邊是人，大家都舍東就西，去看那兩名國色，把半個府堂擠做人山人海。府堂東首止得一個生員，立在兩鹿之旁，徘徊太息，再不去看婦人。滿堂書吏都說他是已娶之人，考在

特等裏面，知道女子沒分，少不得這兩頭活鹿有一頭到他，所以預爲之計，要把輕重肥瘦估量在胸中，好待臨時牽取。

誰想那邊的秀才走過來一看，都對他拱拱手道：『袁兄，恭喜；這兩位佳人定有一位是尊嫂了。』那秀才搖搖手道：『與我無干。』衆人道：『你考在特等第一，又是未娶的人，怎麼說與你無干？』那秀才道：『少頃見了刑尊，自知分曉。』

衆人不解其故，都說他是謙遜之詞。只見三梆已畢，刑尊出堂。案上有名之人一齊過去拜謝。刑尊就問：『特等諸兄是那幾位？請立過一邊，待本廳預先發落。』禮房聽了這一句，就高聲唱起名來。袁士駿之下還該有三名特等，誰想止得兩名，都是已娶；臨了一名不到，是個未娶的童生。

刑尊道：『今日有此盛典，這爲甚麼不來？』袁士駿打一躬，道：

『這是生員的密友，住在鄉間，不知太宗師今日發落，所以不曾趕到。』
刑尊道：『你就是袁士駿麼？好一分天才！好一枝秀筆！今科決中無疑了。這兩位佳人實是當今的國色，今日得配才子，可謂天付良緣了。』
袁士駿打一躬，道：『太宗師雖有盛典，生員是薄命之人，不能享此奇福；求另選一名挨補，不要悞了此女終身。』

刑尊道：『這是何事，也要謙讓起來？』
叫禮房：『去問那兩個女子是那一位居長，請他上來與袁相公同拜花燭。』
袁士駿又打躬止住禮房，叫他不要去喚。
刑尊道：『這是甚麼緣故？』
袁士駿道：『生員命犯孤鸞，凡是聘過的女子都等不到過門，一有成議，就得暴疾而死。生員纔滿二句，已曾悞死六個女子。凡是推算的星家，都說命中沒有妻子，該做個僧道之流。如今雖列衣冠，不久就要棄儒歸墨，所以不敢再悞佳人，以重寒儒的罪孽。』

刑尊道：『那有此事；命之理微豈是尋常星士推算得出的？就是幾番

虛聘也是偶然，那有「因噎廢食」之理？兄雖如此，學生斷不肯依。只

是一件：那第四名郎志遠爲甚麼不到？一來選了良時吉日要等他來做親；

二來覆試的筆跡與原卷不合，還要面試一番。他今日不到，却怎麼處？』

袁士駿聽了這句話，又深深打一躬，道：『生員有句隱情，論理不該說破；因太宗帥見論及此，若不說明，將來就成過失了。這個朋友與生員有

八拜之交，因他貧不能娶，有心要成就他。前日兩番的文字都是生員代作

的。初次是他自謄；第二次因他不來，是生員代寫。還只說兩卷之內或

者取得一卷。就是生員的名字也要把親事讓他。不想都蒙特拔，極是傲

倖的了。如今太宗帥明察秋毫，看出這種弊端，萬一查究出來，倒把爲友

之心變作累人之具了；所以不敢不說。求太宗帥原情恕罪，與他一體同

仁。』

刑尊道：『原來如此。若不虧兄說出，幾乎悞了一位佳人。既然如此，兩名特等都是兄考的；這兩位佳人都該是兄得了。富貴功名倒可以冒認得去，這等國色天香不是人間所有，非真正才人不能消受，斷然是假借不得的。』叫禮房快請那兩位女子過來一齊成親。

袁上駿再三推却，說：『命犯孤鸞的人，一個女子尙且壓他不住，何況兩位佳人？』刑尊笑起來道：『今日之事，倒合着吾兄的尊造了。所謂命犯孤鸞者，乃是單了一人，不便成雙之意；若還是一男一女做了夫妻，倒是雙而不單，恐於尊造有礙；如今一男兩女，除起一雙，就要單了一個，豈不是命犯孤鸞？這等看起來，信乎有命。從今以後，再沒有蘭摧玉折之事了。』

他說話的時節，下面立了無數的諸生，見他說到此處，一齊贊頌起來，說：『從來帝王師相都可以爲人造命；今日這段姻緣出於太宗師的特典，就

是替兄造命了。何況有這個解法？又是至當不易之理。袁兄不消執

意，竟與兩位尊嫂一同拜謝就是了。』

袁士駿無可奈何，只得勉遵上意，曲狗與情，與兩位佳人立做一起，對着大恩人深深拜了四拜，然後當堂上馬，與兩乘彩轎一同迎了回去。出去之後，方纔分賜瑞鹿，給賞花紅。衆人看了袁士駿，都說上界神仙之樂不能有此，總虧了一位刑尊實實的憐才好士，纔有這般盛舉。』

當年鄉試，這四名特等之內，恰好中了三位。所遺的一個，原不是真才；代筆的中了，也是與他中的一般。後來三個之中只聯捷得一個，就是奪着女標的人。

刑尊爲此一事，賢名大噪於都。後來欽取入京，做了兵科給事。袁士駿出翰林散館，也做了臺中，與他同在兩衙門，意氣相投，不管家人婦子。古語云：『惟英雄能識英雄。』此言真不誣也。

三 與 樓

第一回 造園亭未成先賣 圖產業欲取姑予

茅庵改姓屬朱門，抱取琴書過別村；

自起危樓還自賣，不將蕩產累兒孫。

百年難免屬他人，賣舊如何自賣新？松竹梅花都入券，琴書雞

犬尚隨身。壁間詩句休言值，檻外雲衣不算緡。他日或來閒

眺望，好呼舊主作嘉賓。

這首絕句與這首律詩乃明朝一位高人爲賣樓別產而作。——賣樓是椿苦

事，正該嗟嘆不已，有甚麼快樂，倒反形諸歌咏？要曉得世間的產業都是個傳舍蘧廬，沒有千年不變的江山，沒有百年不賣的樓屋。與其到兒孫手裏爛賤的送與別人，不若自尋售主，還不十分虧折；即使賣不得價，也還落個慷慨之名，說他故意賣輕，與施恩仗義一般，不是被人議論。若使兒孫賤賣，就有許多議論出來。說他廢祖父之遺業，不孝；割前人之所愛，不仁；昧創業之艱難，不智。這三個惡名都是創家立業的祖父帶累他受的。倒不如片瓦不留，卓錫無地之人，反使後代兒孫自手創起家來，還得個『階尺土』的美號。所以爲人祖父者到了桑榆暮景之時，也要回轉頭來把後面的人看一看，若還規模舉動不像個守成之子，倒不如預先出脫，省得做敗子封翁，受人譏誚。

從古及今最著名的達者只有兩位：一個叫做唐堯；一個叫做虞舜。他見兒子生得不肖，將來這分大產業少不得要白送與人，不如送在自家手裏，

還合着古語二句，叫做：

『寶劍贈與烈士，紅粉送與佳人。』

若叫兒孫代送，決尋不得一個好受主，少不得你爭我奪，動起干戈。莫說兒子媳婦沒有住場，連自己兩個坟山也保不得不來侵擾。有天下者尚且如此，何況庶人？

我如今再說一位達者，一個愚人，與庶民之家做個榜樣。這兩分人家的產業還抵不得唐堯虞舜，爲何將他來比引？只因這兩個人家一家姓唐，一家姓虞，都說是放勳重華之後，一脉相傳下來的，所以後代兒孫不失本源之義。只是這位達者便有乃祖之風，那個愚人絕少家傳之秘；肖與不肖相去天淵，正可爲同源異派之鑒耳。

明朝嘉靖年間四川成都府成都縣有個驟發的富翁，姓唐，號玉川。此

人儘有田土之多，有了錢財只喜買田置地，再不起造樓房，連動用的家伙也不肯多置一件。至若衣服飲食，一發與他無緣了。他的本心只爲多圖生利，說：『良田美產一進了戶就有花利進來，可以日上月大；樓房什物不惟無利，且愁有回祿之災，一旦歸之烏有。大家衣服一美就有不趣之人走來借穿；飲食一豐就有托熟之人坐來討喫；不若自安素樸，使人無可推求。』

他拿定這個主意，所以除了置產之外，不肯破費一文。——話雖如此，却又不肯安於鄙陋；想出一個至美之名，說：『我是唐堯天子之後。祖上樸素家風：住的是茅茨土階，吃的是太羹元酒，用的是上礪土簋，穿的是布衣鹿裘。祖宗儉樸如此，爲後裔者不可不遵家訓。』

衆人見他慳吝太過，都在背後料他，說：『古語有云：「鄙嗇之極，必生奢男」；少不得有個後代出來替他變古爲今，使唐風儉不到底！』

誰想生出來的兒子又能酷肖其父，自小夤緣入學，是個白衣秀才，飲食

也不求豐，衣服也不求侈，器玩也不求精；獨有房屋一事，却與諸願不同，不肯安於儉樸。看見所住之屋與富貴人家的坑廁一般，自己深以為恥；要想做肯堂肯構之事，又怕興工動作所費不貲；聞得人說『起新不如買舊』，就與父親商議道：『若置得一所美屋做了住居，再尋一座花園做了書室，生平之願足矣。』

玉川思想做封君，只要奉承兒子，不知不覺就變起常性來；回覆他道：『不消性急；有一座連園帶屋的門面，就在這里巷之中，還不曾起造得完，少不得造完之日，就是變賣之期。我和你略等一等就是了。』兒子道：『要賣就不起，要起就不賣；那有起造得完就想變賣之理？』

玉川道：『這種道理，你那裏得知？有萬金田產的人家纔起得千金的屋宇；若還白手起造，就叫做「樹大無根」，少不得被風吹倒。何況這分人家沒有百畝田莊，忽起千間厦屋？這叫做無根之樹，不待風吹，自然會

倒的了！何須問得！」

兒子聽了這句話，說他是不朽名言，依舊學了父親，只去求田，不來問舍。巴不得他早完一日，等自己過去替他落成。原來財主的算計再不會差，到後來果應其言，合着詩經二句云：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那個造屋之人乃重華後裔，姓虞，名灝，字素臣；是個善讀詩書不求聞達的高士。只因疎懶成性，最怕應酬，不是做官的材料，所以絕意功名，寄情詩酒，要做個不衫不履之流。他一生一世沒有別的嗜好，只喜歡構造園亭，一年到頭沒有一日不起工作；所造之屋，定要窮精極雅，不類尋常。他說人生一世，任你良田萬頃，厚祿千鍾，兼金百鎰，都是他人之物，與自己無干。只有三件器皿是實在受用的東西，不可不求精美。是那三件？日間所住之屋；夜間所睡之床；死後所貯之棺。他有這個見解列在胸中，

所以創興土木之工，終年爲之而不倦。

唐玉川的兒子等了數載，不見他完功，心上有些焦燥；又對父親道：『爲甚麼等了許久，他家的房子再造不完，他家的銀子再用不盡？這樣看起來，是個有積蓄的人家，將來變賣之事有些不穩了。』

玉川道：『遲一日穩一日，又且便宜一日，你再不要慮他。房子起不完者，只因造成之後看不中意，又要拆了重起，精而益求其精，所以攔擱了日子。只當替我改造，何等便宜？銀子用不盡者，只因借貸之人與工匠之輩，見他起得高大，情願把貨物賒他，工食欠帳不取，多做一日便有他目的錢財。若還取逼得緊，他就要停工兩日，沒有生意做了。所以他的銀子還用不完。這叫做「剜肉補瘡」，不是真有積蓄。到了扯拽不來的時節，那些放帳的少不得一齊逼討，念起「緊箍咒」來，不怕他不尋頭路。田產賣了不殼還人，自然想到屋上。若還收拾得早，所欠不多，還好待價

而沽，就賣也不肯賤賣；正等他遲些日子，多欠些債負下來，賣得着慌，纔肯減價。這都是我們的造化，爲甚麼反去愁他？」

兒子聽了愈加贊服。果然到數載之後，虞素臣的逋欠漸漸積累起來，終日上門取討。有時回覆不去，所造的房屋竟不能夠落成就要尋人變賣。

但凡賣樓賣屋與賣田地不同，定要在就近之處尋覓受主；因他或有基址相連，或有門窗相對。就是別人要買也要訪問隣居，隣居口裏若有一字不乾淨，那要買的人也不肯買了，比不得田地山塘落在空野之中，是人都可以管業；所以賣樓賣屋定要從近處賣起。唐玉川是個財主，沒人賽得他過，少不得房屋中人先去尋他。

玉川父子心上極貪，口裏只回不要，等他說得緊急，方纔走去借觀；又故意憎嫌，說他起得小巧，不像個大家體面。迴廊曲折，走路的擔擱工夫；繡戶玲瓏，防賊時全無把柄。明堂大似廳屋，地氣太洩，無怪乎不聚

錢財；花竹多似桑麻，遊玩者來，少不得常賠酒食。這樣房子只好改做庵堂寺院，若做內宅住家小，其實用他不着。

虞素臣一生心血費在其中，方見得意不過，竟被他嫌出屁來，心上十分不服。只因除了此人別無受主，不好與他爭論。那些居間之人勸他不必憎嫌，總是價錢不貴，就拿來改造，那些工食之費也還有在裏邊。

玉川父子二人少不得做好做歹還一個極少的價錢，不上五分之一。虞素臣無可奈何，只得忍疼賣了。一應廳房臺榭，亭閣池沼，都隨契交卸；只有一座高樓是他起造一生最得意的結構，不肯寫在契上，要另設牆垣，別開門戶，好待他自己棲身。玉川之子定要強他盡賣，好湊方圓。玉川當着衆人努一努口，道：『賣不賣由他，何須強得。只願他留此一線以作恢復之基，後面發起財來，依舊還歸原主，也是一樁好事。』

衆人聽了，都說是長者之言。那裏知道並不是長者，全是輕薄之心；

料他不能回贖，就留此一線也是枉然，少不得併做一家，只爭遲早。所以聽他分付，極口依從，竟把一宅分爲兩院；新主得其九，舊人得其一。

原來這幾間書樓竟抵了半座寶塔，上下共有三層，每層有匾式一個，都是自己題名，高人寫就的。最下一層有雕欄畫檻，竹座花塢，是他待人接物之處；匾額上有四個大字云：『與人爲徒』。中間一層有淨几明窗，牙籤錦軸，是他讀書臨帖之所；匾額上有四個大字云：『與古爲徒』。最上一層極是空曠，除名香一盞，黃庭一卷之外，並無長物，是他避俗離囂絕人屏物的所在；匾額上亦有四字云：『與天爲徒』。他把一座樓臺分了三樣用處，又合來總題一匾，名曰『三與樓』。未曾棄產之先，這三種名目雖取得好，還是虛設之詞，不曾實在受用。只有下面一層，因他好客不過，或有遠人相訪，就下榻於其中，還合着『與人爲徒』四個字。至於上面兩層，自來不曾走到。如今園亭既去，舍了『與古爲徒』的去處就沒有讀書

臨帖之所；除了『與天爲徒』的所在就沒有離器避俗之場。終日坐在其中，正合着命名之意，纔曉得舍少務多，反不如棄名就實。俗語四句果然說得不差：

『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廣廈千間，夜眠七尺。』

以前那些物力都是虛費了的！從此以後，把『求多務廣』的精神合來用在一處，就使這座樓閣分外齊整起來。

虞素臣住在其中，不但不知賣園之苦，反覺得贅疣既去，竟鬆爽了許多。但不知強隣在側，這一座後閣可住得牢？說在下回自有着落。

第二回 不窩不盜忽致奇臟 連產連人願歸舊主

玉川父子買園之後，少不得財主的心性與別個不同，定要更改一番；不必移樑換柱纔與前日不同，就像一幅好山水，只消添上一草，減去一木，就

不成個畫意了。經他一番做造，自然失去本來。指望點鐵成金，不想變成成鐵。走來的人都說這所園亭大而無當，倒不若那座書樓緊湊得好，怪不得他取少乘多，堅執不賣，原來有寸金丈鐵之分。

玉川父子聽了這些說話，就不覺懊悔起來。纔知道做財主的一着也放鬆不得，就央了原中過去攬掇，叫他寫張賣契，併了過來。

虞素臣賣園之後永不興工，自然沒有浪費；既不欠私債，又不少錢糧，那裏還肯賣產？就回覆他道：『此房再去，叫我何處棲身？即使少吃無穿，也還要死守，何況支撐得去？叫他不要思量。』

中人過來說了。玉川的兒子未免譏誚父親，說他終日料人，如今料不着了。玉川道：『他強過生前，也強不過死後。如今已是半老之人，又無子媳，少不得一口氣斷，連妻妾家人都要歸與別個，何況這幾間住房？到那時節，連人連屋一齊併他過來，不怕走上天去。』兒子聽了，道他雖

說得是，其如大限未終，等他不得，還是早些歸併的好。從此以後，時時刻刻把虞素臣放在心頭，不是咒他速死，就是望他速窮，——到那沒穿少吃的時節自然不能死守。

誰想人有善願，天不肯從；不但望他不窮，亦且咒他不死。過到後面倒越老越健起來。衣不愁穿，飯不少吃，沒有賣樓的機會。

玉川父子懊惱不過，又想個計較出來，倒去央了原中逼他取贖，說：『一所花園住不得兩家的宅眷。立在三與樓上，那一間廳屋不在眼前？他看見我的家小，我不見他的婦人。這樣失志的事，沒人肯做。』

虞素臣聽了這些話，知道退還是假，貪買是真，依舊照了前言斬釘截鐵的回覆。玉川父子氣不過，只得把官勢壓他，寫下一張狀紙當堂告退，指望通些賄賂，買囑了官府替他歸併過來。誰想那位官府也曾做過貧士，被財主欺凌過的；說：『他是個窮人，如何取贖得起？分明是吞併之法。』

「我做財主的便要『爲富不仁』，我做官長的偏要『爲仁不富』！」當堂辱罵頓，扯碎狀子，趕了出來。

虞素臣有個結義的朋友，是遠方人氏，擁了巨萬家資，最喜輕財任俠。一日，偶來相訪，見他賣去園亭，甚爲嘆息。又聽得被人謀估，連這一線窠巢也住不穩，將來必有盡棄之事，就要捐出重資替虞素臣取贖。當不得他爲人狷介，莫說論萬論千不肯累人，就送他一兩五錢，若是出之無名，他也決然推却。聽了朋友的話，反說他空有熱腸，所見不達：『世間的產業，那有千年不賣的？保得生前，也保不得身後。你如今替我洩憤，捐了重資，萬一贖將過來，住不上三年五載，一旦身亡，並無後嗣，連這一椽片瓦少不得歸與他人，你就肯仗義輕財，只怕這般盛舉也行不到兩次。難道如今替人贖了，等到後面又替鬼贖不成？』

那位朋友見他回得激烈，也就不好相強。在他三與樓下宿了幾夜，就

要告別回歸。臨行之際，對了虞素臣道：『我夜間在樓下，看見有個白老鼠走來走去，忽然鑽入地中，一定是財星出現。你這所房子千萬不可賣與人，或者住到後面，倒得些橫財也未可知。』

虞素臣聽了這句話，不過冷笑一聲，說一句『多謝』，就與他分手。古語道得好：『橫財不發命窮人。』只有買屋的財主時常掘着藏銀，不會見有賣產的窮人在自家土上拾着半個銅錢。虞素臣是個達人，那裏肯作癡想？所以聽他說話，不過冷笑一聲，決不去翻磚掘土。

唐玉川父子自從受了縣官的氣，悔恨之後，繼以羞慚，一發住不得手，只望他早死一日早做一日的孤魂，好看自家遮屋。誰想財主料事件件料得着，只有生死二字不肯由他做主。虞素臣不但不死，過到六十歲上，忽然老興發作，生個兒子出來。一時賀客紛紛，齊集在三與樓下，都說：『恢復之機，端在是矣。』

玉川父子聽了，甚是倉皇，起先惟恐不得，如今反慮失之。那裏焦躁得過？不想一月之後，有幾個買屋的原中忽然走到，說：『虞素臣生子之後，倒被賀客弄窮了，吃得他鹽乾醋盡；如今別無生法，只得想到住居。連根出賣的招帖都貼在門上了。機會不好錯過，快些下手！』

玉川父子聽見，驚喜欲狂，還只怕他記恨前情，寧可賣與別人，不肯同他交易。誰想虞素臣的見識與他絕不相同，說：『唐虞二族比不得別姓人家，他始祖帝堯曾以天下見贈，虞家始祖并無一物相酬；如今到兒孫手裏，就把這些產業白送與他，也不爲過，何況得了錢鈔？決不以今日之小嫌抹煞了先世的大德。叫他不須芥蒂，任憑找些微價歸併過去就是了。』

玉川父子聽見，說：『我平日好說祖宗，畢竟受了祖宗之庇；若不是遙遙華胄，怎得這奕奕高居？故人樂有賢祖宗。』也就隨着原中過去，成了交易。他一向愛討便宜，如今叙起舊來，自然要明底。

虞素臣並不較量，也學他的祖宗竟做推位讓國之事，另尋幾間茅屋搬去棲身，使他成了一統之勢。有幾個公而朋友替虞素臣不服，說：『有了樓房，那一家不好賣得？偏要賣與貪謀之人，使他父子遂了心願，到人面前說嘴！你未有子嗣之先到不肯折氣；如今得了子嗣，正在恢復之基，不贖他回來也夠得緊了，爲甚麼把留下的產業又送與他？』

虞素臣聽了，冷笑一聲，方纔回覆道：『諸公的意思極好；只是單顧了眼前，不會慮到日後。我就他的意思，原是爲着自己。就要恢復，也須等兒子大起來，掙起人家，方纔取贖得轉。我是個老年之人，料想等不到兒子長大；焉知我死之後，兒子不賣與他？與其等兒子棄產，使他笑罵父親，不如父親賣樓，使人憐惜兒子。這還是樁小事。萬一我死得早，兒子又不得大，妻子要爭餓氣不肯把產業與人；他見新的圖不到手，舊的又怕回贖，少不得要生惡計，斬絕我的宗祧；只怕產業贖不來，連兒子都送了

去：這纔叫做折本。我如今賤賣與他，只當施捨一樣，放些欠賬與人。到兒孫手裏，他就不還，也有人代出。古語云：「吃虧人常在」；此一定之理也。」衆人聽到此處，雖然警悟，究竟說他迂闊。

不想虞素臣賣樓之後，過不上幾年，果然死了。留下三尺之童與未亡人撫育，絕無生產，止靠着幾兩樓價生些微利出來以作糊口之計。唐玉川

的家資一日富似一日，他會創業，兒子又會守成，只有進氣沒有出氣，所置的產業竟成了千年不拔之基。衆人都說：『天道無知！慷慨仗義者，子孫個個式微；刻薄成家者，後代偏能發跡！』誰想古人的言語再不肯差，做叫『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這兩句話雖在人口頭，却不曾留心玩味。若還報得遲的與報得早的一樣，豈不難爲了等待之人？

要曉得報應的遲早，就與放債取利的一般：早取一日，少取一日的子錢；多放一年，多生一年的利息。你望報之心愈急，他偏不與你錯繚，竟像沒有

報應的一般。等你望得心灰意懶，丟在肚皮外面，他倒忽然報應起來；猶如多年的冷債，主人都忘記了，平空白地送上門來，又有非常的利息，豈不比那現討現得的更加爽快！

虞素臣的兒子長到十七八歲，忽然得了科名，叫做虞嗣臣，字繼武，做了一年縣官，考滿進京，陞授掌科之職，爲人敢言善諍。

神宗皇帝極眷注

他。一日，因母親年老，告准了終養，馳驛還家，竟在數里之外看見一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手持文券，跪在道旁，只管叫喊，說：『只求虞老爺收用。』

繼武喚他上船，取文契一看，原來是他丈夫的名字，要連人帶產投靠進來爲僕的。繼武問他道：『看你這個模樣，有些大家舉止，爲甚麼要想投靠？』丈夫又不見面，叫你這婦人出頭，趕到路上來叫喊？』

那婦人道：『小婦人原是舊家。只因祖公在日，好置田產；凡有地畝

相連，屋宇相接的，定要謀來湊錦。那些失業之人不是出於情願，個個都懷恨在心。起先祖公未死，一來有些小小時運，不該破財；二來公公是個生員，就有些官司口舌，只要費些銀子也還抵當得住。不想時運該倒，未及半載，祖公相繼而亡；丈夫年小，又是個平民，那些欺孤虐寡的人就一齊發作，都往府縣告起狀來。一年之內，打了幾十場官司，家產費去一大半。如今還有一樁奇禍，未曾銷繳。丈夫現在獄中，不是銀錢救得出，情分講得來的；須是一位顯宦替他出頭分理，當做己事去做，纔救得出來。如今本處的顯宦只有老爺，況且這樁事情又與老爺有些干涉，雖是丈夫的事，却與老爺的事一般；所以備下文書叫小婦人前來投靠。凡是家中的產業，連人帶上，都送與老爺；只求老爺不棄輕微，早賜收納！」

繼武聽了此言，不勝錯愕；問他：『未曾銷繳的是樁甚麼事？爲何干涉於我？莫非我不在家，奴僕借端生事，與你丈夫兩個一齊惹出禍來，

故此引你投靠，要我把外面的人都認做官家護庇，你們做那行勢作惡的事麼？」

那婦人道：『並無此事；只因家中有一座高閣，名爲三與樓，原是府上賣出來的。營業多年，並無異說。誰想到了近日，不知甚麼仇人遞了一張匿名狀子，說丈夫是強盜窩家，祖孫三代俱做不良之事；現有二十錠元寶藏在三與樓下，起出真贓，便知分曉。縣官見了此狀，就密差幾個應捕前來起贓。誰想在地板之下，果然起出二十錠元寶。就把丈夫帶入縣堂，指爲窩盜，嚴刑夾打，要他指出同夥之人與何處劫來的贓物。丈夫極力分訴，再辨不清。這宗銀子不但不是己物，又不知從何處飛來。只因來歷不明，以致官司難結。還喜得沒有失主，縣官作了疑獄，不曾定下罪名。丈夫終日思想道：此產業原是府上出來的，或者是老爺的祖宗預先埋在地下，先太老爺不知，不曾取得，所以倒把有利之事貽害于人。如今不論是

不是，只求老爺認了過來，這宗銀子就有着落；銀子一有着落，小婦人的丈夫就從死中得活了性命。既是老爺救，家產該是老爺得。何況這所園亭，這座樓屋，原是先太老爺千辛萬苦創造出來的，物各有主，自然該歸與府上了，並沒有半點嫌疑。求老爺不要推卻。」

繼武聽了這些話，甚是狐疑；就回覆他道：「我家有禁約在先，不受平民的投獻；這「靠身」二字，不必提起。就是那所園亭，那座樓屋，俱係我家舊物，也是明中正契出賣與人，不是你家估去的；就使我要，也要把原價還你，方纔管得過來，沒有白白退還之理。至於那些元寶，一發與我無干，不好自認。你如今且去，待我會過縣官，再叫他仔細推詳，定要審個明白。若無實據，少不得救你丈夫出來，決不冤死他就是。」婦人得了此言，歡喜不盡，千稱萬謝而去。

但不知這場禍患從何處而起？

後來脫與不脫？

止剩一回，略觀便

曉。

第三回 老俠士設計處貪人 賢令君留心折疑獄

虞繼武聽了婦人的話，回到家中把自己當做問官，再三替他推測，道：『莫說這些財物不是祖上所遺；就是祖上所遺，爲甚麼子孫不識，宗族不爭，到是旁人知道，走去告起狀來？狀上不寫名字，分明是仇害無疑了。只是那遞狀之人就使與他有隙，那一椿歹事不好加他，定要指爲窩盜？起贓的時節又能果應其言，却好不多不少，合着狀上的數目。難道那遞狀之人爲報私仇，倒肯破費千金，預先埋在地下，去做這樁呆事不成？』想了數日，並無決斷。就把這樁疑事刻刻放在心頭，睡在夢裏，定要噫呀幾聲，嚶咕幾句。

太夫人聽見，問他爲着何事。繼武就把婦人的話細細述了一遍。太

夫人初聽之際也甚是狐疑；及至想了一番，太夫人大悟道：『是了，是了，這宗銀子果然是我家的；他疑得不錯。你父親在目，曾有一個朋友，是遠方之人，他在三與樓下宿了幾夜，看見有個白老鼠走來走去，鑽入地板之中。他臨去的時節，曾對你父親說過，叫他不可賣樓，將來必有橫財可得。這等看起來，就是財物出現；你父親不曾取得，所以貽禍於人。竟去認了出來，救他一命就了。』

虞繼武道：『這些說話還有些費解；仕宦口中說不出荒唐之事，何況對了縣父母講出「白老鼠」三字來？焉知不疑我希冀千金，不好自得，故意創爲此說，好欺騙愚人？況且連這個白老鼠也不是先人親眼見的，連這白老鼠的話也不是先人親口說的；虛而又虛，真所謂「欺人之語」。既是我家的財物，先人就該看見；爲甚麼當時不見露形，反現在別人眼裏？這是必無之事，不要信他。畢竟要與縣父母商量，審出這樁疑事，救了無辜之

民，纔算個仁人君子。」

正在說話之際，忽有家人傳稟，說：「縣官參謁。」繼武道：「正要相會，快請進來。」

知縣謁見之後，說了幾句閒話，不等虞繼武開口，先把這件疑事請教主人，說：「唐某那宗賊物，再三研究，不得其實。昨日又親口招稱：起賊之處乃是府上的原產；一定是令祖所遺。故此卑職一來奉謁，二來請問老大人，求一個示下，不知果否？」繼武道：「寒家累代食貧，先祖並無積蓄；這主賊物，學生不敢冒認，以來不潔之名；其間必有他故，也未必是窩盜之賊。還求老父母明訪暗察，密出這樁事來，出了唐犯之罪纔好。」

知縣道：「太翁仙逝之日，老大人尚在髫齡，以前的事或者未必盡曉；何不請問太夫人：未經棄產之先，可略略有些聞見否？」繼武道：「已曾問過家母；家母說來的話頗近荒誕，又非出于先人之口。如今對了老父母

不便妄談，只好存而不論罷了。』

知縣聽見這句話，畢竟要求說明。

繼武斷不當說。

虧了太夫人立在

屋後，一必要積陰功，就吩咐管家出來把以前的說話細述一遍，以代主人之口。

知縣聽了，默默無言，想了一會方纔對管家道：『煩你進去再問一聲，說：「那看見白老鼠的人住在那裏？如今在也不在？他家貧富如何？

太老爺在日與他是何等的交情？曾有緩急相通之事否？」求太夫人說個明白。今日這番問答，就當做管事一般，或者無意之中倒決了一樁疑獄也未可知。』

管家進去了一會，又出來稟覆道：『太夫人說那看見白老鼠的乃遠方人氏，住在某府某縣，如今還不會死。他的家資極厚，爲人仗義疎財。與太老爺有金石之契。看見太老爺賣去園亭，將來還有賣樓之事，就要捐

金取贖；太老爺自己不願，方纔中止。起先那句話是他臨行之際說出來的。」

知縣又想了一會，吩咐管家再進去問，道：「既然如此，太老爺去世之後，儘可曾來赴弔？相見太夫人，問些甚麼說話？一發講來。」

管家又進去問明，出來稟覆道：「太夫人說太老爺歿了十年之外，他方纔知道，特地趕來祭奠；看見樓也賣去，十分驚駭，又問：「我去之後，可曾得些橫財？」太夫人說：「並不會有。」他就連聲嘆息，說：「便宜了受業之人！欺心謀產，又得了不義之財，將來必有橫禍！」他去之後，不多幾日，就有人出首唐家，弄出這樁事。太夫人常常贊服，說他有先見之明。」

知縣聽到此處，就大笑起來，對了屏風後深深打了一躬，道：「多謝太夫人教導，使我這愚蒙縣令審出一樁奇事來；如今不消說付，竟煩尊使遞張

領狀，把那二十錠元寶送到府上來就是了。」

繼武道：「何所見而然？」

知縣道：「這二十錠元寶也不是令祖所遺，也不是唐犯所劫，就是那位高人要替先太翁贖產，因先太翁素性廉潔，堅執不從，故此埋下這宗財物贈與先太翁爲將來贖產之費的。只因不好明說，所以假托鬼神，好等他去之後，太翁掘取的意思。及至赴弔之時，看見未贖園亭，又把住樓賣去，就知道這個財物反爲仇家所有，心上氣憤不過，到臨去之際，丟下一張匿名狀詞，好等他破家蕩產的意思。如今真情既白，原物當還，竟送過來就是了，還有甚麼講得！」

虞繼武聽了，口內雖然贊服，究竟礙了嫌疑，不好遽然稱謝，也對知縣打了一躬，說他善察邇言，復多奇智，雖龍圖復出亦不過是：「只是這主財物雖說是使主所遺，究竟無人證見，不好冒領，求老父母存在庫中，以備贖

飢之用罷。」

正在推讓之際，又有一個家人，手持紅帖，對了主人輕輕的稟道：「當初講話的人現在門首；說從千里之外趕來問候太夫人的。如今太爺在此，本不該傳；只因當日的事情是他知道，恰好來在這裏，所以傳報。老爺，可好請進來質問？」

虞繼武大喜，就對知縣說知。知縣更加踴躍，叫快請進來。只見走到面前，是個童顏鶴髮的高士；藐視新貴，重待古人；對知縣作了一揖，往後面竟走；說：「我今日之來乃問候亡友之妻，不是趨炎附熱；貴介臨門，不預野叟之事，難以奉陪。引我到內室之中去見嫂夫人罷了。」虞繼武道：「老伯遠來，不該屈你陪客；只因縣父母有椿疑事要訪問三老，難得高人到此，就屈坐片刻也無妨。」

此老聽見這句話，方纔拱手而坐。知縣陪了一茶，就打躬問道：「老

先生二十年前曾做一樁盛德之事，起先無人知覺，如今遇了下官，替你表白出來了。那藏金贈友，不露端倪，祇以神道設教的事，可是老先生做的麼？」

此老聽見這句話，不覺心頭跳動，半晌不言。躊躇了一會，方纔答應他道：『山野之人，那有甚麼盛德之事？這句說話，賢便君問他甚麼？』

繼武道：『白鼠出現之事，聞得出於老伯之口；如今爲這一樁疑事，要把窩盜之罪加與一個良民，小姪不忍，求縣父母寬釋他。方纔說到其間，略已有些頭緒；只是白鼠之言，竟不知是真是假？求老伯一言以決。』

此老還故意推辭，不肯直說。直到太夫人傳出話來，求他吐露真情，好釋良民之罪，此老方纔大笑一場，把二十餘年不曾洩漏的心事一齊傾倒出來，與知縣所言一毫不爽。連元寶上面鑿的甚麼字眼，做的甚麼記號，叫人取來實驗，都歷歷不差。

知縣與繼武稱道此老的盛德。此老與繼武誇頌知縣的神明。知縣與此老又交相贊嘆，說繼武不修宿怨，反沛新恩，做了這般忠厚之事，將來前程遠大，不卜可知。你贊我，我贊你，大家講個不住。只有兩班皂快立在旁邊，個個掩口而笑，說：『本官出了告示訪拿匿名遞狀之人，如今審問出來，不行夾打，反同他坐了講話，豈不是件新聞！』

知縣回到衙中，就取了那二十錠元寶差人送上門來，要取家人的領狀。繼武不收，寫書回覆知縣，求他把這項銀兩給與唐姓之人，以爲贖產之費。一來成先人之志；二來遂俠客之心；三來好等唐姓之人別買樓房居住；庶使與者受者兩不相虧，均頌仁侯之異政。

知縣依了書中的話，把唐犯提出獄來，給還原價，取出兩張賣契，差人押送上門，把樓閣園亭交還原主管業。當日在三與樓上舉酒謝天，說：『前人爲善之報，豐厚至此；唐姓爲惡之報，慘酷至此；人亦何憚而不爲

善，何樂而不爲善哉！」

唐姓夫婦依舊寫了身契，連當官所領之價，一併送上門來，抵死求他收用。繼武堅辭不納，還把好言安慰他。唐姓夫婦刻了長生牌位領回家去供養。雖然不蒙收錄，仍以家主事之，不但報答大恩，也要使旁人知道，說他是虞府的人，不敢欺負的意思。

衆人有詩一首，單記此事，要勸富厚之家不可謀人田產。其詩云：

割地與人去，連人與地來；

有錢須積德，圖利必生災。

夏宜樓

第一回 浴荷池女伴肆頑皮 慕花容仙郎馳遠目

兩村姊妹一般嬌，同住溪邊隔小橋；相約採蓮期早至，來遲罰取蕩輕橈。

採蓮欲去又逡巡，無語低頭各禱神；折得並頭應嫁早，不知佳兆屬何人？

不識誰家女少年，半途來搭採蓮船；蕩舟懶用些須力，纔到攀花卻佔先。

採蓮只唱採蓮詞，莫向同儕浪語私；岸上有人閒處立，看花更看

探花兒。

人在花中不覺香，雖花香氣遠相將；從中悟得勾郎法，只許郎看
不近郎。

姊妹朝來共採蓮，新粧草草欠舒徐；雲鬢搖動渾鬆却，却去重教

阿母梳。

這六首絕句，名爲『採蓮歌』；乃不肯兒時所作。共得十首，今去其
四。凡作採蓮詩者都是借花以詠閨情，再沒有一首說着男子；又是借題以
詠美人，並沒有一句關着醜婦。可見荷花不比別樣，只該用婦人採，不該
用男子摘；只該入美人之手，不該近醜婦之身。

世間可愛的花卉不知幾千百種，獨有荷花一種更比諸卉不同：不但多
色，又且多姿；不但有香，又且有韻；不但娛神悅目，到後來變作蓮藕，又

能解渴充飢。古人說他是『花中君子』，我又替他別取一號，叫做『花之美人』。這一種美人，不但在假紅倚翠握雨携雲的時節方纔用得着他，竟是個荆釵裙布之妻，箕帶蘋蘩之婦，既可生男育女，又可宜室宜家。自少至老，沒有一日空閒，一時懶惰。開花放蕊時節，是他當令之秋，那些好處都不消說得，只說他前乎此者與後乎此者。自從出水之際，就能點綴綠波，雅稱『荷錢』之號；未經發蕊之先，便可飲嗽清香，無愧『碧筒』之譽。花瓣一落，早露蓮房；荷葉雖枯，猶能適用；這些妙處，雖是他的緒餘，却也可矜可貴。比不得尋常花卉，不到開放之際，毫不覺其可親；一到花殘絮舞之後，就把他當了棄物。古人云：『種花一年，看花十日。』想到此處，都有些打算不來；獨有種荷栽藕是椿極討便宜之事，所以將他比做美人。

我往時講一句笑話，人人都道可傳；如今說來，請教看官，且看是與不

是？ 但凡戲耍耍狎之事都要帶些正經，方纔可久。 儘有戲耍耍狎之

出正經事業來者：就如男子與婦人交媾，原不叫做正經，爲甚麼千古相傳，做出一件不朽之事？ 只因在戲耍耍狎裏面生得兒子出來，綿百世之宗祧，存兩人之血脈，豈不戲耍而有益於正，耍狎而無畔於經者乎？ 因說荷花，偶然及此，幸勿怪其饒舌。

如今叙說一篇奇話，因爲從採蓮而起，所以就採蓮一事做了引頭，省得在樹外尋根，到這移花接木的時節兩邊合不着筭也。

元朝至正年間，浙江婺州府金華縣有一位致仕的鄉紳，姓詹，號筆峰，官至徐州路總管之職。 因早年得子二人，先後皆登仕路，故此急流勇退，把未盡之事付與兩位賢郎，終日飲酒賦詩，爲追陶做謝之計。 中年生得一女，小字嫻嫻，自幼喪母，俱是養娘撫育。 詹公不肯輕易許配，因有兒子

在朝，要他在仕籍裏面選一個青年未娶的，好等女兒受現成封誥。

這位小姐既有鴉桃艷李之姿，又有璞玉渾金之度；雖生在富貴之家，再不喜嬌粧艷色，在人前賣弄娉婷；終日淡掃蛾眉，坐在蘭房，除女工繡作之外，只以讀書爲事。——詹公家範極嚴，內外男婦之間最有分別。家人所生之子，自十歲以上者，就屏出二門之外；卽有呼喚，亦不許擅入中堂，只立在階沿之下聽候使令。因女兒年近二八，未曾贅有東床，恐怕他身子空閑，又苦於寂寞，未免要動懷春之念，就生個法子出來擾動他：把家人所生之女，有資性可教面目可觀者，選出十數名來，把女兒做了先生，每日教他寫字一張，識字幾個，使任事者既不寂寞，又不空閒，自然不生他想。那裏知道這位小姐原是端莊不過的，不消父母防閑，他自己也會防閑。自己知道年已及笄，芳心易動，刻刻以懲邪遏慾爲心；見父親要他授徒，正合着自家的意思，就將這些女伴認真教誨起來。

一日，時當盛夏，到處皆苦炎蒸。他家亭榭雖多，都有日光晒到；獨有高樓一所，甚是空曠，三面皆水，水裏皆種芙蕖，上有綠槐遮蔽，垂柳相遭，自清早以及黃昏，不漏一絲日色。古語云：『夏不登樓』；獨有這一樓偏宜於夏，所以魯公自題一匾，名曰『夏宜樓』。

綢繡相中這一處，就對父親講了，搬進裏面去住；把兩間做書室，一間做臥房；寢食俱在其中，足跡不至樓下。偶有一日覺得身體困倦，走到房內去就寢。那些家人之女都是頑皮不過的，張得小姐去睡，就大家高興起來，要到池內採荷花，又無舟楫可渡。內中有一個道：『總是沒有男人，怕甚麼出身露體？何不脫了衣服大家跳下水去？爲採荷花，又帶便洗個涼澡，省得身子煩熱，何等不妙！』這些女伴都是喜涼畏暑，連這一衫一褲都是勉強穿着的，巴不得脫去一刻好受一刻的風涼。況有綠水紅蓮與他相映，只當是女伴裏面又增出許多女伴來，有甚麼不好？就大家約定：要

在脫衫的時節一齊脫衫，解褲的時節一齊解褲，省得先解先脫之人露出『惹看的東西』爲後解後脫之人所笑。果然不先不後一齊解帶寬衣，做了個臨潼勝會，叫做『七國諸侯一同賽寶』。你看我，我看看你，大家笑個不住。脫完之後，又一同下水，倒把探蓮做了末着，大家頑耍起來；也有摸魚賭勝的，也有沒水爭奇的，也有在葉上弄珠的，也有在花間吸露的，也有搭手並肩交相摩弄的，也有抱胸撲背互討便宜的；又有三三兩兩打做一團，假做吃醋拈酸之事的。

正在吵鬧之際，不想把嫵嫵驚醒，徧尋女使不見，只聽得一片笑聲，就悄悄的爬下牀來。步出繡房一看，只見許多奴婢，無數頑徒，一個個赤身露體，都沒在水中。看見小姐出來，那一個不驚惶失色，上又上不來，下又下不去，都弄得進退無門。嫵嫵恐怕呵叱得早，不免要激出事來，倒把身子縮進房去，陽爲不知，好待他們上岸。直等衣服着完之後，方纔喚上

樓來，罰他一齊跪倒，說：『做婦女的人全以廉恥爲重；此事可做，將來何事不可爲！』衆人都說：『老爺家法森嚴，並無男子敢進內室，曉得沒有男人纔敢如此，求小姐饒恕初犯！』

嫻嫻不肯輕恕，只分個首從出來：爲從者一般吃打，只保得身有完膚；爲首倡惡之人真打得皮破血流纔止。詹公聽見叫喚之聲，叫人問其所以，知道這番情節，也說打得極是，贊女兒教誨有方。

誰想不多幾日，就有男媒女妁上門來議親。所說之人是個舊家子弟，姓瞿，名佶，字吉人，乃婺郡知名之士。一向原考得起，科舉新案又是他領批。一面央人說親，一面備了盛禮要拜在門下。嫻嫻左右之人都說他俊俏不過，真是風流才子。詹公只許收入門牆，把聯姻締好之事且模糊答應；說：『兩個小兒在京，恐怕別有所許，故此不敢遽諾；且待秋闈放榜之後，再看機緣。』他這句話明明說世宦之家不肯招白衣女婿，要他中過之

後纔好聯姻的意思。瞿吉人自恃高才，常以鼎甲自許，見他如此回覆，就說：『這頭親事，拿定是我的，只得遲幾個日子；但叫媒婆致意小姐，求他安心樂意，打點做夫人。』

嫻嫻聽見這句話，不勝之喜，說：『他沒有必售之才，如何拿得這樣穩？但願果然中得來，應了這句話也好。』及至秋闈放榜，買張小錄一看，果然中了經魁。嫻嫻得意不過，知道自家的身子必歸此人，可謂終身有靠，巴不得早些定局，好放下這條肚腸；怎奈新中的孝廉住在省城，定有幾時擔擱。嫻嫻望了許久，並無音耗，就有許多疑慮出來：又不知是他來議婚，父親不許；又不知是發達之後，另娶豪門。從來女子的芳心再使他動彈不得的，一動之後，就不能復靜，少不得到愁攻病出而後止。一連望了幾日，就不覺生起病來。怕人猜忌他，又不好說得；只是自疼自苦，連丫環面前也不敢嗟歎一句。

不想過了幾日，那個說親的媒婆又來致意他道：『瞿相公回來了，知道小姐有恙，特地叫我來問安；叫你保重身子，好做夫人，不要心煩意亂。』

嫻嫻聽見這句話，就喫了一大驚，心上思量道：『我自己生病，只有我自己得知，連貼身服事的人都不曉得，他從那處回家，何由知道，竟着人問起安來？』——躊躇了一會，就在媒婆面前再三掩飾，說：『我好好一個人，並沒有半毫災晦，爲甚麼沒原沒故呢？』——媒婆道：『小姐不要推調；他起先說你有病，我還不信；如今走進門來，看你這個模樣，果然瘦了許多，纔信他講得不差。』——嫻嫻道：『就使果然有病，他何由得知？』——媒婆道：『不知甚麼緣故；你心上的事體他件件得知，就像同腸合肺一般；不但心上如此，連你所行之事沒有一件瞞得他。他的面容你雖不曾見過，你的容貌他却記得分明，對我說來一毫不錯；想是你們兩個前生前世原是一對夫妻，故此不會會面就預先曉得。』

嫻嫻道：『我做的事他既然知道，何不說出幾件來？』媒婆道：『只消說一件就勾你喫驚了。他說自己有神眼，遠近之事無一毫不見。某日，你會睡在房中，竟有許多女伴都脫光了身子下水去採蓮，被你走出來看見，每人打了幾板，末後那一個更打得凶；這一件事可是真的麼？』嫻嫻道：『這等講來，都是我家內之人口嘴不好，把沒要緊的說話都傳將出去，所以他得知；那裏是甚麼夙緣，那裏有甚麼神眼！』媒婆道：『別樣的話傳得出去，你如今自家生病，又不曾告訴別人，難道也是傳出去的？況且那些女伴洗澡，他都親眼見過，說十個之中有幾個生得白，有幾個生得黑，有幾個黑白之間。還說有個披髮女子，而貌肌膚儘生得好，只可惜背脊上面有個碗大的瘡疤。這幾句說話是真是假？合得着合不着？你去思量了。』

嫻嫻聽了這幾句，就不覺口呆目定，忙做一團；心上思量道：『若說我

家門戶不謹，被人閃匿進來，他爲甚麼止看丫鬟，不來調戲小姐？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況且我家門禁最嚴，十歲之童都走進二門不得；他是何人，能夠到此？若說他是巧語花言要騙我家的親事，爲甚麼信口講來，不見有一字差錯？這等看起來，定然有些夙緣。就未必親眼看見，也定有夢魂到此；所謂精靈不隔，神氣相通的原故了。』想到此處，就愈加親熱起來，對着媒婆道：『既然如此，爲甚麼親事不說，反來見我？』

媒婆道：『一來爲小姐有恙，他放心不下，恐怕擔擱遲了，你要加出病來；故此叫我來安慰一聲，省得小姐煩躁。二來說老爺的意思定要選個富貴東床；他如今雖做孝廉，還怕不滿老爺之意，說來未必就允，求小姐自做主張，念他有夙世姻緣，一點精靈，終日不離左右，也覺得可憐。萬一老爺不允，倒許了別家，他少不得爲你而死；說他這個魂靈在生的時節尙且一刻不離，你做的事情件件知道，既死之後，豈肯把這條靈魂倒收了轉去？』

少不得死跟着你。只怕你與那一位也過不出好日子來，不如死心塌地，只是嫁他的好。」

嫻嫻的意思原要嫁他，又聽了那些怪異之事，得了這番激切之言，一發牢上加牢，固上加固，絕無一毫轉念了；就回覆媒婆道：『叫他放心，速速央人來說。老爺許了就罷，萬一不許，叫他進京之後，見我們老爺二爺。他兩個是憐才的人，自然肯許。』媒婆得了這句話就去回覆吉人。吉人大喜，即便央人說合。但不知可能就允？

看官們看到此處，別樣的事都且丟開，單想詹家的事情，吉人如何知道？是人是鬼？是夢是真？大家請猜一猜。且等猜不着時再取下來看。

第二回 冒神仙才郎不測 斷詩句造物留情

吉人知道事情的原故，料想列位看官都猜不着；如今聽我道來：這個情節，也不是人，也不是鬼，也不全假，也不全真；都虧了一件東西替他做了眼目，所以把個肉身男子假充了蛻骨神仙，不怕世人不信。

這件東西的出處，雖然不在中國，却是好奇訪異的人家都收藏得有，不是甚麼荒唐之物。但可惜世上的人都拿來做了戲具，所以不覺其可寶。獨有此人善藏其用，別處不敢勞動他，直到遴嬌選豔的時節方纔祭起壇來，拜爲上將，求他建立膚功，能使深閨艷質不出戶而羅列於前，別院奇葩纔着想而顯然於目。你道是件甚麼東西？有西江月一詞爲證：

非獨公輸炫巧，離婁明目相資。
微光一線僅如絲，能使瞶人生翅。

製體初無遠近，全憑用法參差。
休嫌獨目把人嗤，眇者從來善視。

這件東西名爲千里鏡，出在西洋。一日，同了幾個朋友在街上走過，看見古玩鋪中擺了這件東西。衆人問他何用。店主道：『登高之時取以眺遠，數十里外的山川可以一覽而盡。』衆人不信，都說：『那有這般奇事？』店主道：『諸公不信，不妨小試其端。』就取一張廢紙，乃是選落的時文，對了衆人道：『這一篇文字貼在對面人家的門首，諸公立在此處可念得出麼？』衆人道：『字細而小，又隔這許多地，那裏念得出！』店主人道：『既然如此，就請試驗一試驗。』叫人取了過去貼在對門，然後將此鏡懸起。衆人一看，甚是驚駭；都說：『不但字字碧清可以朗誦得出，連紙上的筆畫都粗壯了許多，一個竟有幾個大。』店主道：『若還再遠幾步，他還要粗壯幾分；到了百步之外，一里之內，這件異物纔得盡其長。只怕八詠樓上的牌匾，寶婺觀前的聯對，還沒有這些字大哩。』

衆人見說，一齊高興起來，人人要買。

吉人道：『這件東西諸公買了

只怕不得其用，不如讓了小弟罷。」衆人道：『不過是登高憑遠望望景致罷了，還有甚麼用處？』吉人道：『恐怕不止於此；等小弟買了回去，不上一年半載就叫他建立奇功，替我做一件終身大事。等到建功之後就用他不着了，然後送與諸兄做了一件公器，何等不好。』衆人不解其故，都說：『既然如此，就讓兄買去。我們要用的時節，過來奉借就是了。』

吉人問過店主，酌中還價，兌足了銀子，竟袖之而歸。心上思量道：『這件東西既可以高處望遠，又能使遠處的人物比近處更覺分明，竟是一雙千里眼，不是千里鏡了。我如今已弱冠，姻事未諧，要選個人間的絕色，只是仕宦人家的女子都沒得與人見面，低門小戶又不便聯姻。近日做媒的人開了許多名字，都說宦家之女，所居的宅子又都不出數里之外。我如今有了千里眼，何不尋一塊最高之地去登眺起來？料想大戶人家的房屋決不是在瓦上開窗，牆角之中立門戶的，定有雕欄曲榭，虛戶明窗。近處雖有

遮欄，遠觀料無障蔽，待我携了這件東西，到高山寺浮屠寶塔上去眺望一番，未必不有所見。看是那一位小姐生得出類拔萃，把他看得明明白白，然後央人去說，就沒有錯配姻緣之事了。」

定下這個主意，就到高山寺租了一間僧房，以讀書卷眺爲名，成日去試千里鏡。望見許多院落，看過無數佳人，再沒有一個中意的。不想到了那一日，也是他的姻緣湊巧，詹家小姐該當遇着假神仙。又有那些頑皮女伴一齊脫去衣裳，露着光光的身體，惹人動起興來。到了高興勃然的時候，忽然走出一位女子，月貌花容，又在諸姬之上，分明是牡丹獨立，不問而知爲花王。況又端方鎮靜，起初不露威嚴，過後纔施夏楚；即此一事，就知道他寬嚴得體，御下有方，娶進門來，自然是個絕好的內助。所以查着根蒂，知道姓名，就急急央人說親。又怕詹公不許，預先拜在門下，做了南容公治之流，使岳翁鑒貌憐才，知其可妻。

及至到中後、回家的時節，丟這小姐不下，行裝未解，又去登高而望。只見他倚欄危坐，大有病容；秀髻上的香肌，竟減去了三分之一；就知道他爲着自己未免有怨望之心，所以央人去問候。問候還是小事，知道吃緊的關頭全在窺見底裏。這一着，初次說親不好輕易露出，此時不講，更待何時？故此假口於媒人，說出這種神奇不測之事，預先拘住芳魂，使他疑鬼疑神，將來轉動不得。

及至媒人轉來回覆，便知道這段奇功果然出在千里鏡上；就一面央人作伐，一面攜了這位功臣又去登高而望。只見他倚了危欄不住作點頭之狀；又有一副筆硯一幅詩牋擺在榻上，是個做詩的光景。料想在頃刻之間就要寫出來了：『待我把這位神仙索性假充到底；等他一面落稿，我一面和將出來，卽刻央人送去，不怕此女見了不驚斷香魂，嚇破絳舌。這頭親事，就是真神仙也爭奪不去了，何況世上的凡人？』想到此處，又怕媒婆踪跡一

時尋他不着。遲了一時三刻，然後送去，雖則稀奇，還不十分可駭。就預先叫人呼喚，使他在書房坐等，自己仍上寶塔去偷和新詩。起先眺望還在四五層，只要平平望去，看得分明就是了。此番道他寫來的字不過放在棹上，使雲箋一幅，仰首朝天，決不肯挂在壁間，使人得以窺視，非置身半天不能俯眺人間，窺見赤文綠字。就上了一層又上一層，直到無可再上的去處方纔立定腳，擺定千里眼，對着夏宜樓把嫵媚小姐仔細一看。只見五條玉笋捏着一管綵毫正在那邊磨寫。其詩云：

重門深鎖覺春遲，盼得花開蝶便知；不使花魂沾蝶影，何來蝶夢到花枝？

纔寫到此，不知爲甚麼緣故，忽地張皇起來，把詩箋團做一把，塞入袖中，却像知道半空之中有人偷視的模樣。倒把這位假神仙驚個半死，說：『我在這邊偷覷，他何能知道，就忽然收拾起來？』

正在那邊疑慮，只見一人步上危樓，葛巾野服，道貌森然，就是嫻嫻小姐之父，纔知道他驚惶失色把詩稿藏入袖中，就是爲此。起先未到而前，聽見父親的脚步，所以收拾，省得敗露於臨時。半天所立之人相去甚遠，止能見貌，不得聞聲，所以錯認至此；也是心虛胆怯的原故。心上思量道：『看這光景，還是一首未了之詩，不像四句就歇了口氣。我起先原要和韻，不想機緣不湊巧，恰好有尊人走來，打斷他的詩興。我何不代他之勞，就續成一首，把訂婚的意思寓在其中。往常是「夫唱婦隨」，如今倒番一局，做個「夫隨婦唱」。只說見他吃了虛驚，把詩魂隔斷，所以題完送去，替他聯屬起來，何等自然！何等詫異！不像次韻和去，雖然可駭，還覺得出於有心。』想到此處，就手舞足蹈起來，如飛跑到書房，拈起兔毫，一揮而就。其詩云：

只因蝶欠花前債，引得花生蝶後思；敢向東風辭夙緣，莫教花蝶

兩參差！

寫完之後，就交付媒婆，叫他急急的送去，一步也不可攔。

怎奈走路之人倒急，做演義者偏要故意遲遲，留下一回再說；猶如詹小姐做詩被人隔了一隔，然後聯續起來，比一口氣做成的又好看多少。

第三回 賺奇緣新詩半首 原妙謊密疏一篇

媒婆走到夏宜樓，只見詹公與小姐還坐在一處講話。媒婆等了一會，

直待詹公下樓，沒人聽見的時節，方纔對着小姐道：『瞿州公多多致意：說小姐方纔做詩，只寫得一半，被老爺闖上樓來，吃了一個虛驚，小姐是抱恙的人，未免有傷貴體；叫我再來看，不知今日的身子比昨日略好些麼？』

嫻嫻聽見，嚇得毛骨悚然；心上雖然服他，口內只是不應，說：『我並不曾做詩；這幾間樓上是老爺時常走動的，有甚虛驚吃得！』媒婆道：

『做詩不做詩，吃驚不吃驚，我都不知道。他叫我這等講，我就是這等講。又說你後面半首不會做得完，恐怕你纔吃虛驚，又要勞神思索，特地續了半首叫我送來；但未知好與不好，還求你自家改改。』

嫻嫻聽到此處，一發驚上加驚，九分說是神仙，只有一分不信了；就取出來看。及至見了四句新詩，驚出一身冷汗，果然不出吉人所料，竟把絳舌一條吐出在朱唇之外，香魂半縷直飛到碧漢之間；呆了半個時辰不曾說話，直到收魂定魄之後方纔對着媒婆說出幾句真話來，道：『這等看起來，竟是個真仙無疑了。丟了仙人不嫁，還嫁誰來？只是一件：恐怕他這個身子還是偶然現出來的，未必是真形實像，不要等我許親之後，他又飛上天去，叫人沒處去尋他，這就使不得了。』媒婆道：『決無此事；他原說是神仙轉世，不曾說竟是神仙；或者替你做了夫妻，到百年以後同化了原身飛上天去，也未可知。』

嫻嫻道：『既然如此，把我這半幅詩牋寄去與他，留下他的半幅，各人做個符驗。叫他及早說親，不可羈延時日。我這一生一世若有二心到他，叫他自做閻羅王勾攝我的靈魂，任憑處治就是了。』

媒婆得了這些言語，就轉身退去回覆；又多了半幅詩牋。吉人得了，比前更加跳躍，只等同結連理。怎奈好事多磨，雖是吉人不蒙天相；議親的過來回覆說：『詹公推托如初，要待京中信來方纔定議；分明是不嫁舉人要嫁進士的聲口。』吉人要往都門會試，恐怕事有變更，又叫媒婆過去與小姐商議，只說是媒婆自家的主意；說：『瞿相公一到京師，自然去拜二位老爺，就一面央人作伐。只是一件：萬一二位老爺也像這般勢利，要等春闈放榜，倘或榜上無名，竟許了別個新貴，却怎麼處？須要想個訣竅預先傳授他纔好。』

嫻嫻道：『不消慮得。一來他有必售之才，舉人拿得定，進士也拿得

定；二來又是神仙轉世，憑着這樣法術，有什麼事體做不來？況且二位老爺又是極信仙佛的，叫使顯些小小神通，使二位老爺知道他要趨吉避凶，自然肯許。我之所以傾心服他，肯把終身相就者，也是爲此。難道做神仙的人，婚姻一事都不能自保，倒被凡人奪了去不成！』媒婆道：『也說得是。』就把這些說話回覆了吉人，連媒婆也不知就裏，只說他果是真仙，回覆之後，他自有神通會使，不消憂得。

吉人怕露馬脚，也只得含糊答應。他心上思量道：『這樁親事有些不穩了；我與他兩位令兄都是一樣的人，有甚麼神通顯得？只好憑着人力央人去說親。他若許了，更好；他若不許，我再憑自己的力量去掙他一名進上來，料想這件東西是他喬梓三人所好之物，見了紗帽自然應允。若還時運不濟，偶落孫山，這頭婚姻只索丟手了，難道還好充假神仙去賴人家親事不成？』立分主意，走到京中拜過二尊之後，即便央人議婚。果然不出

所料，只以榜後定議爲詞。吉人就去奮志青雲，到了場屋之中，竭盡生平之力。真個是文章有用，天地無私；掛出榜來，果然中在二甲。此番再去說親，料想是滿口應承，萬無一失的了。不想他還有回覆，說：『這一榜之上，同鄉未娶者共有三人，都在求親之列；因有家嚴在堂，不敢擅定去取，已曾把三位的姓氏都寫在家報之中，稟命家嚴，待他自己枚卜。』

吉人聽了這句話，又從新害怕起來；說：『這三個之中，萬一卜着了別個，却怎麼處？我在家中還好與小姐同議，設些機謀以圖萬一之幸；如今隔在兩處，如何照應得來？』就不等選館，竟自告假還鄉。西廂記上有兩句曲子，正合着他的事情，與看官代唱一遍：

『只爲着翠眉紅粉一佳人，棄了他玉堂金馬三學士。』

丟了翰林不做，趕回家去求親，不過是爲情所使。這樣做事，自然該上手了；不想到了家中，又合着古語二句云：

『莫道君行早，還有早行人。』

原來那二名新貴都在未曾掛榜之先就束裝歸里，因他臨行之際曾央人轉達二詹，說此番下第就罷，萬一僥倖，望在宅報之中代爲緩頰，求訂朱陳之好；所以吉人未到，他已先在家中，個個都央人死訂。把嫻嫻小姐驚得手忙脚亂，聞得吉人一到，就叫媒婆再叮嚀：『求他速顯神通，遂了初議。若被凡人佔了去，使我莫知死所，然後來攝魄勾魂也是不中用的事了。』

吉人聽在耳中，茫無主意，也只得央人力懇；知道此翁勢利，即以勢利動之，說：『我現中二甲，即日補官。那兩位不曾殿試，如飛做起官來，也要遲我三年。若還同選京職，我比他多做一任，萬一中了三甲，補放外官，只怕他做到白頭還趕我不上。』

那兩個新貴也有一番誇誕之詞，說：『殿試過了的人，雖未授官，品級已定。況有不曾選館，極高也不過部屬。我們不曾殿試，將來中了鼎

甲，也未可知。況且有三年讀書，不怕不是館職，好歹要上他一乘。』
詹公聽了，都不回言。只因家報之中曾有『枚卜』二字，此是勢利別人，不如勢利兒子；就拿來奉爲號令，定了某日某時，把三個姓名都寫個紙鬮，叫女兒自家拈取，省得議論紛紛，難於決斷。

嫻嫻聞得此信，歡笑不已；說：『他是個仙人，我這邊一舉一動，一步一趨，他都有神眼照瞭，何況枚卜新郎是他切己的大事，不來顯些法術，使我拈着他人之理？』就一面使人知會，叫他快顯神通；一面抖擻精神，好待臨時鬮取。

到了那一日，詹公把三個名字上了紙鬮，放在金瓶之內，就像朝廷卜相一般。對了天地祖宗，自己拜了四拜，又叫兒女也拜四拜，然後取一雙玉筋交付與他，叫他向瓶內揭取。嫻嫻是膽壯的人，到手就揭，絕無畏縮之形。誰知事不湊巧，神仙拈不着，倒估着一個凡人，就把這位小姐驚得柳

眉倒豎，星眼頻睜；說：『他往日的神通都到那裏去了！』

正在那邊愁悶。詹公又道：『關取已定，叫他去拜謝神。』嫻嫻方怪神

道無靈，怨恨不了，那裏還肯拜謝？虧得他自己聰明，有隨機應變之略，

就跪在詹公面前正顏厲色的稟道：『孩兒有句說話要奉告爹爹，又不敢啓

齒；欲待不說，又怕悞了終身。』詹公道：『父母面前有甚麼難說的話？

快些講來！』

嫻嫻就立起身來，道：『孩兒昨夜得一夢。夢見亡過的母親對孩兒說

道：『聞得有三個貴人來說親事，內中只有一個該是你的姻緣，其餘並無干

涉。』孩兒問是那一個。母親只道其姓，不道其名，說出一個「瞿」

字，叫孩兒緊記在心，以待後驗。不想到了如今反拈了別個，不是此人，

故此猶豫未決，不敢拜謝神明。』有個『期期不奉詔』之意。

詹公想了一會道：『豈有此理！既是母親有靈，爲甚麼不托夢與我，

倒對你說起來？既有此說，到了這枚卜之時就該顯些神力前來護佑他了，爲何又拈着別人？這句邪話，我斷然不信！」嫻嫻道：「信與不信，但憑爹爹；只是孩兒以母命爲重，除了姓瞿的，斷然不嫁。」

瞿公聽了這一句，就大怒起來，道：「在生的父命倒不依從，反把亡過的母命來挾制我！況你這句說話甚是荒唐，焉知不是另有私情，故意造爲此說！——既然如此，待我對着他的神座禱祝一番，問他果有此說否。若果有此說，速來托夢與我。倘若三夜無夢，就可見是捏造之詞；不但不許瞿家，還要查訪根由，究你那不端之罪！」說了這句話，頭也不回，竟走開去了。

嫻嫻滿肚驚疑，又受了一番凌辱，那裏憤激得了，就寫了一封密札叫媒婆送與吉人；前半段是怨恨之詞，後半段是永訣之意。吉人拆開一看，就大笑起來道：「這種情節，我早已知道了。煩你去回覆小姐，我包他二日

之內，老爺必定回心，這頭親事斷然歸我。我也有密札在此，煩你帶去，叫小姐依計而行，決然不錯就是了。」媒婆道：「你既有這樣神通，爲甚麼不早些顯應，成就姻緣，又等他拈着別個？」吉人道：「那是我的妙用：一來要試小姐的心，看他鬪着別人改節不改節；二來氣他父親不過，故意用些小巧術要愚弄他一番；三來神仙做事全要神奇不測，若還一拈就着，又覺得過於平常，一些奇趣都沒有了。」

媒婆只說是真，捏了這封密札去回覆姻媾。姻媾正在痛哭之際，忽然得了此書，拆開一看，不但破涕爲笑，竟拜天謝地起來；說：「有了此法，何愁親事不成！」媒婆問他甚麼法子。他只是笑而不答。

到了三日之後，詹公把他叫到面前，正言厲色的問道：「我已禱告母親，問其來歷，叫他托夢與我；如今已是二日，並無一毫影嚮，可見你的說話全是謊言！既然捏此虛情，其中必有原故。快些說來我聽！」姻媾

道：『爹爹所祈之夢，又是孩兒代做過了。母親對孩兒說，爹爹與姬妾同眠，他不屑走來親近，只是跟着孩兒說：「你爹爹既然不信，我有個憑據到他，只怕你說出口來竟要把他嚇倒。」故此孩兒不敢輕說，恐怕驚壞了爹爹。』

詹公道：『甚麼情由？就說得這等利害！既然如此，你就講來。』

嫻嫻道：『母親說爹爹禱告之時，不但口中問他，還有一道疏文燒去，可是真的麼？』詹公點點頭道：『這是真的。』嫻嫻道：『要問親事的話，確與不確，但看疏上的字差與不差。他說這篇疏文是爹爹瞞着孩兒做的，旋做旋燒，不會有人看見。他親口說與孩兒，叫孩兒記在心頭；若還爹爹問及，也好念將出來，做個憑據。』

詹公道：『不信有這等奇事！難道疏上的話，你竟念得出來？』嫻

嫻道：『不但念得出，還可以一字不差；若差了一字，依舊是捏造之言，爹

『爹不信就是了。』說過這一句，就輕啓朱唇，微開玉齒，試梁間之燕語，學柳外之鶯聲，背將出來，果然不差一字。

詹公聽了，不怕他不毛骨悚然，驚詫了一番；就對嫻嫻道：『這等看來，鬼神之事並不荒唐，百世姻緣果由前定，這頭親事竟許瞿家就是了。』當日就分付媒婆，叫他不必行禮，擇了吉日竟過來贅親。恰好成親的時節又遇着夏天，就把授徒的去處做了洞房。才子佳人同諧伉儷。

嫻嫻初近新郎，還是一團畏敬之意，說他是個神仙，不敢十分褻狎；及至睡到半夜，見他慾心太重，道氣全無，枕邊所說的言語都是些尤雲殢雨之情，並沒有餐霞吸露之意，就知道不是仙人，把以前那些事情件件要查問到底。吉人騙了親事上手，知道這位假神仙也做到功成行滿的時候了，若不把直言稟告，等他試出破綻來問，是椿很沒趣的事，就把從前的底裏和盤托出。

原來那一道疏文是他得了枚卜之信，日夜憂煎，並無計策，終日對了千里鏡長吁短歎，再四哀求；說：『這個媒人原是你做起的，如今弄得不上不下，如何是好？還求你再顯威靈，做完了這樁奇事，庶不致半途而廢，埋沒了這段前功，使人不知敬重你。』說了這幾句，就拿來供在中堂，志志誠誠又拜了幾拜。拜完之後，又携到浮屠之上，注目而觀。又見詹老坐在中堂研起墨來，正在那邊寫字。吉人只說他是做詩，要把騙小姐的法則又拿去騙騙丈人，也等他疑鬼疑神，好許這頭親事。及至仔細一看，纔曉得是篇疏文。聰明之人不消傳說，看見這篇文字，就知道那種情由，所以急急謄寫出來，加上一封密札，正要央人轉去，不想遇着那人，就托他將去；誰料機緣湊巧，果然收了這段奇功！

嫻嫻待他說完之後，詫異了一番；就說：『這些情節雖是人謀，也原有幾分天意，不要十分說假了。』明日起來，就把這件法寶供在夏宜樓做了

家堂香火，夫妻二人不時禮拜。後來凡有疑事，就去卜問他，取來一照，就覺得眼目前定有些奇奇怪怪，所見之物，就當了一首籤詩，做出事來無不奇驗。可見精神所聚之處，泥土草木皆能效靈；從來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不是真有神仙，真有菩薩也！

他這一家之人，只有嫻嫻小姐的尊軀，直到做親之後，纔能暢覽；其餘那些女伴，就是當年現體之人，不須解帶寬裳，盡可窮其底相。吉人瞞着小姐與他背後調情，說着下身的事一毫不錯。那些女伴都替他上個徽號，叫做『賊眼官人』。既已出乖露醜，少不得把『靈犀一點』托付與他。

吉人既占花王，又收盡羣芳衆艷；當初刻意求親也就爲此，不是單愛牡丹，置水面荷花於不問也。

可見做婦人的不但有人之處露不得身體，就是空房冷室之中，邃閣幽居

之內，那『袒』『裼』『裸』『裻』四個字也斷然是用不着的。古語云：『慢藏誨盜，冶容誨淫。』露了標緻的面容還可以完名全節，露了雪白的身體就保不住玉潔冰清，終久要被人點污也。

歸正樓

第一回 發利市財食兼收 恃精詳金銀兩失

爲人有志學山邱，莫作卑汙水下流；山到盡頭猶返顧，水甘獨死不回頭。砥瀾須用山爲柱，載石難憑水作舟。畫幅單條懸壁上，好將山水助潛修。

這首新詩要勸世上的人個個自求上進，不可安於下流。上進之人就如登高陟嶺一般，步步求高，時時怕墜；這片勇往之心自不可少。至於下流之人，當初偶然失足，墮在罪孽坑中，也要及早回頭，想個自新之計，切不可

可以流水爲心，高山作戒；說：『我的身子業已做了不肖之人，就像巫峽的流泉，匡廬的瀑布，流出洞來，料想回不轉去，索性等他流入深淵，卑污到底！』這點念頭，作惡之人雖未必個個都有；只是不想回頭，少不得到這般地步。要曉得，水流不返，還有滄海可歸；人惡不悛，只怕沒有桃源可避。到了水盡山窮之處，惡又惡不去，善又善不來，纔知道綠水悞人，黃泉招客，恨不會遇得正人君子做個中流砥柱，早早教我回頭也！

四書上有兩句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齋戒沐浴』四個字就是說的『回頭』。爲甚麼惡人回頭就可以事上帝？我有一個絕妙的比方：爲善好似天晴，作惡就如下雨。譬如終日晴明，見了明星朗月，不見一毫可喜；及至苦雨連朝，落得人心厭倦，忽然見了日色，就與祥雲瑞靄一般，人人快樂，個個歡欣，何曾怪他出得稍遲把太陽推下海去？所以善人爲善倒不覺得稀奇；因他一向如此，只當得久晴的日色，雖然可喜

也還喜得不常。惡人爲善分外覺得奇特；因他一向不然，忽地如此，竟是積陰之後陡遇太陽，不但可親，又還親得炎熱。故此，惡人回頭更爲上帝所寵，得福最易。就像改邪歸正的盜賊見官常蒙獎賞；比不得無罪之人要求旌獎，非有奇德異行不能得隻字之褒也。

近日有個殺豬屠狗的人住在持齋念佛的間壁；忽然一夜遇了『回祿』之災，把持齋念佛的房屋燒得罄盡，單留下幾間破屋，倒是殺豬屠狗的住房。衆人都說：『天道無知，報應相反！』及至走去一看，那破屋裏面有幾行小字貼在家堂面前；其字云：

『屠宰半生，罪孽深重；今特詔告神明，以某月某日爲始，改從別業，誓不殺生，違戒者天誅地滅！』

衆人替他算一算，那立誓的日子比失火之期只早得三日，就一齊驚異，道：『難道你一念回頭就有這般顯應？』既然如此，爲甚麼持齋念佛的人修

行了半世，反不如你？」那殺豬屠狗的應道：「也有些原故：聞得此老近

日得了個生財的妙方，三分銀子可以傾做一錢，竟與真紋無異；用慣了手，終日閉戶硬煎，所以失起火來，把房屋燒得罄盡。」衆人聽了愈加警省。

古語云：「一善可以蓋百惡」；這等看來，一惡也可以掩百善了。可見「回頭」二字，爲善者切不可有，爲惡者斷不可無；善人回頭就是惡，惡人回頭就是善也。東西南北各走一方，走路的人不必定要自東至西，由南抵北，方纔叫做回頭；只須掉過臉來就不是從前之路了。

這回野史說一個拐子回頭，後來登了道岸，與世間不肖的人做個樣子，省得他錯了主意，只說罪孽深重，懺悔不來，索性往錯處走也。

明朝永樂年間出了個神奇不測的拐子，訪不出他姓名，查不着他鄉里，認不出他面貌；只見四方之人，東家又說被拐，西家又道着騙，纔說這個神

最近日去在南方，不想那個奸人早已來到北路。百姓受了害，告張緝批拿他，搜不出一件真贓，就對面也不敢動手。官府吃了虧，差些捕快拿他，密不出一毫實據，就捉着也不好加刑。他又有個改頭換面之法，今日被他騙了，明日相逢就認他不出。都說是個『攪世的魔王』！把一座清平世界弄得鬼怕神愁，刻刻防奸，人人慮詐。越防得緊，他越要去打擾；偏慮得忙，他偏要來照顧。被他攪了三十餘年，天下的人都沒法處治，直到他賊星退命，驛馬離宮，安心住在一處，改邪歸正起來，自己說出姓名，紀出鄉里，露出本來面目；又把生平所做之事時常敘說一番，叫人以此爲戒，不可學他。所以遠近之人把他無窮的惡跡倒做「美談，傳到如今，方纔知道來歷。不然，叫編野史的人從何處說起？

這個拐子是廣東肇慶府高安縣人，姓貝，名喜；並無表字，只有一個別號叫做『貝去戎』。爲甚麼有這個別號？只因此人之父原以偷摸治生，

是穿窬中的名手；人見他來，就說個暗號，道：『貝戎來了，大家謹慎！』『貝戎』二字，合來是個『賊』字，又與他姓氏相符，故此做了暗號。及至到他手裏，忽然要改弦易轍做起跨窬的事來，說：『大丈夫要弄銀子，須是明取民財，想個光明正大的法子弄些用用；爲甚麼背明趨暗，夜起晝眠，做那鼠竊狗偷之事？』所以把『人愈』改爲『馬扁』，『才莫』翻爲『才另』；暗施譎詐，明肆談諧，做了這樁營業。人見他別創家聲，不仍故轍，也算是個亢宗之子，所以加他這個美稱。其寔也是褒中寓刺，上下兩個字眼究竟不曾離了『貝戎』；但與乃父較之，別有異耳。

做孩子的時節，父母勸他道：『拐子這碗飯不是容易吃的，須有孫龐之智，賁育之勇，蘇張之辨，又要隨機應變，料事如神，方纔騙得錢財到手；一着不到就要弄出事來。比不得我傳家的勾當是背着人做的，夜去明來，還可以藏拙。勸你不要更張，還是守舊的好。』他拿定主意，只是不

肯，說：『我乃天授之才，不假人力；隨甚麼好漢，少不得要墮入計中；還你不錯就是。』父母道：『既然如此，就試你一試。我如今立在樓上，你若騙得下來，就見手段。』貝去戎搖搖頭道：『若在樓下還騙得上去；立在上而，如何騙得下來？』父母道：『既然如此，我就下來，且看甚麼騙法。』及至走到樓下，叫他騙上去。貝去戎道：『業已騙下來了，何須再騙。』這句舊話傳流至今，人人識得；但不知是誰人所做的事；如今纔揭出姓名。父母大喜；說：『他果然勝祖強宗，將來畢竟要恢宏舊業。』就選一個吉日，叫他出門，要發個小小利市，只不要落空就好。

誰想他走出門去不及兩三個時辰，竟領着兩名脚夫，抬了一棹酒席，又有幾兩席儀，連檯盞杯箸色色俱全，都是金鑲銀造的。抬進大門，秤了幾分腳錢打發來人轉去。父母大驚，問他得來的原故。貝去戎道：『今日乃開市吉期，不比尋常日子；若但是腰裏撒撒，口裏不見嗒嗒，也還不爲罕

異；連一家所吃的喜酒都出在別人身上，這個拐子纔做得神奇。如今都請坐下，待我一面說，一面吃，還你們聽了都大笑一場就是。」父母歡喜不過，就坐下席來，捏着酒杯聽他細說。

原來這棹酒席是兩門至戚初次會親，吃到半席的時節，女家叫人撤了送到男家去的。未經撤席之際，只去戎隨了衆人立在旁邊看戲，見他吃桌之外，旁有看桌，料想終席之後定要撤去送他，少不得是家人引領，就想個計較出來。知道戲文熱鬧，兩處的管家都立在看戲，決不隄防；又知道只會男親，不會女眷，連新婦也不會回來，就粧做男家的小厮闖進女家的內室。丫髻看見，問他是誰家孩子。他說：『我是某姓家僮，跟老爺來赴席的；新娘有句說話，叫我瞞了衆人說與老安人知道，故此悄悄進來。煩你引我一見。』

丫髻只說是真，果然引他見了主母。只去戎道：『新娘致意老安人：

叫你自家保重，不要念想他。有一句話，雖然沒要緊，也關係府面；料想母子之間決不見笑，所以叫我來傳言。他說我家的伴當個個嘴饒，慣要偷酒偷食，少刻送桌面過去，路上決要抽分，每碗取出幾塊；雖然所值不多，我家老安人看見，只說酒席不齊整，要譏諷他。求你到換桌的時節，差兩個的當用人把食籠封好，瞞了我家伴當，預先挑送過門，省得他弄手脚。至於抬酒之人，不必太多，只消兩個就有了，連帖子也交付與他，省得嘈嘈雜雜，不好款待。」

那位家主婆見他說得近情，就一一依從，瞞了衆人把酒席送去。臨送的時節，只去戎又立在旁邊與家主婆唧唧噥噥說了幾句私語，使抬酒的看見知道是男家得用之人。等酒席抬了出門，約去半里之地，就如飛趕上去，道：『你們且立住；老安人說：還有好些菜蔬裝滿一替食籠，方纔遺落了，不會加在擔上，叫我起來看守，喚你們速速轉去抬了出來。』家人聽了，

俱說是真，一齊趕了回去。貝去戎張得不見，另僱兩名脚夫，抬了竟走。所以抬到家中，不但沒人追趕，亦且永不敗露。這是他初出茅廬第一樁燥脾之事。

父母聽見，稱贊不了，說他是個神人。從此以後，今日拐東，明日騙西，開門七件事，樣樣不須錢買，都是些倘來之物。把那位穿窬老子竟封了太上皇，不許他出門偷摸，止靠一雙快手養活了八口之家；還終朝飲酒食肉，不但是無飢而已。做上幾年，聲名大著，就有許多後輩慕他手段高強，都來踵門受業。他有了幫手，又分外做得事來；遠近數百里，沒有一處的人不被他拐到騙到。家家門首貼了一行字云：

『知會地方，協拿騙賊。』

有個徽州當舖開在府前，那管當的人是個積年的老手，再不會被人騙過。鄰舍對他道：『近來出個拐子，變幻異常，家家防備，以後所當之

物，須要看仔細些，不要弄他的手。」那管當的道：「若還騙得我動，就算他是個神仙。」只怕遇了區區，把機關識破，以後的拐子就做不成了。」

說話的時節，恰好貝去戎有個徒弟立在面前，回來對他說了。貝去戎道：「既然如此，就與他比比手段！」

偶然一日，有個管當之人立在櫃檯之內，有人拿一錠金子，重十餘兩，要當五換。管當的仔細一看，知有十成，就兌銀五十兩，連當票交付與他。此人竟自去了。旁邊立着一人，也拿了幾件首飾要當銀子，管當的看了又看，磨了又磨。那人見他仔細不過，就對他笑道：「老朝奉，這幾件首飾所值不多，就當錯了也有限；方纔那錠金子倒求你仔細看看，只怕有些蹊蹺。」管當的道：「那是一定赤金，並無低假，何須看得！」那人道：「低假不低假，我雖不知道；只是來當的人，我却有些認得，是個有名的拐子，從來不做好事的。」管當的聽了，就疑心起來，取出那錠金子從新

看了一遍，就遞與他道：『你看，這樣金子，有甚麼疑心？』

那人接了，走到明亮之處替他仔細一看，就大笑起來，道：『好一錠赤金，准准值八兩銀子！你拿去遞與衆人，大家驗一驗，且看我的眼力比你的何如。』

那店內之人接了進去，磨的磨，看的看，果然試出破綻來：原來外面是真，裏面是假；只有一膜金皮，約有八錢多重，裏面的骨子都是精鋼。管當的着起忙來，要想追趕，又不知去向。那人道：『他的踪跡瞞不得區區；若肯許我相酌，包你一尋就見。』

管當的聽了，連忙許他謝意，就帶了原金同去追趕。趕到一處，恰好那當金之人同着幾個朋友在茶館內吃茶。那人指了，叫他：『上前扭住，喊叫地方，自然有人來接應。』只是一件：你是一個，他是幾人，雙拳不敵四手，萬一這錠金子被他搶奪過去，把甚麼賊證弄他？』管當的道：『極

說得是。』就把金子遞與此人，叫他立在門外：『待我喊叫地方，有了見證之後，你拿進來實對。』此人收了。管當的直闖進去，一把扭住當金之人，高聲大叫起來。果然有許多地方走來接應，問他何故。管當的說出情由，衆人就討賊物來看。管當的高聲呼喚，叫取賊物進來，並不見有人答應。及至出去找尋，那典守賊物之人又不知走到何方去了。當金的道：『我好好一錠赤金，你倒遇了拐子被他拐去，反要弄起我來！如今沒得說，當票現存，原銀也未動，速速還我原物，省得經官動府！』到把他交與地方，討個下落。地方之人都說他自不小心，被人騙去，少不得要賠還；不然，他豈有肯干休之理。管當的聽了，氣得眼睛直豎。想了半日，無計脫身，只得認了賠還；同到店中，兌了一百兩真紋銀，方纔打發得去。

這個拐法又是甚麼情由？只因他要顯手段，一模一樣做成兩錠赤金，

一真一假；起先所當原是真的。預先叫個徒弟帶着那一錠立在旁邊，等他
去後，故意說些巧話，好動他的疑心。及至取出原金，徒弟接上了手，就
將假的換去，仍遞與他，衆人試驗出來，自然夾他追趕。後來那些關竅，
一發是容易做的，不愁他不入局了。你說這些智謀，奇也不奇！巧也不
巧！

起先還在近處掏摸，聲名雖著，還不出東西兩粵之間。及至父母俱
亡，無有掛礙，就領了徒弟往各處橫行；做來的事，一樁奇似一樁，一件巧
似一件，索性把惡事講盡纔好說他回頭。做小說的本意原在下面幾回，以
前所叙之事，示戒非示勸也。

第二回 斂衆怨惡貫將盈 散多金善心陡發

只去戒領了徒弟周流四方，遇物卽拐，逢人就騙；知道不義之財豈能久

聚，料想做不起人家，落得將來撒漫。凡是有名的妓婦，知趣的蕩陽，沒有一個不與他相處。贈人財物，動以百計，再沒有論十的嫖錢，論兩的表記；所以風月場中要算他第一個大老。只是到了一處就改換一次姓名；那些嫖過的表子，枉害相思，再沒有尋訪之處。

只去戎遊了幾年，十三個省分差不多被他走遍；所未到者，只有南北兩京；心上思量道：『若使鞏之下沒有一位神出鬼沒的拐子，也不成個京師地面；畢竟要去走走，替朝廷長些氣概。況且拐百姓的方法都做厭了；只有官府不會騙過，也不要便宜了他。就使京官沒錢，出手不大，薦書也拐他幾封。往各處走走，做個「馬扁遊客」，也使人耳目一新。』就收拾行李，僱了極大的坐船，先入燕都，後往白下。

有個湖州筆客要搭船進去；徒弟見他背着空囊，並無可騙之物，不肯承攬。貝去戎道：『世上沒窮人，天下無棄物；就在叫化子身上拐得一件納

頭也。備逃難之用；只要招得下船，騙得上手，終有用着的去處。」就請筆客下船，把好酒好食不時款待。

筆客問他進京何事，寓在那裏。

只去戎就借一位當道認做父親，說：

「一到就進衙署，不在外面停泊。」筆客道：「原來是某公子。令尊大人是我定筆主顧；他一向所用之筆都是我的，少不得要進衙賣筆，就帶便相訪。」只去戎道：「這等極好；既然如此，你的主顧決不止家父一人，想是五府六部翰林科道諸官都用你的寶貨。此番進去，一定要送遍的了？」筆客道：「那不待言。」

只去戎道：「是那些人？你說來我聽。」筆客就回來袋之中取出一個摺摺，凡是買筆的主顧都開列姓名。又有一篇帳目，寫某人定做某筆幾帖，議定價銀若干；一項一項開得清清楚楚，好待進京分送。

只去戎若在肚裏，過了一兩日，又問他道：「我看你進京一次也費好些

盤纏，有心置貨，何不多置幾箱？爲甚麼不問不架，止帶這些？」筆客道：『限於資本，故此不能多置。』貝去戎道：『可惜你會我遲了；若還在家，我有的是銀子，就借給你幾百兩，多置些貨物，帶到京師，賣出來還我，也不是甚麼難事。』

筆客聽了此言，不覺利心大動，翻來覆去想了一夜；第二日起來，道：『公子，昨日之言甚是有理。在下想來，此間去府上也還不遠；公子若有盛意，何不寫封書信，待我趕到貴鄉，領了資本，再做幾箱好筆趕進來也未遲。這些貨物夾煩公子帶進去，借重一位尊使，分與各家，待我來取帳，有何不可？』

貝去戎見他說到此處，知道已入計中，就慨然應許；寫下一張諭帖，着管事家人速付元寶若干錠與某客置貨進京，不得違悞。筆客領了，千稱萬謝而去。

貝去戎得了這些貨，一到京師：就扮做筆客，照他單上的姓名竟往各家分送；說：『某人是嫡親舍弟，因臥病在家，不能遠出；恐怕老爺等筆用，特着我齎送前來，任憑作價。』所該的帳目，若在便中，就付些帶去，以爲養病之資；萬一不便，等他自家來領。只有一句話要稟上各位老爺。舍弟說：連年生意淡薄，靠不得北京一處，要往南京走走。凡是由南至北經過的地方，或是貴門人，或是貴同年，或是令親盛族，求賜幾封書札。薦人賣筆，是樁雅事，沒有甚麼嫌疑。料想各位老爺不惜齒頰之芬，自然應許。』

那些當道見他說得近情，料想沒有他意；就一面寫薦書，一面兌銀子，當下交付與他。書中的話不過首叙寒溫，次談衷曲；把賣筆之事倒做了餘文，隨他買也得，不買也得。那裏知道『醉翁之意原不在酒』；單要看他柬帖裏而用些甚麼稱呼，書啟之中叙的甚麼情節；知道這番委曲，就可以另

寫荐書。至於圖書筆跡都可以摹仿得來，不是甚麼難事。出京數十里就做游客起頭，自北而南，沒有一處的抽豐不被他打到。只因書札上面所叙的寒暄，所談的衷曲，一字不錯，自然信殺無疑，周濟惶恐不到。甚至有遺事之外，又復捐囊；捐囊之外，又託他捎帶禮物，轉致此公。所得的錢財不止一項。至於經過的地方，凡有可做之事，可得之財，他又不肯放過一件，不止爲抽豐而已。

一日，看見許多船隻都貼了紙條，寫着幾行大字，道：

『某司某道衙門吏書皂快人等迎接新任老爺某上任。』

他見了此字，就退回數十里。即用本官的職銜刻起封條印板；印上許多，把船艙外面及扶手拜匣之類各貼一張，對着來船揚帆而進。那些衙役見了，知道就是本官，走上船來一齊謁見。

貝去戎受之不辭。把屬官齎到的文書都拆開封筒，打了到口。少不

得各有天儀，接到就送。預先上手，做了他的見面錢。過上一二日，就把書吏喚進官船，輕輕的分付，道：『我老爺有句私話對你們講，你們須要體心，不可負我相托之意。』書吏一齊跪倒，問：『有甚麼分付？』

貝去戎道：『我老爺出京之日，借一主急債用了，原說到任三日就要湊還他。如今跟在身邊不離一刻。我想到任之初，那裏就有？況且此人跟到地方，一定要招搖生事；不如在未到之先，設法起來，打發他轉去，纔是一個長策。自古道：「衆擎易舉，獨力難成」；煩你們衆人大家攢湊湊，替我擔上一肩。我到任之後，就設處出來還你。』

那些書吏巴不得要奉承本官，那一個肯說沒有，就如飛趕上前去。不上三日都取了回來，個個爭多，人人慮少，竟收了一主橫財。到了夜深人靜之後，把銀子併做一箱，輕輕丟下水去，自己逃避上岸，不露踪影。躲上一兩日，看見接官的船隻都去遠了，就叫徒弟下水把銀子掏摸起來，又是

一樁生意。到了南京，將所得的財物估算起來，竟以萬計；心上思量道：『財物到盈千滿萬之後，若不散些出去，就要作禍生災。不若尋些好事做做：一來免他作祟；二來借此蓋愆；三來也等世上的人受我些拐騙之福。俗語道得好：「趁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焉知我得意一生沒有個倒運的日子？萬一賊星退命，拐騙不來，要做打劫修行之事也不能够了。』就立定主意，停了歹事不做，終日在大街小巷走來走去，做個沒事尋事的人。

一日清晨起來，吃了些早飯，獨自一個往街上閑走。忽然走到一處，遇着四五個大漢。一齊圍住了他，都說：『往常尋你不着，如今從那裏出來？今日相逢，料想不肯放過，一定要下顧下顧的了。』說完之後，扯了竟走。問他甚麼原故，又不肯講。都說：『你見了冤家自然明白。』

貝去戎甚是驚慌，心上思量道：『看這光景，一定是些捕快；所謂冤家者，就是受害之人被他緝訪出來，如今拿去送官的了。難道我一向作惡，

反沒有半毫災眚，方纔起了善念，倒把從前之事敗露出來，拿我去了命不成？」

正在疑惑之際，只見行到一處，把他關在空屋之中，一齊去號召冤家，好來與他作對。只去戎坐了一會，想出個不遁自遁之法，好拐騙脫身。只見門環一響，擁進許多人來，不是受害之人，反是受恩之輩。原來都是嫖過的姊妹，從各處遷到南京，做了歌院中的名妓，終日思念他，各人分付蒼頭，叫在路上遇着之時，千萬不可放過。故此一見了面，就扭他回來。所謂冤家者，乃是俏冤家，並不是取命索錢的冤家；作對的對字，乃是配人之對，不是犯對質對之對也。

只見進門之際，大家堆着笑容，走近身來相見。及至一見之後，又驚疑錯愕起來，大家走了開去，卻像認不得的一般。三三兩兩，立在一處，說上許多私語，絕不見有好意到他。這是甚麼原故？只因只去戎身邊有

的昇奇方妙藥，只消一時半刻，就可以改變容顏。起先被衆人扯到，關在空屋之中，只說是禍事到了，乘衆人不在，正好變形，就把臉上眉間略加點綴，却像個雜脚戲子在外末淨丑之間，不覺體態依然，容顏頓別。那些姊妹看見，自然疑惑起來：這個纔說有些相似，那個又道甚麼相干。有的說：『他面上無疤，爲甚麼忽生紫癩？』有的道：『他眉邊沒痣，爲甚麼陡起黑星？』當日的面皮却像嫩中帶老，此時的臉色又在媼裏生妍。』大家唧唧噥噥，猜疑不出。

貝去戎口中不說，心上思量說：『我這樁生意與爲商做客的不同：爲商做客最怕人欺生；我要認得的多，方纔立得脚住。我這樁生意不怕欺生，倒怕欺熟。妓婦認得我，就要傳播開來，豈是一樁好事？雖比受害的不同，究竟是不見的好。』就別換一張聲口，倒把他盤問起來，說：『扯進來者何心？避轉去者何意？』那些妓婦道：『有一位故人，與你面貌相

似，多年不見，甚是想念他，故此分付家人不時尋覓。方纔扯你進來，只說與故人相會，不想又是初交，所以驚疑未定，不好遽然近身。」

貝去戎道：『那人有甚麼好處，這等思念他？』妓婦道：『不但慷慨，又且溫存；贈我們的東西不一而足。如今看了一件，就想念他一番，故此丟撇不下。』說話的時節，竟有個少年姊妹掉下淚來。知道不是情人，與他閑講也無益，就掩着啼痕，別了衆人先走。管教這數行情淚，哭得千載的奇聞！有詩爲據：

從來妓女善粧愁，不必傷心淚始流；獨有蘇娘懷客淚，行行滴出
白心頭！

第三回 顯神機字添一畫 施妙術殿起雙層

貝去戎嫖過的婁子盈千累百，那裏記得許多？見了那少年姊妹，雖覺

得有些面善，究竟不知姓名。見他拖着啼痕，別了衆人先走，必非無故而然，就把他姓名居址與失身爲妓的來歷細細問了一遍。纔知道他姓蘇，名一娘；原是蘇州城內隱名接客的一個私窩子。只因丈夫不肖，甘習下流，把家產蕩盡，要硬逼他接人；頭一次接着的就是貝去戎。貝去戎見他體態端莊，不像私窩的舉止，又且羞澀太甚，就問其來歷，纔知道爲貧所使，不是出於本心。止嫖得一夜，竟以數百金贈之，叫他依舊關門，不可接客。誰想丈夫得了銀子，未及兩月，又賭得精光，竟把他賣入娼門，光明較著的接客，求爲私窩子而不能。故此想念舊恩，不時流涕。起先見說是他，歡喜不了，故踴躍而來；如今看見不是，又覺得面貌相同，有個睹物傷情之意，故此掉下淚來。又怕立在面前愈加難忍，故此含淚而別。

貝去戎見了這些光景，不勝淒惻，就把幾句巧話騙脫了身子，備下許多禮物，竟去拜訪蘇一娘。蘇一娘纔見了面，又從新哭起。貝去戎佯作不

知，問其端的。蘇一娘就把從前的話細述一番。述完之後，依舊啼哭起來，再也勸他不住。

貝戎道：『你如今定要見他，是個甚麼意思？不妨對我講一講。』

難道普天下的好事，只許一個人做，就沒有第二個好漢趕得他上不成？』

蘇一娘道：『我要見他有兩個意思：一來因他嫖得一夜，破費了許多銀子，所得不償所失，要與他盡情歡樂一番，以補從前之缺。二來因我墮落煙花，原非得已；因他是個仗義之人，或者替我贖出身來，早作從良之計，也未見得。故此終日想念，再去他不開。』

貝戎道：『你若單補前情，倒未必能夠；若要贖身從良，這是甚麼難事？在下薄有錢財，儘可以擔當得起。只是一件：區區是個東西南北之人，今日在此，明日在彼，沒有一定的住處，不便娶妻買妾；只好替你贖身出來，送還原主，做個崑崙押衙之輩，尙還使得。』

蘇一娘道：『若是

交還原主，少不得重落火坑，倒多了一番進退。若得隨你終身，固所願也。萬一不能，倒尋個僻靜的菴堂，使我削髮爲尼，皈依三寶，倒是一樁美事。」

貝去戎道：『只怕你這些說話還是托詞；若果有急流勇退之心，要做這撒手登岸之事，還你今朝作妓，明日從良，後日就好剃度。不但你的衣食之費，香火之資出在區區身上；連那如來打坐之室，伽藍入定之鄉，四大金剛護法之門，一十八尊羅漢參禪之地；也都是區區建造。只要你守得到頭，不使他口還俗之心，甚於今日從良之志，就是個好尼僧，眞菩薩，不枉爲一番救度也。你可能夠如此麼？』

蘇一娘道：『你果能踐得此言，我就從今日立誓：倘有爲善不終，到出家之後，再起凡心者，叫我自遭慘禍而死，墮落最深的地獄！』說了這一句，就走進房中，坐响不出。

貝去戎只說他去小解，等了一會，不想走出房來，將一位血性佳人已變做肉身菩薩，竟把一頭黑髮，兩鬢烏雲，剪得根根到底。又在桃腮香頰上刺了幾刀，以示『破釜焚舟』終不回頭之意。

貝去戎見了，驚得毛骨悚然。正要與他說話，不想烏龜搗婦一齊噴嚏進來，說他誘人出家，希圖拐騙，閉人生意之門，絕人糊口之計，揪住了貝去戎竟要與他拚命。貝去戎道：『你那生意之門，糊口之計，不過爲『錢財』二字罷了。不是我誇口說，世上的錢財都聚在區區家裏，隨你論百論千都取得出；若要結起訟來，只怕我處得你死，你弄我不窮。不如做着好事，放他出家，待我取些銀子還你當日買身之費，倒是個本等。』烏龜搗母聽了，就同他索取身價，還要償還使費。貝去戎並不短少，一一算還，領了蘇一娘權到寓中住下。當晚就分別嫌疑，並不同牀宿歇，竟有『秉燭待旦』之風。

到了次日，央些房屋中人，叫他各處抓尋、要買所極大的房子，改造菴堂，其價不拘多少。又要一宅之中可以分爲兩院，使彼此不相混雜的。

過了三朝五日，就有幾個中人走來回話，說：『一位仕宦人家有兩座園亭，中分外合，極是幽雅。又有許多餘地，可以建造菴堂。要五千金現物方可成交；少一兩也不賣。』

貝去戎隨了中人走去一看，果然好一座園亭。就照數兌了五千做成這主交易。把右邊一所改了菴堂，塑上幾尊佛像，叫蘇一娘住在裏面修行。又替他取個法號叫做『淨蓮』；因他由青樓出家，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意，故此把蓮花相比。左邊一所依舊做了園亭，好等自己往來，當個歇腳之地。裏面有三間大樓，極深極邃，四面俱有夾牆，以後拐來的贓物都好貯在其中，省得人來搜取，要做個聚財之所。樓上有個舊匾，題着『歸止樓』三字；因原主是個仕宦，當日解組歸來，不想復出，故此題匾示意，見得他歸

止於此永不出山。誰想到了這一日，那件四方傢伙竟會作怪起來，止字頭上忽然添了一畫，變做『歸正樓』。

貝去戎看屋的時節，還是『歸止』；及至揀了吉日搬進樓房，抬起頭來一看，覺得毫厘之差，竟有霄壤之別，與當日命名之意大不相同；心上思量道：『正字與邪字相反，邪念不改，正路難歸。莫非是神道有靈，見我做了一樁善事，要索性勸我回頭，故此加上一畫，要我改邪歸正的意思麼？』仔細看了一會，只見所添的筆跡又與原字不同：原字是直下去的；這一畫是另起來的，黑又不黑，青又不青，另是一種顏色。

貝去戎取了梯子爬上去仔細一看，原來是些濕土，乃燕子啣泥簇新壘上去的。貝去戎道：『禽鳥無知，那裏會增添筆畫；不消說是天地神祇假手於他的了。』就從此斷了邪念，也學蘇一娘厭棄風塵，竟要逃之方外。

因自己所行之事絕類神仙，凡人不能測識；知道學仙易，成佛難，要從他性

之所近而入，就把左邊的房子改了道院，與淨蓮同修慧業，要做仙佛同歸。就把『歸正』二字做了道號，只當神道替他命名，也好顯名思義，省得又起邪心。

一日，對淨蓮道：『我們這座房子有心改造道場，索性起他兩層大殿：一邊奉事三清，一邊供奉三寶，方纔像個局面；不然，你那一邊止有觀音閣羅漢堂，沒有如來釋迦的坐位，成個甚麼體統？我這邊道場狹窄，院宇蕭條，又在改創之初，略而未備，一發不消說了。』淨蓮道：『造殿之費，動以千計；你既然出家，就斷了生財之路，縱有些須積蓄也還要防備將來，豈有仍前浪用之理？』

歸正道：『不妨；待我用些法術，感動世人，還你一年半載定有人來捐造。不但不要我費錢，又且不要我費力，纔見得法術高強。』淨蓮道：『你方纔學仙起頭，並不曾得道，有甚麼法術，就能感動世人，使他捐得如

此容易？」

歸正道：「你不要管；我如今回去葬親，將有一年之別，來歲此時方能聚首，包你回來之日，大殿已成，連三清三寶的法像都塑得齊齊整整，只等我袖手而來，做個現成法主就是。」淨蓮不解其故，還說是誕妄之詞。

過了幾日，又說十八尊羅漢之中有一尊塑得不好，要乘他在家，另換名手塑過，纔好出門。淨蓮勸他將就，他只是不肯；果然換了法身，方纔出去。臨去之際，止留一位高徒看守道院，其餘弟子都帶了隨身。

淨蓮獨立禪關，將近半載，忽有一位仕宦，一位富商，兩下不約而同一齊來做善事。那位仕宦說從湖廣來的，帶了一二千金，要替他起造大殿，安置三清。那位富商說從山西來的，也帶了一二千金，要替他建造佛堂，供養三寶。這兩位檀越，不知何所見聞，忽有此舉？歸正的法術爲何這等高強，看到下回自然了了。

第四回 徽天幸拐子成功 墮人謀檀那得福

仕宦富商走到，淨蓮驚詫不已，問他甚麼來由，忽然舉此善念。況且

湖廣山西相距甚遠，爲甚麼不曾相約恰同日光臨，其中必有原故。那位

仕宦道：『有一樁極奇的事，說來也覺得耳目一新：下官平日極好神仙，終日講究的都是延年益壽之事；不想精誠之念，感格上清，竟有一位真仙下降，親口對我說道：「某處地方新建一所道院，規模已具，只少大殿一層；那個觀主乃是真仙謫降，不久就要飛昇；你既有修道之心，速去做了這樁善事，後來使你長生者未必不是此人之力。」下官敬信不過，就求他限了日期，要在某月某日起造，某月某日告成；告成之日，觀主方來。與他見得一面，就是因緣，不怕後來不成正果。故此應期而來，不敢違了仙限。』

那位富商雖然與他齊到，卻是萍水相逢，不曾見面過的；聽他說畢，甚

是疑心，就盤問他道：『神仙是虛無之事，畢竟有些徵驗，纔信得他，怎見得是真仙下降？焉知不是本觀之人，要你替他造殿，假作這番誑語，也未可知。』仕宦道：『若沒有徵驗，如何肯信服他？只因所見所聞都是神奇不測之事，明明是個真仙，所以不敢不信。』

富商道：『何所見聞，可好略說一說？』仕宦道：『他頭一次來拜，說是天上的真人；小价不信，說他言語怪誕，不肯代傳。他就在大門之上寫了四個字云：「回道人拜。」臨行之際，又對小价道：「我是他的故人，他見了拜帖自然知道，我明日此時依舊來拜訪；你們就不傳，他也會出來的，不勞如此相拒。」小价等他去後，將一盆熱水洗刷大門；誰想費盡氣力，只是洗刷不去，方纔說與下官知道。下官不信，及至看他洗刷，果如其言。只得喚個木匠叫他推靴去。誰想靴去一層，也是如此；靴去兩層，也是如此；把兩扇大門都靴穿了，那幾個字跡依然還在。下官心

上纔有一二分信他。曉得「回道人」三字是呂純陽的別號；就分付小价道：「明日再來，不可拒絕；我定要見他。」及至第二日果來，下官連忙出接。見他背上負了一口寶劍，鋒鏤耀目，快不可當；腰間繫個小小葫蘆，約有三寸多長，一寸多大。下官請了進去，就先對他道：「你既是真仙，求把寶劍脫下，暫放在一邊，纔好相會。如今有利器在身，焉知不是刺客？就要接見，也不敢接見了。」他聽了這句話，不慌不忙把寶劍脫下，也不放在桌上，也不付與別人，竟拿來對着葫蘆緩緩的插將進去，不消半刻，竟把三尺龍泉歸之烏有，只剩一個劍靶塞在葫蘆口內，卻像個壺頂盒蓋一般。你說，這般光景，叫我如何不信？況且所說的話又沒有一毫私心，錢財並不經手，叫下官自來起造，無非要安二清。這是眼見的功德，爲甚麼不肯依他？」說完之後，又問那位富商：「你是何所見而來？也有甚麼徵驗否？」

富商道：『在下並無微驗；是本菴一個長老募緣募到敝鄉，對着舍下的門終日參禪打坐，不言不語，只有一塊粉板倒放在面前，寫着幾行字道：

「募起大殿三間，不煩二位施主。錢糧並不經手，即求檀越就
往光臨。功德自在眼前，果報不須身後。」

『在下見他坐了許久，聲色不動，知道是個禪僧，就問他寶山何處。他方纔說出地方。在下頗有家資，並無子息，原有好善之名；又見他不化錢財，只求造殿，也知是眼見的功德，故此寫了緣簿打發他先來。他臨行的時節，也限一個日期，要在某日起造，某日落成，與方纔所說的不差一日。難道這個長老與神仙約會不成？叫他出來一問就明白了。』

淨蓮道：『本菴並無僧人在外面抄化；或者他說的地方不是這裏，老善人記錯了。這一位宰官既然遇了真仙，要他來做善事；此番盛舉，自當樂從。至於老善人所帶之物，原不是本菴的人募來，如何輒敢冒認？況且

尼姑造殿，該是尼姑募緣，豈有假手僧人之理？清淨法門，不當有此嫌疑之事。尊意決不敢當，請善人齋了原金往別處去訪問。」

富商聽了甚是狐疑；道：「他所說的話，與本處相合起來，一毫不錯；如何又說無干？」只得請教於仕宦。仕宦道：「既發善心，不宜中止；即使募化之事不出於他，就此地做個檀越，也未必非眼前功德。」

富商見他說得是，兩個宿了一晚。到第二日起來，同往前後左右踱了一會，要替他選擇基址，估算材料，好興土木之工；不想走到一個去處，見了一座法身，又取出一件東西。仔細看了一會，就驚天動地起來；把那位富商嚇得毛髮俱豎，口中不住的念道：

『奉勸世人休碌碌，舉頭三尺有神明！』

你說走到那一處，看見那一座法身，取出一件甚麼東西，就這等驚異？原來羅漢堂中，十八尊法像，裏面有一尊的面貌竟與募化的僧人纖毫無異。

富商遠遠望見，就吃了一驚；及至走到近處，又越看越像起來。懷中抱了一本簿子，與當日募緣的疏又有些相同；取下來一看，雖然是泥做的，卻有一條紅紙，寫了一個姓名夾在其中，就是富商所寫的親筆。你說，看到此處，叫他驚也不驚？駭也不駭？信服不信服？就對了仕宦道：『這等看起來，仙也是真仙，佛也是真佛。我們兩個喜得與仙佛有緣，只要造得殿成，將來的果報竟不問可知了。』

仕宦見其所見，聞其所聞，一發敬信起來。兩個尅日興工，晝夜催督，果然不越限期，到了某月某日同時告竣，連一應法像都裝塑起來。

正在落成，忽有一位方士走到。富商仕宦見他飄飄欲仙，不像凡人的舉動，就問是那一位道友。淨蓮道：『就是本觀的觀主；道號歸正。回去葬了二親，好來死心地做修真悟道之事的。』

仕宦見說是他，低倒頭來就是四拜，竟把他當了真仙。說話之間，一

字也不敢整狎。求他取個法名，收爲弟子，好回去遙相頂戴。歸正一一依從。富商也把淨蓮當做活佛頂禮，也求他取個法名，備而不用，萬一佛天保佑，生個兒子出來，就以此名相喚，只當是蓮花座下之人，好使他增福增壽。淨蓮也一一依從。兩下備了素齋，把仕宦富商款待了幾日，方纔送他回去。

這一尼一道，從此以後就認真修煉起來；不止十年，都成了氣候。俗語道得好：『浪子回頭金不換。』但凡走過邪路的人，歸到正經路上，更比自幼學好的不同；叫做大悟之後，永不再迷，那裏還肯回頭做那不端不正之事。

淨蓮與歸正隔了一牆，修行十載，還不知這位道友是個拐子出身；直等他悟道之後，不肯把誑語欺人，說出以前的醜態，纔知這他修行不端，比哥樓出家的更加污穢。所幸回頭得早，不曾犯出事來。改邪歸正的去處，

就是變禍爲祥的去處。

淨蓮問歸正道：『你以前所做的是，我已知道八九；只是造殿一事，我至今不解；爲甚麼半年之前就拿定有人緣助，到後來果應其言？難道你學仙未成，就有這般的妙術？』歸正道：『不瞞賢弟講，那些勾當依然是拐子營生。只因賊星將退，還不會離卻命宮，正在交運接運之時，所以不知不覺又做出兩件事來去拐騙施主。還喜得所騙所拐之人，都拐騙得起；叫他做的又都是善事，還不十分罪過。不然，竟做了個出乖露醜的馮婦，打虎不死，還被人笑罵一生。』

淨蓮道：『那是甚麼騙法？難道一痕的字跡寫穿了兩扇大門，寸許的荷蘆抵回了三尺寶劍，與那役鬼驅神，使羅漢帶綠簿出門替人募化的事，也是拐子做得來的？』

歸正道：『都有原故；那些事情做來覺得奇異，說破不值半文。總是

做賊的人都有一番賊智，使人測度不來；又覺得我的聰明比別人更勝幾倍。只因要起大殿，捨不得破費已資，故此想出法來去賺人作福。知道那位仕宦平日極信神仙，又知道那位富商生來極肯施捨，所以做定圈套，帶兩個徒弟出門：一個喬扮神仙，一個假粧羅漢，遣他往湖廣山西各行其道；自己回家葬親，完了身後之事。不想神明呵護，到我轉來之日，果應奇謀；這叫做「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天也助一半，人也助一半，不必盡是誑騙之功。』就把從前秘密之事一齊吐露出來，不覺使人絕倒。

原來門上所題之字是龜溺；寫得龜尿入木，直鑽到底，隨你水洗刀刮，再弄他不去。背上所負之劍是鉛錫造的，又是空心之物；葫蘆裏面預先貯了水銀，水銀遇着鉛錫，能使立刻消融，所以插入葫蘆，登時不見。至於羅漢的法身，就是徒弟的小像。臨行之際，定要改塑一尊，就是爲此。寫了緣簿就寄轉來，叫守院之人，裹上些塵土，塞在胸前，所以富商一見，

信殺無疑，做了這樁善事。

淨蓮聽到此處，就張眼吐舌起來，說他有如此聰明，爲甚麼不做正事；若把這些妙計用在兵機將略之中，分明是陳平復出，諸葛再生，怕不替朝廷建功立業，爲甚麼將來誤用了。可見國家用人，不可拘限資格，穿窬草竊之內儘有英雄，雞鳴狗盜之中不無義士。惡人回頭，不但是惡人之福，亦是朝廷當世之福也。

後來歸正淨蓮一齊成了正果，飛昇的飛昇，坐化的坐化。但不知東西二天把他安置何處，做了第幾等的神仙，第幾等的菩薩。想來也在不上不下之間。

最可怪者：山西那位富商自從造殿之後，回到家中，就連生三子。

湖廣那位仕宦，果然得了養生之術，直活到九十餘歲纔終天年。窮究起來，竟不知是甚麼原故。可見做善事的只要自盡其心，終須得福，不必問他是

真是假，果有果無。不但受欺受騙原有粧聾做啞的陰功，就是被劫被偷也有失財得福的好處。世間沒有溫飽之家，何處養活飢寒之輩？失盜與施捨總是一般，不過有心無心之別耳。

